

烏孜別克族簡介

烏孜別克族是中國境內眾多少數民族中的一支，人數較少，大約只有一萬多人不足二萬，散居在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境內的伊寧、塔城、喀什、烏魯木齊、莎車、葉城等地，但在中亞烏孜別克斯坦共和國境內則有一千三百多萬人，屬於跨境民族。在語言上屬阿爾泰語系突厥語組卡爾魯克語支，目前在中國境內的烏孜別克族多通用維吾爾語，雖然曾經有烏孜別克文，但仍通用維吾爾文，信奉伊斯蘭教。

早期烏孜別克族以索格德人（即粟特人）為基礎，陸續吸納花拉子摸人、巴克達里亞人、費爾干納人及薩基一馬薩蓋特人形成烏孜別克人雛型，之後受突厥語系民族統治與影響，成為突厥語組民族，十二、三世時蒙古欽察汗國對烏孜別克族的形成，給予極重要的影響，其族名就是源於欽察汗國的烏孜別克汗（《元史》作「月即別」）。

烏孜別克先民很早就從中亞遷入中國天山南北，元朝時欽察汗國的烏孜別克人就沿絲綢之路到中國內地經商，十六、十七世紀時，烏孜別克人從布哈拉，撒馬爾汗到今新疆經商，以葉爾羌為中轉地，販賣各種貨物，並且更向東進入甘肅，所以中國西北地區對烏孜別克人並不陌生。

烏孜別克族的服裝以男女都帶各式各樣的小帽為特點，有的是繡花的，色彩艷麗，圖案別出心裁，充分顯示烏孜別克族工藝美術的特色。烏孜別克族自改宗伊斯蘭教之後，對宗教戒律非常虔誠，除禁酒外，不吃豬、犬、驢、騾、凶猛的禽獸，並且不吃一切動物的血，多吃牛、羊、馬肉及其乳製品，一日三餐都離不開饅頭及奶茶，尤其喜歡吃「庫爾達克」（洋芋燉肉）及蜂蜜。

烏孜別克人的房屋有多種，頂樓呈圓形的稱之為「阿瓦」，一般多為平頂長方形的土房。烏孜別克人也是能歌善舞的民族，民間音樂曲調婉轉悠揚，一般而言此較急促，演出時主要是獨唱。在樂器方面多為彈撥跟打擊樂器。

目 錄

試論孫文「五族共和」思想	林冠群	1
杜環《經行記》有關西域之解說.....	劉學鈞	19
《皇華集》的體制與其編纂意.....	申太永 王永一譯	43
韓國朝鮮王朝第十代王燕山君研究.....	王永一	75
中國邊政協會 38 屆 96 年第 1 次常務理監事暨理監事聯席 會議紀錄	編輯部	97
稿 約		100

試論孫文「五族共和」思想

林冠群

吳鳳技術學院通識中心教授

中正大學歷史系兼任教授

一、前言

孫文倡導國民革命，所提出的各種學說，其中為學界解讀不一，且曾為孫文本身所否定者，殆為「五族共和」思想。

學界對於「五族共和」思想的分析，有以為是孫文所首創；¹有以為「這是中國歷史上處理國內民族問題的一次重大變革」，²乃因孫文的「五族共和」思想，主張「國內各民族平等，都是國家的主體」；³有以為孫文的「五族共和」思想，就是「多族群、多民族的大中華民族主義」；⁴有以為「五族共和」，予少數民族平等地位，使原為激情的種族論的民族主義，走上理性的文化觀的民族主義；⁵有以為孫文提出「五族共和」，係將狹隘的民族思想，擴大為「統一」的民族平等思想；⁶有以為「五族共和」是孫文民族主義思想發展的「過渡時期」，並非最重要的部份；⁷有以為孫文的民族思想，由驅滿、排滿，到五族共和與中華民族，「轉變十分之大，不但前後相當不同，互相矛盾，甚至能公開抨擊自

¹ 賈湖亭〈論我國半世紀以來之邊疆政策〉，文刊《邊疆論文集》(第一冊)(台北：國防研究院，民 53)，頁 675。

² 楊策、彭武麟《中國近代民族關係史》(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1999)，頁 287。

³ 同前註。

⁴ 孟德聲《中國民族主義之理論與實際》(下冊)(台北：海峽學術出版社，民 91)，頁 362。

⁵ 李國祁〈激情與理性：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演進的省思－帝國主義、民族主義與共產主義〉，文刊《二十世紀的中國與世界國際學術研討會論文》，頁 13。

⁶ 封恒〈國父民族思想探源(二)〉，文刊《藝術學報》第 53 期，頁 316。

⁷ 呂芳上《革命之再起》(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 78)，頁 130。朱浚源〈孫中山對內民族主義的轉折與困惑〉，文刊《滿族文化》第十五期，頁 6。

己以前的說法」；⁸有以爲中國建立成爲主權國家時，國內不能承認還有異族，若有異族，就不叫團結，也就沒有愛國主義，更不能對抗帝國主義，是以孫文的說辭會從「驅逐韃虜」，變成「五族共和」，此乃順應革命情勢，而有論述策略上的轉變；⁹亦有以爲「五族共和」爲一種口號，孫文於一九一二年元月發佈宣言後，有了一定意義上的法律效力，「五族共和」口號的提出，係受到康有爲、梁啓超等立憲派主張所啓迪，並奠下基礎；¹⁰甚至有以爲孫文根本未言明「五族共和」一詞。¹¹

上引諸說，可謂莫衷一是。其中最啓人疑竇者，究竟「五族共和」是否由孫文所提出？還是由他人提出？或是辛亥革命以後，約定俗成的政治口號？再者，「五族共和」究竟是「過渡」性質的主張，或因情勢而作論述策略上的轉變，還是影響深遠的學說思想？「五族共和」究竟是否屬於「大中華民族主義」等。本文試圖解決上述諸問題之外，還希望對「五族共和」思想的內涵，及其對當時邊疆地區局勢的影響，作一探討。

由於學界對孫文「民族思想」的研究，已屬汗牛充棟，本文之作，有如狗尾續貂，錯誤疏漏在所難免，敬祈賜教。

二、「五族共和」是否由孫文首創

(一)孫文在辛亥革命前有關民族思想的言論

孫文自倡導革命，至辛亥年(1911)武昌鼎革，各省紛紛獨立止，歷年在民族思想方面的言論，例如民前十七年(1895)十月，孫文於民族主義宣言中云：

詎知滿清以建州賊種入主中國，奪我土地，殺我祖宗，據我子女玉帛。……要之，今日非廢滅滿清，決不足以光復漢

⁸ 朱宏源〈孫中山民族主義的變與不變〉，文刊劉青峰編《民族主義與中國現代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4)，頁443-444。

⁹ 石之瑜〈評論〉(評陳建樾：多民族國家的民族主義及其在中國大陸的命運)，文刊《百年來兩岸民族主義的發展與反省》(台北：東大圖書公司，民91)，頁114。

¹⁰ 胡岩〈五族共和口號的提出及其意義〉，文刊《西藏研究》1995年第1期，頁42-44。

¹¹ 林師恩顯《國父民族主義與民國以來的民族政策》(台北：國立編譯館，民83)，頁72。

族。¹²

民前十四年(1898)，孫文云：

滿清專制，彼為主而我為奴，以他民族壓制我民族不平孰甚，故種族革命因之而起。¹³

民前十二年(1900)六月十四日，孫文在新加坡與英國官員談話云：「……我志在驅逐滿洲人……」。¹⁴民前九年(1903)十二月十三日，孫文在壇香山演說云：「深信不久漢人即能驅逐滿人，恢復河山。」¹⁵同年十二月，孫文在壇香山正埠演說云：

我們一定要在非滿族的中國人中間發揚民族主義精神，這是我畢生的職責。這種精神一經喚起，中華民族必將使其四億人民的力量奮起，並永遠推翻滿清王朝。¹⁶

民前六年(1906)十二月三日，孫文在東京舉行民報一週年紀念會上演講云：

民族主義……是不許那不同族的人，來奪我民族的政權，……想起我漢族亡國時代，我們祖宗是不肯服從滿洲的……惟是兄弟曾聽見人說，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族，這話大錯。民族革命的原故，是不甘心滿洲人滅我們的國，主我們的政，定要撲滅他的政府，光復我們民族的國家……。¹⁷

民前六年(1906)孫文於「丙午萍鄉之役致革命軍首領照會」中云：照得本總統自提倡大義以來，專以驅除胡虜、恢復中華、建立民國、平均地權為宗旨。¹⁸

民前五年(1907)，孫文在檳榔嶼平章會館演說云：

¹² 中國國民黨黨史史料委員會編《國父年譜》(上冊)(台北：中華民國各界紀念國父百年誕辰籌備委員會，民 55)，頁 72。

¹³ 張其昀主編《國父全書》(台北：國防研究院，民 55)，頁 366。

¹⁴ 秦孝儀主編《國父全集》(第二冊)(台北：近代中國出版社，民 78)，頁 402。

¹⁵ 秦孝儀主編，前引書，第三冊，頁 1。

¹⁶ 秦孝儀主編，前引書，第三冊，頁 2。

¹⁷ 秦孝儀主編，前引書，第三冊，頁 8。

¹⁸ 秦孝儀主編，前引書，第二冊，頁 7。

……我們現在要脫離奴隸的地位，就應該起來趕掉從外國來的滿人……恢復我漢室的山河……。¹⁹

同年三月十三日，孫文在「中華國民軍政府諭保皇會檄」中云：「……試思滿洲國主，本非華人，乃一野蠻腥羶之韃子耳……」。²⁰民前二年(1910)，孫文在舊金山麗蟬戲院對華僑演講云：

我中國已被滅於滿洲二百六十餘年，我華人今日乃亡國遺民……故今日欲保身家性命，非實行革命，廢滅韃虜清朝，光復我中華祖國，建立一漢人民族的國家不可也。……²¹

綜上所引孫文在辛亥革命以前歷年的言論，將滿人視為「建州賊種」、「從外國來的」、「本非華人」、「野蠻腥羶之韃子」，應「推翻滿清王朝」、「驅逐滿人」、「恢復我漢室的山河」等。有以為孫文所闡揚者，是一種「狹隘的民族主義」，²²或是漢族對於國內他族的「小民族主義」。²³有以為孫文在此階段的民族思想，具有「偏狹的種族情結」，²⁴而將此時期的孫文民族思想定位為「激烈的排滿主義」。²⁵吾人以為孫文為推翻滿人所建立的政權，鼓動革命風潮，創造對革命有利環境，號召佔中國人口絕對多數的漢人，以激越的言論，激發他們的民族主義情操。但比起其他革命黨人，諸如鄒容之主張：

掃除數千年種種之專制政體，脫去數千年種種之奴隸性質，誅絕五百萬有奇披毛戴用之滿洲種，洗盡二百六十年殘慘虐酷恥辱，使中國大陸成乾淨土，黃帝子孫皆華盛頓。²⁶

顯然，孫文之「惟是兄弟曾聽見人說，民族革命，是要盡滅滿洲民

¹⁹ 秦孝儀主編，前引書，第三冊，頁 16。

²⁰ 秦孝儀主編，前引書，第二冊，頁 15。

²¹ 秦孝儀主編，前引書，第三冊，頁 18。

²² 朱浚源〈孫中山民族主義的變與不變〉，頁 440。

²³ 同前註。

²⁴ 朱浚源〈孫中山對內民族主義的轉折與困惑〉，頁 6。

²⁵ 同前註，頁 5。

²⁶ 鄒容〈革命軍〉，緒論，載於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編纂委員會編《中華民國開國五十年文獻》(第一編第十冊)〈革命之倡導與發展－興中會〉(台北：民 52)，頁 544。

族，這話大錯。」²⁷之語，及公開指稱以革命排滿爲復仇之不當²⁸的主張看來，孫文有關革命的民族思想，較之鄒容等人要緩和得多。

(二)民國元年就任臨時大總統後有關民族思想的言論

辛亥革命，武漢首義後，十數行省先後獨立。孫文在民國元年(1912)元月五日所發佈「臨時大總統告北軍將士文」中，提及了當時國內的局勢云：

此次戰事遷延，亦既數月，塗炭之慘，延桓各地；以滿人竊位以私心，開漢族仇殺之慘禍，操戈同室，貽笑外人，我諸同胞不可不注意者。……²⁹

上引孫文之語，可知當時十數行省獨立，與滿清有所接戰，而且有仇殺滿人之現象。在此局勢下，孫文於民國元年元旦，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發佈就職宣言云：

國家之本，在於人民，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爲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爲一人，是曰民族之統一。³⁰

同年二月三日，孫文致大同府何宗蓮都統電云：

共和國係結合漢、滿、蒙、回、藏五大種族，同謀幸福……更安有苛遇滿族之理？……國家之事，由全國五族人共組織之。³¹

同年二月十八日，孫文以臨時大總統身分佈告國民消融意見蠲除畛域之文云：

今中華民國已完全統一矣。中華民國之建設，專為擁護億兆國民之自由權利，合漢滿蒙回藏為一家，相與和衷共

²⁷ 秦孝儀主編，前引書，第三冊，頁9。

²⁸ 同前註。

²⁹ 秦孝儀主編，前引書，第二冊，頁28。

³⁰ 同前註，頁23-24。

³¹ 秦孝儀主編，前引書，第四冊，頁203。

濟……。³²

同年四月一日，孫文在南京參議院解除臨時大總統職時云：「……今日中華民國，南北統一，五族一家。……」³³同年九月一日，孫文在北京蒙藏統一政治改良會演講云：

……今我共和成立，凡屬蒙、藏、青海、回疆同胞……今皆得為國家主體，皆得為共和國之主人翁，即皆能取得國家參政權……與吾內地同胞一致進行，以共享共和之幸福。……³⁴

同年九月三日，孫文在北京五族共和合進會西北協進會演講云：

……竊維民國成立，五族一家，地球上所未有，從古所罕見，洵為盛事…我國去年之革命，是種族革命……所望者以後五大民族，同心協力，共策國家之進行，使中國進於世界第一文明大國，則我五大民族公同負荷之大責任也……但願五大民族相愛相親，如兄如弟，以同赴國家之事……。³⁵

同年九月六日，孫文在北京八旗生計歡迎會演講之大旨云：「政治改革，五族一家，不分種族。」³⁶同年九月七日，孫文在張家口各界歡迎會演講云：

今日中華民國成立，漢滿蒙回藏五族合為一體，革去專制，建設共和…人人自由，五族平等……此五族共和之所以可貴……族無分乎漢滿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權利，亦當盡共和之義務。³⁷

同年九月中旬，孫文在北京回教俱樂部歡迎會演講云：

今日之中華民國，乃五族同胞合力造成。國家政體既經改

³² 秦孝儀主編，前引書，第二冊，頁 29。

³³ 秦孝儀主編，前引書，第三冊，頁 25。

³⁴ 同前註，頁 66。

³⁵ 同前註，頁 72。

³⁶ 同前註，頁 77。

³⁷ 同前註，頁 77-78。

良，不惟五族平等，即宗教亦均平等。³⁸

上引孫文在民國元年期間所發表有關民族思想的言論，顯然與民國元年以前有很大的不同，前者為以漢族為中心的排滿民族主義，而民國元年一年中的有關民族思想的言論，包括「中華民國，乃五族同胞合力造成」、「族無分乎漢滿蒙回藏，皆得享共和之權利」、「五大民族相愛相親，如兄如弟」、「五大民族，同心協力」、「五族一家」、「五族平等」等。其言論已不再排除滿人，而是敞開胸懷，接納漢族以外的滿蒙回藏，公開宣稱「五族一家」、「五族平等」。但從《國父全集》等文獻上，似乎搜尋不到孫文親口提倡「五族共和」的記載。雖然孫文於民國元年九月七日，在張家口各界歡迎會的演講中提及「此五族共和之所以可貴」一語，然而，袁世凱於民國元年四月廿二日發佈臨時大總統命令云：

現在五族共和，凡蒙、藏、回疆各地方，同為我中華民國領土，則蒙、藏、回疆各民族，即同為我中華民國國民，自不能如帝政時代，再有藩屬名稱。此後，蒙、藏、回疆等處，自應統籌規劃，以謀內政之統一，而冀民族之大同。³⁹

上引袁世凱「五族共和」之語，要早於同年九月七日孫文所提之「五族共和」。但孫文於民國元年元旦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就職宣言中所提及：「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之內涵，得到了袁世凱的認同與回應，且深入當時中國人的內心，包括清廷，就在民國元年二月，清廷以隆裕太后之名義，頒佈「退位詔書」中就明白宣佈云：

全國人民心理，多傾向共和，……特率皇帝將統治權公諸全國，定為立憲共和國體。……總期人民安堵，海宇乂安，仍合滿、蒙、漢、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為一大中華民國。⁴⁰

準上，清廷明確地引用孫文的「合漢、滿、蒙、回、藏諸地為一國，即合漢、滿、蒙、回、藏諸族為一人」的精神內涵，將之濃縮為「合滿、

³⁸ 同前註，頁 78。

³⁹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等合編《元以來西藏地方與中央政府關係檔案史料匯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4），頁 2346。

⁴⁰ 《清史稿》卷 25，〈宣統皇帝本紀〉（台北：洪氏出版社），頁 1004-1005。

蒙、漢、回、藏五族完全領土爲一大中華民國」，只是在五族的排序上，仍將滿族排在首位。姑不論滿洲皇帝是基於被迫或自願，其於還政於民的退位詔中，認同於「中華民國，乃五族同胞合力造成」及「五族一家」的精神內涵。再加上袁世凱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所發佈命令中明示：「現在五族共和」一語。顯見「五族共和」早已深入人心，形成風潮，使上位者不得不順應。

是以，吾人以爲，誠如林師恩顯所云，孫文並未言明「五族共和」一詞。更有以爲孫文在言語之中並無提倡及鼓吹「五族共和」之意。⁴¹所謂「五族共和」一詞的內涵及精神，實際上梁啓超、楊度等人早已論及，例如梁啓超主張：「合漢、合滿、合回、合苗、合藏，組成一大民族，提全球三分有一之人類……」。⁴²楊度主張：

中國之在今日世界，漢滿蒙回藏之土地，不可失其一部；
漢滿蒙回藏之人民，不可失去其一種，……人民既不可變，則
國民之漢滿蒙回藏五族，但可合五爲一，……至於合五爲一，
則此後中國，亦為至要之政。⁴³

當時立憲派爲求實現君主立憲之理想，曾力主：「必滿漢不相排，然後蒙、回、藏、苗可內附，比六種族混爲一民族的國民，然後可以立國。」⁴⁴上述消弭滿漢畛域的思想主張，通過報刊的宣傳，迅速在社會上風行。⁴⁵又如以滿族學生爲主的一批留日學生，在北京創辦《北京大同日報》，專門提倡：「滿漢人民一律平等，統合滿漢蒙回藏爲一大國民。」⁴⁶可見，當時「五族平等」、「五族共和」、「五族大同」等詞語，流行於大小報端。⁴⁷五族組成國家的思潮也早已流行於社會之中。孫文於就任

⁴¹ 戴旭璋〈政治發展與中山先生民族思想之演進〉，文刊《三民主義學報》第十六期，頁364。

⁴² 《梁啓超全集》(第二冊)(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頁1071。

⁴³ 王晴波編《楊度集》(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頁304。

⁴⁴ 張鏞、王忍之《辛亥革命前十年間時論選集》(第三卷下冊)(北京：三聯書局，1978)，頁125-126。

⁴⁵ 馬先彥〈清末民初民族融合思潮考略〉，文刊《貴州民族研究》2002年第4期，頁96。

⁴⁶ 同前註，頁97。

⁴⁷ 同前註。

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順應了當時的風潮，揚棄原先驅滿、排滿的主張，在全國矚目的位置上，登高一呼，於是將「五族共和」的觀念，普及於全國。因此，孫文既非「五族共和」的首創者，也並未在言論中明示「五族共和」一詞，然而孫文在民國元年一連串宣揚「五族共和」內涵與精神的言論，對當時的政局造成了影響，尤其是對邊疆地區。

三、「五族共和」的內涵及對邊疆地區的影響

(一)「五族共和」的內涵

如前文所引諸家之說法，認為在孫文民族思想的演進上，「五族共和」並非重要部份，只屬「過渡時期」，更有以為孫文由驅滿、排滿，到五族共和與中華民族，轉變十分之大，前後相當不同，互相矛盾。筆者以為上述說法，仍有商榷之餘地。事實上，孫文的民族思想進程，由排滿到五族共和，與民族主義運動的歷史發展階段，若合符節，既非「過渡」，亦無「矛盾」，而且造成莫大的影響。

按美國學者克利弗德·紀爾茲(Clifford Geertz)的說法，民族主義運動的歷史分成四個主要階段：其一，民族運動的形成及具體化；其二，民族運動成功動員；其三，民族運動成功，建立新國家；其四，建立國家後，發現他們不得不與其他國家，以及與國家中所產生的非常規社會，確立並穩定關係。⁴⁸其詳如下：民族主義發展的第一、第二階段為民族主義運動的形成，在於建立一個集體認同，將過去不太清楚的理念，諸如我們是誰？從那裡來？到何處去？作一清楚的架構，藉此希望改變人們體驗社會現實的符號與思考的架構，進而改變現實，建構一套民族主義論述，建立新觀點，用以激起抵抗外來政權的熱情，激起大眾的情緒。而其中最吊詭之處，在於為反抗外來政權，促使建立起來的新觀點或論述基礎會很狹隘，但也很容易建立新認同。例如，印度在對抗英國的殖民統治時，倡導印度人說他們不是英國人，要比理解有關他們是印度人時，要容易得多。至第三階段成功建立新國家後，進入第四階段，就不能再運用否定、負面或狹隘的論述，必須在面對「我們是誰」的問題時，改變負面、狹隘的論

⁴⁸ 請參閱 Clifford Geertz, *The Interpretation of cultures*, Basic Books, A Division of Harper Collins Publishers, US.1973, p.238.

述，重新建立一個能夠涵蓋此新國家的一個公民的集體主體，其中所隱含的意識型態，使新政府的活動有內在的關連，以便說明資源是如何分配，各族群的關係為何？以及為何如此安排等等。⁴⁹

準上所述，孫文在倡導國民革命的過程之中，如同本文所引辛亥鼎革以前孫文的言論，係屬於狹隘且負面的論述，指稱滿清為外來政權，必須驅逐滿人，以恢復漢室河山，用以喚起佔中國絕大多數人口的漢人的民族意識。至辛亥武漢首義後，孫文在南京就任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時，其宣言一反先前使用激憤、負面且狹隘的論述，建立了一套迥然於前，具包容且能涵容新國家之民族成員的論述，促使新國家對於如何界定、如何安排內部原有族群的關係，有了新的出路。例如強調新國家係由五族合力造成，皆得為國家主體，皆得為國家主人翁，皆能取得國家參政權，五族同謀幸福，彼此平等，共為一家等等。

是以，吾人可以斷言，孫文民族思想的演進，完全吻合紀爾茲所揭示民族主義的四個階段。準上，「五族共和」的論述，確屬中國民族主義發展中的一個階段，與先前排滿、驅滿的狹隘論述，或往後採融合、同化觀點的中華民族論述，既未矛盾，也不是屬於過渡性質，更不是順應革命情勢所作論述策略上的轉變，而是孫文深諳民族主義運動的精神，懷抱寬闊的心胸，為新國家的族群關係奠下基礎。尤有進者，筆者以為孫文亦瞭解國際法上的主權繼承，中華民國既是承繼清朝，當然也就承襲了清朝的全部義務與權利，包括清朝所控有的領土疆域。吾人檢視孫文在民國元年所發表有關民族思想的言論，其言論內涵之核心與精義，就在於闡揚中國係由漢地、滿洲、蒙古、回疆、西藏等五個地方所組成，強調中華民國係由漢、滿、蒙、回、藏等五族所構成。要言之，所謂「五族共和」的內涵與精義，就在於「五族一家」、「五族平等」，也就是五族相愛相親，如兄如弟，共赴國事，而且五大民族皆得享共和之權利，共盡共和之義務，既無種族之差別也無不同之待遇。

(二)「五族共和」對邊疆地區的影響

由於清廷基於防止漢人與邊疆民族勾結反滿，因此對國內各民族採取

⁴⁹ *ibid*, p.239-240.

分化與隔離之政策，禁止詩書出關。例如在內蒙劃分各部落旗界，使各旗僅能在其範圍內遊牧，禁止越界，禁止內蒙古王公以下與外蒙額魯特、唐古特、巴爾呼等貿易結婚。禁內地人民至蒙古貿易耕種，不得娶蒙古婦女。並限制內地人民前往新疆，非有護照不得入疆，嚴禁漢回通婚，入疆之漢人僅能租地利用，無土地私有權；在經濟上，回疆發行不同之幣制等。⁵⁰上述為清廷在邊疆之施政表現。在中央主理邊政的理藩院政務，漢人不得參預，如理藩院上自尚書下至主事無一漢人，僅在漢檔房有筆帖式漢軍六人而已。⁵¹因此，漢人對於邊疆事務，乃至於邊疆地區的民族素不瞭解，更談不上熟悉。

反觀蒙、回、藏等邊疆民族對於革命黨人所持激烈的漢族民族主義言論，產生了疑慮。諸如中國同盟會的宗旨之一為：「驅除韃虜、恢復中華」，⁵²其中「韃虜」與「中華」對稱，指的是漢族以外的其他民族，滿、蒙、回、藏等都涵括在內。是以，滿洲皇室在考慮退位時，除提出皇室優待條件八，及皇族待遇條件四外，還提出了滿蒙回藏待遇條件七。⁵³並於退位詔之末尾云：「特行宣示皇族暨滿蒙回藏人等，此後務當化除畛域，共保治安……胥享共和之幸福，予有厚望焉」。⁵⁴顯見其將邊疆地區民族與皇室皇族綁在一起，大有以邊疆地區民族與內地漢族交涉的代表自居，具體地反映出非漢族對於當時局勢變化的疑懼。除此外，在各邊疆地區對辛亥革命期間革命黨人之言行，具體反應如下：

在滿洲地區，握有軍權的張作霖，於民國元年期間，數度向日本駐奉天總領事落合謙太郎聲稱：

目前東三省兵馬實權全在本人掌握之中，斷不容許革命黨之類南方人任意蹂躪……日本國如能以德相召，則東三省民眾，必將人心趨向，有所依歸。本人認為與其將東三省委與南

⁵⁰ 林師恩顯《清朝在新疆的漢回隔離政策》(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民 77)，頁 16-17。

⁵¹ 同前註，頁 17。

⁵² 中央黨史會《中國國民黨黨章政綱彙編》(台北：中國國民黨中央委員會黨史委員會，民 83)。

⁵³ 《清史稿》，卷 25〈宣統皇帝本紀〉，頁 1004。

⁵⁴ 同前註，頁 1006。

方人之手，勿寧予外人更為了當。⁵⁵

……身為北人而附和南人之共和，甘受其制，本人寧死亦不屑為。果如此，尚不如依附日本為佳。⁵⁶

……如果皇帝退位，成立共和政府，本人即不聽從指揮。……吾人已失去應為之效忠之皇帝，則依附同種之日本，乃屬理所當然。⁵⁷

內外蒙古王公則質問伍廷芳云：

共和國將僅以十八行省組織之乎？抑將合滿蒙藏回共組織之乎？如諸君子欲合全國共謀組織，則滿蒙藏回土宇遼闊，且佔全國之大半。其人民習慣，只知有君主，不知何謂共和，更深懼諸君子少數專制之共和……即使諸君子所見不遠，懷挾部落思想，謂我蒙古去之不足惜……則我蒙古最後之主張，未便為諸君子宣佈。⁵⁸

外蒙古甚至於民國前一年(1911)十月十日武漢首義後，於同年十一月三十日假稱，不忍坐視內地各省獨立，欲徵調騎兵進京保護大清皇帝。⁵⁹於同日卻宣布蒙古獨立，驅逐庫倫大臣三多。同年十二月廿八日，外蒙古活佛哲布尊丹巴登基，為喀爾喀皇帝，定帝號為顏真汗，年號為共戴，國號為大蒙古國，⁶⁰並於民國元年春進兵攻打科布多。⁶¹不僅如此，辛亥革命時期，在內蒙古的變亂地區，大量漢人遭到驅逐和燒殺。⁶²

在新疆方面，辛亥革命消息傳入伊犁後，革命黨人於民國元年一月七日起義，殺了伊犁將軍，成立革命政府，舊派以烏魯木齊為中心，出兵討伐，雙方在伊犁與烏魯木齊之間的固冬圖等地「打得很厲害」。⁶³至同年

⁵⁵ 轉引自張永〈從「十八星旗」到「五色旗」〉，文刊《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第39卷第2期，頁113。

⁵⁶ 同前註。

⁵⁷ 同前註。

⁵⁸ 渤海壽臣輯《辛亥革命始末記》二，要件篇(台北：文海出版社，民58)，頁12。

⁵⁹ 陳崇祖《外蒙近世史》第一篇(台北：文海出版社，民54)，頁10。

⁶⁰ 張啓雄《外蒙主權歸屬交涉(1911-1916)》(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民84)，頁36-37。

⁶¹ 包爾漢《新疆五十年》(北京：文史資料出版社，1984)，頁31。

⁶² 張永〈從「十八星旗」到「五色旗」〉，頁112。

⁶³ 包爾漢《新疆五十年》，頁16。

六月，烏魯木齊與伊犁還未和，同時，南疆一帶也很混亂，⁶⁴俄國見新疆紛亂，亦有派兵入伊犁、喀什干涉的企圖，新疆局勢有一發不可收拾之勢。⁶⁵在西藏方面，清廷派駐於拉薩的川軍，在獲知辛亥革命的消息後，加之軍餉缺乏及軍紀蕩然，遂起譁變。據當時駐藏軍官所陳述當時西藏情勢：「人心惶惶，謠言四起，番言殺漢，漢言殺番，各懷疑懼。」⁶⁶遂至十三輩達賴控制全藏，驅逐約兩千多名的川軍及官員，形同與中央脫離關係，西藏各地漢人處境極慘，「漢商民居藏者被屠殺幾盡」。⁶⁷除此外，西藏並發兵攻打川康邊區，「於是康所有州縣遂以次陷沒矣。」⁶⁸

上述蒙藏地區，於辛亥革命期間先後宣告獨立。其獨立之理論，在蒙古方面，蒙人所謂之「中國」，實指「漢族」，就清代滿漢蒙三族之關係，滿為建立王朝的共主，蒙漢是各自臣屬於滿族王朝之下，二者雖共事一主，卻無上下之分，也無統屬之別。蒙古之所以臣屬於中國王朝者，乃因滿清而非中國(漢族)，漢蒙二族之間無主屬關係，因此，滿清王朝一旦被推翻，漢蒙二族同獲解放，各自獨立。⁶⁹同樣地，西藏以為西藏與中國之間，乃因滿洲皇帝為施主，保護供養西藏以達賴為代表的黃教，而達賴為代表的黃教，則回贖以教法祝禱滿洲皇帝政躬康泰，及清朝國運昌隆，如是結成所謂的「供施關係」，是以西藏達賴喇嘛與滿洲皇帝之間的關係為私人關係，當滿洲皇帝遭推翻，不再代表中國以後，西藏即與中國脫離關係。因此，蒙藏二地於辛亥革命前後，相繼宣告獨立，一時中國有分崩的危機。

辛亥革命前後期間，中國邊疆地區動蕩有如上述。孫文就在此當口，以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的身分宣佈，以「五族一家」、「五族平等」為內涵的「五族共和」言論，完全揚棄激越的漢族民族主義，再加上繼任臨時大總統的袁世凱重申孫文的「五族共和」宣言，並實施籠絡政策。上述的

⁶⁴ 同前註。

⁶⁵ 李信成《楊增新在新疆》(台北：國史館，民 82)，頁 31-32。

⁶⁶ 《西藏研究》編輯部編《民元藏事電稿》、《藏亂始末見聞記四種》(拉薩：西藏人民出版社，1983)，頁 146。

⁶⁷ 同前註，頁 139。

⁶⁸ 同前註。

⁶⁹ 張啓雄，前引書，頁 40。

言論與政策，對邊疆地區產生了穩定的功效，阻止邊疆局勢進一步的惡化。例如，內蒙古王公就放棄了分裂的圖謀，明確宣佈：「數百年來，漢蒙久成一家……共和新立，五族一家……我蒙同係中華民族，自宜一體出力，維持民國。」⁷⁰在新疆地區，伊犁革命初始，革命黨人就已發起組織了五族聯合會。⁷¹另曾有「今一旦政綱失握，外有強鄰之虎視，內有外蒙之貪狼，恐此大好山河(指新疆)，將淪陷於異族之手」體認的都督楊增新，於民國元年六月九日電呈大總統和議條件，其中第一款即承諾新疆實行共和。⁷²在西藏地區的十三輩達賴及第九輩班禪，雖未立即接受「五族共和」，但經過一段時間後，也先後接納。例如第九輩班禪在民國十四年二月，致善後會議消弭戰禍實行五族共和意見書中云：

中國今日號稱五族共和……夫此五族共和之真諦果安在哉？豈非五族人民無上下、無遠近、無貧富、無貴賤、一切平等……。⁷³

並於民國十八年，班禪駐京辦公處成立宣言中，明示成立宗旨之一為：「西藏始終與中國合作，貫徹五族共和，共同抵制強鄰之侵略。」⁷⁴由此足見，「五族共和」之深入其心。十三輩達賴亦有心向共和之跡象，⁷⁵也有一般西藏人士以為：「若不加入中國聯邦，為五大民族之一，則恐有遭印度人蹂躪之時。」⁷⁶上述種種，證明了「五族共和」在民國元年以後的一段時期內，對邊疆地區確實發揮了一定的效果，產生了一定的影響力。

⁷⁰ 轉引自胡岩，前引文，頁 45。

⁷¹ 包爾漢，前引書，頁 17。

⁷² 李信成，前引書，頁 34-35。

⁷³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二史檔案館合編《九世班禪內地活動及返藏受阻檔案選編》(北京：中國藏學出版社，1992)，頁 3-4。

⁷⁴ 同前註，頁 7-8。

⁷⁵ 民國八年(1919)北京政府派朱繡等入藏，於民國九年返回時，達賴設筵餽餞，聲言余親英非出本心，因欽差逼迫過甚，不得已而為之。此次貴代表等來藏，余甚感激，惟望大總統從速派全權代表，解決懸案，余誓傾心內向，同謀五族幸福……。詳見牙含章《達賴喇嘛傳》(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頁 267。

⁷⁶ 柏爾原著，宮廷璋譯述《西藏之過去與現在》(上海：上海商務印書館，民 19)，頁 160-161。

四、結論

綜合上文所述，「五族共和」思想既非孫文首創，孫文亦未曾親口明言，但孫文以革命黨魁，當選中華民國臨時大總統，其就職宣言及其後之言論，宣揚中華民國乃由五大民族所共同組成，五族一家，五族平等，「各於政治上有發言之權」，⁷⁷不再主張狹隘的漢族民族主義，排斥非漢族。孫文在民國元年的所有言論，代表革命黨放棄先前激越的主張，實有助於穩定民國初年的局勢，而且形成風潮。例如民國元年五月廿四日，由臨時大總統發佈禁止排滿書籍令云：

據融洽漢滿禁書令發起人陳其美、王人文等電呈：竊民國肇基，共和初建，亟宜聯絡五族協力維持……從前鼓吹排滿各書……且悖共和宗旨，特倡議發起融洽漢滿禁書令……中華民國由五大族公同合組而成，自宜聯絡感情，以收協同統一之效……。⁷⁸

此外，各地亦成立鼓吹「五族共和」的社團組織，諸如「五族少年同志保國會」，新疆伊犁成立「漢滿蒙回藏五族共進會」，在北京先後成立「五大民族共和聯合會」及「五族國民合進會」等。⁷⁹而且這種風潮影響持續到第九輩班禪於民國十九年致蔣介石函時仍稱：

查西藏與中國一致合作，歷史上發生關係茲已數百年矣。而且五族共和，猶之一家弟兄，全藏老幼人民，無不歡欣鼓舞……。⁸⁰

上引九輩班禪之語，仍持「五族共和」的觀點，所謂念茲在茲，五族共和之深入邊疆人士內心，於此可見一般。

五族共和之所以能夠深入邊疆人士內心，主要在其所蘊含真正的意義，在於合漢滿蒙回藏五大地域組成一國，國民則由漢滿蒙回藏五族所組成，彼此平等，無分軒輊。既沒有以大民族併吞小民族的意涵或企圖，也沒有以一民族駕陵於其他民族的圖謀，消弭了中國境內非漢民族的疑懼。

⁷⁷ 秦孝儀主編，前引書，第二冊，頁 487。

⁷⁸ 民初時期文獻編輯小組編《中華民國建國文獻：民初時期文獻》第一輯(台北：國史館，民 86)，頁 17。

⁷⁹ 馬先彥，前引文，頁 98。

⁸⁰ 中國藏學研究中心、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合編，前引書，頁 18。

因此，在民國元年「五族共和」的思想言論中，是懷抱寬廣的胸懷，涵容五大民族共赴國事，似無所謂「中華民族」或「大中華民族主義」的存在。因為中國傳統將「中華」與「韃虜」；「華夏」與「夷狄」；「漢」與「胡」；「中原」與「邊疆」等詞彙相對稱。在邊疆人士眼中，「中華民族」或「大中華民族主義」，就是「漢民族」、「大漢民族主義」的同義詞。是以「五族共和」確是一種理性的文化觀的民族主義，也是中國歷史上處理民族問題的重大變革。

就因為西方帝國主義及日、俄等國，謀我邊疆日亟，例如日本之於東北，外蒙就是在沙俄的外交支援與軍事援助下宣布獨立，成立「大蒙古國」。⁸¹在西藏方面，孫文亦云：「達賴背叛，純係外人運動所致。」⁸²亦即西藏與中央關係之斷絕與緊張，全係英國在背後支持與唆使。在眼見中國邊疆地區，將一一脫離中國的危機之下，「五族共和」已不足以鞏固國家之完整性，由是孫文自民國八年(1919)年起反對「五族共和」，認為係「無知妄作者，於革命成功之初，創為漢滿蒙回藏五族共和之說，而官僚從而附和之」。⁸³民國九年(1920)，孫文進而以為「這五族的名詞很不切當，我們國內何止五族呢？」⁸⁴接著孫文認為五族共和是「世襲底官僚，頑固底舊黨，復辟底宗社黨，湊合在一起，叫做五族共和」。⁸⁵並改口提出：「漢族當犧牲其血統、歷史，與夫自尊自大之名稱，而與漢蒙回藏之人民相見以誠，合為一爐而冶之」的「中華民族之新主義」。⁸⁶民國九年，孫文又說：「融合我們中國所有各族成一個中華民族」。⁸⁷至民國十年(1921)，孫文提出以「漢族來做個中心，使之同化於我……仿美利堅

⁸¹ 請參閱張啓雄，前引書，頁 28-33。

⁸² 孫文於民國元年(1912)八月在北京之談話〈游京雜談〉，文刊秦孝儀主編，前引書，第二冊，頁 476。

⁸³ 秦孝儀主編，前引書，第二冊，頁 335。此為孫文於民國八年(1919)的論著《三民主義》中之主張。

⁸⁴ 秦孝儀主編，前引書，第三冊，頁 218。此為孫文於民國九年(1920)十一月四日在上海中國國民黨本部會議席上之演講：修改章程之說明。

⁸⁵ 秦孝儀主編，前引書，第三冊，頁 227。孫文於民國十年(1921)三月六日在中國國民黨本部特設辦事處之演說。

⁸⁶ 秦孝儀主編，前引書，第二冊，頁 335。

⁸⁷ 秦孝儀主編，前引書，第三冊，頁 217。

民族底規模，將漢族改爲中華民族」。⁸⁸如是孫文不但完全拒絕「五族共和」之說，且力主滿蒙回藏同化於漢族，形成統一的「中華民族」，以抗拒帝國主義的分裂中國國土。從此「中華民族」取代了「五族共和」，成爲流行於中國社會嶄新的民族思潮。

如前文所云，有以爲孫文的民族主義思想由驅滿、排滿到五族共和、中華民族，改變之大，前後矛盾，甚至公開抨擊自己以前的說法。但實際上，孫文歷年有關民族思想言論的進程與演進，與西方學者討論民族主義發展階段，不謀而合。吾人以爲可將孫文民族思想進程分成三個階段，由排滿而五族共和而中華民族，各階段間，彼此既無矛盾，而且有著首尾相承、環環相扣的關係。各階段均非過渡性質，也非策略性的轉變，而是針對中國當時的內外情勢，以及多民族的環境，所提出在當時而言仍屬先進的民族思想，影響後世匪淺。

（本文於 2007 年 1 月投稿，2007 年 2 月 10 日審查通過）

⁸⁸ 秦孝儀主編，前引書，第三冊，頁 217-218。

新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拋棄惡妻假友，才能獲得安樂。（藏族）
壞人一個就多，好人過百嫌少。（藏族）
摯友背後誇你，仇人當面誇你。（維吾爾族）
休言沙漠沒有狼，莫道身邊無敵人。（維吾爾族）
有一千隻綿羊，不如有一百個朋友。（維吾爾族）
流水靠溪流匯成，美人靠服飾裝扮。（怒族）
離開了人群，遇上了強盜。（烏孜別克族）
一碗甜酒臉紅潤，十碗甜酒病纏身。（黎族）
借衣打扮不好看，討食充飢沒味道。（土族）
十頓吃傷，十頓喝湯。（苗族）
睡久的人站不得，餓久的飽不得。（彝族）
好吃的宜吞，好嚼的宜吐。（傣族）
不要吃著甜的就咽，不要吃著苦的就吐。（德昂族）
人選合適的衣帽穿戴，鳥擇高大的樹木搭窩。（滿族）
喝酒不要過量，用牛不要過度。（蒙古族）
一年糧不接，十年趕不上。（布衣族）
女人無丈夫好似沒有頭的斗笠，男人無妻室像匹沒有
繮繩的馬。（水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杜環《經行記》有關西域（中亞）之解說

劉學鈞

輔仁大學兼任教授

摘要

杜環爲唐代詩人杜佑（西元735～812年）之族子，曾在唐安西節度使高仙芝麾下任職，唐玄宗天寶十年（西元751年），高仙芝與大食戰於怛邏斯，高仙芝大敗，所部杜環等二萬餘人，爲大食所俘，皆送往大食，十餘年後，杜環買舟從海路東返廣州，著《經行記》，叙其見聞，全書篇幅究有幾許，莫得而知，後其族叔杜佑撰《通典》從《經行記》摘千餘言，其中有關中亞（即廣義之西域）者凡四處，字數雖少；但呈現之歷史意義極大，蓋上承《宋雲行紀》、《大唐西域記》，《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爲中亞與中國關係史極重要之一環，本文擬就西元八世紀時西域（中亞）情況，及其與唐代之關係酌爲解說。

關鍵詞：杜環、經行記、怛邏斯（或怛邏斯）、碎葉

壹、杜環及其《經行記》

杜環爲唐時人，或作杜還、杜瓌，還與環同，至於作瓌者，可能以環，瓌字相似而訛也，其年籍及生平事跡以兩《唐書》均無傳，而莫得其詳，目前唯從杜佑《通典》卷一九一〈邊防典〉七，得知些許。杜佑稱：

「族子環隨鎮西節度使高仙芝西征，天寶十年（唐玄宗李隆基年號，

其十年爲西元 751 年）至西海¹。寶應初（代宗李豫年號，初即西元 762，寶應共二年）因賈商船舶自廣州而回，著《經行記》」

由是得知其爲杜佑族子，所謂族子，即今之所謂堂侄，考杜佑自稱杜陵杜氏，按唐代杜氏凡五房即：京兆杜氏、杜陵杜氏、襄陽杜氏、洹水杜氏及濮陽杜氏²。果如杜佑所言，則杜環也杜陵杜氏，其餘事跡概不可考。其所著《經行記》篇幅究爲多少，莫得而知，杜佑編撰《通典》時，摘錄《經行記》一千五百十一字，縱是如此之少，已然呈現其所具有之史料價值。

吾人可肯定杜佑曾將《經行記》全書閱覽一遍，或以原書曾批評唐廷經營西域（中亞）之不當，或曾叙及安西節度使高仙芝怛邏斯（或作怛邏斯）一役在戰略上之誤失，甚或曾指責高仙芝之貪婪無厭，杜佑認爲不妥而加以刪除，留下者約一千五百十一字，編入《通典、邊防典、西戎》，就歷史文獻而言，極爲可惜，近代史家岑仲勉對此曾有如下之說詞：

「杜君卿（杜佑字君卿）與環既係同族，不將《經行記》全部納入《西戎典》，而使人莫窺全豹，是亦天壤間一恨事。」³

岑氏之歎，良有以也，蓋玄奘之《大唐西域記》及慧超《往五天竺國傳》皆是以出家人眼光看所經歷之西域，自有其侷限性，而杜環則以大唐安西節度使軍中一分子，實際參與大唐與大食戰爭，親身經歷，其所觀照之面向，自與玄奘大不相同，而此不同之部分正是所有研究西域（中亞）問題者，所亟欲知道者，以是有岑仲勉所謂「是亦天壤間一恨事」。

雖則杜環之《經行記》僅留下一千五百餘字，散見於《通典》中，但仍具有莫大之歷史價值，引起中外學者莫大注意，先就外國人研究此書情形酌加說明：西元 1866 年（清穆宗同治五年），英人亨利玉爾（Henry yule）嘗將《經行記》中有關拂林國部分予以英譯，刊載於《Cathay & the way Thether, vol. I. P.235》；1885 年，德國夏德（Hirth）再將《經行記》拂林國部分譯爲英文，刊於《China & Roman

¹ 西海，在漢文史料中，因時代不同所指也不同，有以鹹海、裏海乃至地中海爲西海者，乃隨時代、隨知識而更易其位置。

² 馬永卿《嬾真子》卷一，杜氏族系條。此書列《宋元筆記小說大觀》第三冊，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年。（全書共六冊），列 P.3127-3185。上引杜氏五房在 P.3133。

³ 引自注 2 所引書 P.5，注明係岑仲勉於 1960 年 6 月 2 日致作者張一純信函所用語。

Orient, P.95》；及至1903年，法國沙畹（Edward Chavannes 1865 ~ 1918），於其所著《西突厥史料》時，曾數次引用《經行記》；1911年，夏德復與柔克義（Rockhill）將《經行記》拂林國部分轉載於趙汝適所著書，列 P.104；另有法國伯希和（paul peilliot）於其《交廣印度兩道考》中引用《經行記》，並於1929年於《通報》中發表《黑衣大食都城之漢匠》，討論《經行記》大食中之一段，按漢人紡織、繪畫、金銀匠被俘而入於大食有具體姓名者，唯見諸杜環《經行記》，該書〈大食國〉下稱：

「綾絹機，金銀匠，畫匠，漢匠起作畫者，京兆人樊淑、劉泚，織絡者，河東人樂環、呂禮。」⁴

從此可見《經行記》在史料上之價值。

至於東方之日本，白鳥庫吉於1904年於其《大秦國及拂林國考》中，幾全引用《經行記》中之拂林國，摩隣國、大食法、大秦法、尋尋法，並許之為「關於拂林方面唐代之第一史料」（列《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第一輯）；石田幹之助於其《中西文化之交流》及《長安の春》中均提及中國造紙術西傳及杜環其人之活動。1961年，前島信次曾發表《怛羅斯戰考》刊載《史學》第三十二卷一號，顯然必提及杜環其人。

中國近現代研究西域之學者如丁謙、王靜安、張星烺、馮承鈞、向達、白彝壽諸人，對杜環之《經行記》，均極為重視，丁謙曾就《通典》之所見，撰就《經行記考證》一書，列《浙江圖書館叢書》本；王靜安則自明嘉靖年間李元陽本之《通典》中，將散見《經行記》輯為一書，至於張星烺等均在其專著中，引用《經行記》，如《中西交通史料匯編》等。

從以上所叙，可知《經行記》雖寥寥一千五百餘字，其歷史意義、學術價值實千百倍於字數，又以上所引資料多參考張一純箋注《經行記》序言，理合加以說明。

貳、唐威及於西域與怛羅斯之戰

李唐之先出身北魏北方軍鎮，是否族出鮮卑，固有討論空間，但有相當程度之鮮卑化，則早為不爭之事實，入北周後，李淵之祖父李虎，更為

⁴ 《經行記箋注》〈大食國〉，北京中華書局，P.55。

北周賜以鮮卑姓「大野」氏（「大野」乃鮮卑語讀音之漢字音譯，與字面意義無關，至於在鮮卑語中之意義為何？目前已不可考），且曾為北周之柱國大將軍⁵，稱其為鮮卑化之漢人，當為合理之推論。按北周、北齊時，突厥聲勢正壯，周、齊爭相結好於突厥，突厥一時躊躇志滿，繼木杆為可汗之其弟他鉢可汗，曾大言曰：「但使我在南兩個兒（按即指北周、北齊）孝順，何憂無物邪！」⁶時突厥之盛，可以想見。及李淵取隋之時，曾借兵於突厥，更有向突厥稱臣之迹象，惟以歷來正史幾皆由漢人執筆（兩《唐書》均由漢人所撰），雅不願承認此項史實，雖則如此，在舊《唐書、李靖傳》中仍留下李淵向突厥稱臣之紀錄，李靖傳稱：「太宗初聞靖破頡利，大悅，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太上皇以百姓故，稱臣於突厥，朕未嘗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

史筆之巧妙在此。以是唐太宗李世民嗣位後，對此深以為恥，必欲伐突厥以雪恨，惟李世民乃雄才大略之帝王，深知討伐突厥乃一大事，蓋其時突厥已分東、西，西突厥聲勢尤大，掌控今新疆西部及中亞兩河地區，因此討伐西突厥，必須先對中亞（廣義之西域）地區有所瞭解，否則冒然行動，後果堪虞；按李唐原不尊佛而尊道，但三藏法師玄奘自西域東返消息比至長安，唐太宗立予延見，並囑其將西域見聞筆之於書，以供戰略參考，並在形式上尊崇佛教，睿智之政治人物，往往善於利用宗教（但愚蠢者則被宗教運用），而點慧之玄奘也深知宗教如無政治力之護持，難以發展，因此以一年之力將赴印度取經途經西域經過，撰成一書題之曰《大唐西域記》，全書十二卷，其中有關西域者，不過二卷，而以《大唐西域記》為名，用以示好於唐太宗之用意至明，彼此各取所得，吾人從此可知唐太宗之欲經略西域，必從學術研究開始，此實古往今來欲對外擴張政治人物之不二法門；由是開始經略西域，歷太宗、高宗、武周而玄宗，不僅擊破西突厥，大唐勢力且及於中亞兩河之地，所謂昭武九姓諸綠洲國家⁷，皆臣服於唐而成為大唐藩屬，唐朝為鞏固邊圍，特設安西四

⁵ 初為戰國時楚、趙等國所設警衛國都之武官，後演變為最高武官。西魏、北周時為統率府兵之最高將領，見徐達主編《中國歷代官制大詞典》，廣東教育出版社，2002年，P.780。

⁶ 《周書、突厥傳》。

⁷ 關於昭武九姓諸綠洲國家，請參見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北京中華書

鎮以鎮撫西域⁸。

唐玄宗李隆基天寶九年（西元750年），時安西節度使爲高仙芝。高仙芝係高麗人，蓋中國人習慣以來自高麗者冠以高姓，來自月氏者冠以支姓，來自康國、米國、曹國、史國、何國…冠以康、米、曹、史、何…姓，來自天竺（印度）者冠以竺姓。高仙芝之父爲高舍雞，初以將軍隸河西軍爲四鎮校將，高仙芝二十歲時隨父至安西，以父功補游擊將軍，高仙芝美姿儀、善騎射，初事節度使田仁琬、蓋嘉運未受重視，後事夫蒙靈詵（觀其姓名當非漢人）始受重視，於唐玄宗開元末（開元自西元713至741年）提升爲安西副都護、四鎮都知兵馬使，此時小勃律王（地當今克什米爾北部）爲吐蕃（吐蕃、讀若吐鉢，今西藏）所誘，以女妻小勃律王，故西北二十餘國皆歸順吐蕃，初唐廷曾命田仁琬三討吐蕃，皆不能克，遂於玄宗天寶六年（西元747年）命高仙芝率步騎一萬進討吐蕃，時步兵皆有私馬，高仙芝乃自安西過撥換城，入握瑟德、經疏勒、登葱嶺涉播密川（今帕米爾高原），頓兵於特勒滿川，行軍凡百日，然後兵分三路進擊，卒使小勃律王出降，唐改其國號爲歸仁；於是拂林、大食諸胡七十二國皆震攝降附⁹。

前曾提及李唐一族縱非胡族後裔，也染有濃厚胡風，故自唐興以來，每多重用四周胡族爲將，以圍邊陲，惟均未專以大將之任，邊帥皆用忠厚名臣，並以不久任、不遙領、不兼統原則，其功名著者，往往入爲宰相，此所謂出將入相，如李靖、李勣、婁師德、薛訥、郭元振、張嘉貞、李適之…等是也。但自玄宗開元中以來，情勢爲之一變，爲邊將者十餘年不易，又多遙領、兼統，至李林甫爲相後，爲杜邊帥入相之路，以胡人不知書，乃奏言：「文臣爲將，怯當矢石，不若用寒畯胡人（畯，音俊；農耕之意）；胡人則勇決習戰，寒族則孤立無黨，陛下誠以恩洽其心，彼必能爲朝廷盡死。」玄宗然之，始重用胡人，安祿山、安思順、哥舒翰、高仙

局，1998年。及劉學鈔〈昭武九姓與唐朝之關係〉一文，文載《中國邊政》164期，台北中國邊政協會出版，2005年10月。

⁸ 四鎮爲龜茲、于闐、碎葉、疏勒；統於都護府，此爲唐太宗時所設，其後稍有變更。

⁹ 《新唐書》卷一百三十五，台北中華書局據武英殿本校刊。

芝等一時皆爲節度史¹⁰。高仙芝既出任安西都護，以石國王未盡臣禮，於玄宗天寶九年（西元750年）僞與石國約和，引兵襲之，虜其王及部眾以歸，更悉殺其老弱，高仙芝性貪婪，掠得瑟瑟十餘斛（瑟瑟、碧珠），黃金五、六駱駝，其餘口馬雜貨稱是，皆入其家。次年，高仙芝入朝，以功加開府儀同三司¹¹，並欲以高仙芝爲河西節度使以代安思順，安思順不欲離任，乃諷羣胡割耳勞面以留己，高仙芝遂仍鎮安西。

高仙芝虜石國（今塔什干）王時，其王子逃詣中亞諸胡國（應即昭武九姓諸國），具告仙芝欺誘貪暴之狀，中亞諸胡皆怒遂潛引大食兵共攻四鎮，高仙芝聞訊，將蕃、漢兵三萬擊大食（阿拉伯帝國阿巴斯王朝），深入七百餘里，至怛邏斯城（地當今塔拉斯河畔之江布爾），與大食兵遇，相持五日，以所屬葛邏祿部眾叛，會同大食兵夾擊高仙芝軍，高仙芝遂大敗，士卒被俘者二萬餘人，杜環即爲其中之一，所餘僅千餘人，右威衛將軍李嗣業勸高仙芝宵遁，嗣業前驅，奮大槌擊之，始得脫。舊《唐書》李嗣業傳載此事如下：

「天寶十載，（嗣業）從（高仙芝）平石國，初仙芝給石國王，約爲和好，乃將兵襲破之，殺其老弱，虜其丁壯，取金寶瑟瑟駝馬等，國人號哭，囚掠石國王東返獻于闐下，其子逃難，奔告于諸胡國，羣胡忿之，與大食連謀，將欲攻四鎮，仙芝懼，領兵二萬深入胡地與大戰，仙芝大敗。…」

怛邏斯之敗，使大唐勢力退出中亞，而中亞全入阿拉伯控制之下，直至契丹耶律大石建立西遼，進軍中亞，以兩河之地爲河中府，中國力量始再入中亞，上距怛邏斯之敗，業已三個多世紀矣。

參、《經行記》所載拔汗那國，原文及其解說

「拔汗那國，在怛邏斯南千里，東隔山，去疏勒二千餘里，西去石國一千餘里。城有數十，兵有數萬，唐天寶三年，嫁和義公主於此。國土有

¹⁰ 《資治通鑒》卷二百十六〈唐紀三十二、玄宗天寶六載〉，台北世界書局，1970年，P.6888～6889。

¹¹ 三司指三公，儀同三司即儀制同於三公；三公一詞爲太師、太傅、太保；另一說爲司空、司徒、司馬，乃最高之文官。東漢殤帝劉隆延平元年（西元106年）以鄧騭爲車騎將軍、儀同三司，爲此制之始，晉以後多用之，屬於虛名。

波羅林，林下有毬場。又有野鼠，遍於山谷，土宜蒲萄、醢（音譜）羅果、香棗、桃、李。從此至西海，盡居土室，衣羊皮疊布，男子婦人皆著韉，婦人不飾鉛粉，以青黛塗眼而已。」

拔汗那，於西元前一、二世紀時，爲大宛國，爲伊蘭語系人民，人口達三十萬，以農牧爲主，並以產汗血馬聞名於世，其都在貳師城，漢武帝爲求汗血馬，以李廣利爲貳師將軍，率大軍伐大宛，初戰不利，益增其兵，再伐大宛，終得汗血馬。南北朝時漢文史料稱之爲破洛那，北魏孝文帝拓跋（元）宏太和三年（479年）曾遣使獻汗血馬。《隋書》、《北史》俱作鑕汗。唐時初作拔汗那，實爲 Ferghanah 之音譯，玄奘《大唐西域記》作怛捍。《資治通鑒》唐玄宗開元三年（西元715年）條稱拔汗那爲大食所侵，其王奔安西求救，唐張孝嵩告安西都護呂休璟曰：「不救則無以號令西域」遂發兵救之，大捷，張孝嵩傳檄諸國，威振西域；大食、康居、大宛、罽賓等八國皆遣使請降（《通鑒》P.6713）。玄宗天寶三年（西元744年），以拔汗那助唐平吐火仙，冊其王爲奉化王，改其國號爲寧遠國。

按唐以前拔汗那已分裂爲東、西二國，唐所接觸者爲建都於渴塞城之東拔汗那，或稱鑕汗，與西拔汗那以真珠水（錫爾河上游，在中國境內稱真珠水）爲界，西拔汗那王統出自契苾氏，都呼悶城，東拔汗那王統則出自阿史那氏。唐以東拔汗那王爲休循都督，西拔汗那王爲休循州刺史。其後西拔汗那附大食，東拔汗那仍效忠于唐，高仙芝與大食戰時，其所統兵即有東拔汗那兵，其故地在今中亞費爾干納盆地。

疏勒，其故地在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喀什地區疏勒縣。兩《唐書》以上之各正史皆作疏勒，《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作伽師祇離，《大唐西域記》作佉沙。唐時爲安西四鎮之一，玄宗開元十六年（西元738年）遣使冊立裴安慶爲疏勒王。其地初爲佛教信仰，約在西元十至十二世紀，喀喇汗王朝時期改宗伊斯蘭教。

石國，即今之塔什干，其意即爲石城，爲昭武九姓諸國之一。漢時爲大宛北鄙，《魏書》作者舌，《新唐書》作柘支、柘折，《大唐西域記》爲赭時。建國於藥殺水（今錫爾河）中游及怛邏斯水域，西突厥征服其

地，以吐屯¹²監臨其國，因世爲石國王。唐高宗李治顯慶三年（西元658年）歸唐，置爲大宛都督府，以其王瞰吐屯攝舍提于屈昭穆爲都督，尋復其石國國號，自瞰吐屯、莫賀咄吐屯、伊捺吐屯以降，皆效忠于唐，曾受唐征召，出兵討伐突騎施蘇祿及黑姓可汗爾微特勤¹³有功，封順義王，賜鐵券。玄宗開元末，大食勢力深入藥殺水流域，石國有親大食首領車鼻施特勤奪得石國王位，降親唐之伊捺吐屯降爲副王，且對唐不盡臣禮，唐安西節度使高仙芝乃有僞與和約，實出兵擒之之事。

唐玄宗天寶三年（西元744年），嫁和義公主於拔汗那者，其事由以玄宗開元二十七年（739年）唐北庭都護蓋嘉運破吐火仙之亂時¹⁴，拔汗那王阿悉爛¹⁵達干與唐疏勒鎮守使夫靈蒙督共平定之，阿悉爛達干遣使入朝，唐改其國號爲寧遠，又以玄宗四從弟前河南府告成縣令李參第四女爲和義公主嫁拔汗那王（關於和義公主和親詳情，見崔明德《中國古代和親史》北京人民出版社2005年，P.202~203）。

所謂波羅林者，據《新唐書·西域傳》稱：波羅樹類白楊樹，林下有毬場，乃指在波羅樹林下闢有球場。按毬同今之球，波羅球，據向達氏考證即源於波斯之打馬球，而球字乃波斯語 *gui* 之音轉¹⁶，此戲傳入中國後，曾普遍流行，且向下延伸至五代十國之後始漸衰，不僅男子流行此種戶外活動，甚至也有女子作此活動，如後蜀（934~965年）花蕊夫

¹² 吐屯，爲突厥官名，爲派往各屬邦之監國使者，其中有世襲者，等同取代屬邦國王地位，如石國王莫賀咄吐屯是。其後遼及西遼亦承襲此制，清代之都統，實即吐屯之音譯。

¹³ 特勤，亦突厥、回紇等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官名，其位階次於葉護與設。其後遼代訛爲惕隱。又特勤若干文獻訛爲特勒，以勤、勒字相近也。

¹⁴ 初突厥突騎施部分爲黃姓、黑姓二姓，蘇祿爲黑姓部首領，唐立之爲忠順可汗，時爲唐玄宗開元七年（719年），請居碎葉，三年後，唐以阿史那懷道女爲交河公主嫁蘇祿；另有黃姓突騎施娑葛，兩姓互相猜忌，黃姓部落襲殺蘇祿，蘇祿子吐火仙與大首領莫賀達干相攻（達干，也突厥、回紇官名，爲 *tarqan* 之音譯，其語源實來自漢語「達官」，多由粟特人出任此職，或內典、機要，或奉使外邦，係重要官位。其實北亞諸草原游牧民族政權諸多名詞，其語源多來自漢語，如蒙滿語之鴻台吉、皇太極，爲漢語皇太子之音譯；《蒙古秘史》中諸多人名帶「相昆」者，即漢語相公之音譯；滿語中之「福晉」乃漢語夫人之音譯，可謂不勝枚舉），是爲吐火仙之亂。

¹⁵ 阿悉爛，應爲 *Arslan* 之音譯，其意爲獅子，至今維吾爾及中亞諸民族讀獅子仍爲 *Arslan*。

¹⁶ 向達《唐代長安與西域文明》，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P.79~86。

人費氏曾有一首宮詞提及女子馬球，該詞爲：

「自教宮娥學打球，玉鞍初跨抑腰柔。

上棚知是官家隊，遍遍長贏第一籌。」

打馬球運動北宋初期尚在流行，之後漸就沒落¹⁷，此或因此項運動所費不貲，或由於理學家僵化思想而加以抵制。此項打馬球運動自波斯經中亞傳入中國後，復由中國傳往高麗、日本。從而可見中亞、中國在文化上各項交互影響，可謂史不絕書，有其密切關係。

「又有野鼠，遍於山谷」句，據《太平廣記》卷四百四十〈鼠〉條云：「西域有鼠，大如狗，中者如兔，小者如常，大者頭悉已白，…釋道安昔至西方，親見如此。」¹⁸按北亞草原沙漠地區，到處均有野鼠，體大如兔則有之，稱其大如狗，恐係過甚之詞，蓋文人落筆往往誇大其詞，如唐詩人岑參詠熱海詩中，稱熱海水熱如煮，即屬過於誇大者，所謂熱海乃相對隣近高山經年積雪，而其水不凍而言，絕非其水熱如煮，準是所謂野鼠大如狗，也爲誇大之詞，按內、外蒙草原地區也有野鼠，當地人稱之爲旱獭，其肉可食，筆者曾數次前往內、外蒙古，與當地學術界朋友餐敘時，即曾食用「旱獭」，並承告即野鼠，體大如兔肉質甚美。

「從此至西海…以青黛塗眼而已」句，中國之所謂西海，並不指固定一處，乃隨中國疆域及視界而向外延伸，如西漢初期，以今青海湖爲西海，其後張騫使西域還，視野大開，有以今裏海、波斯灣爲西海；東漢時，則以印度洋爲西海，此處所謂西海，似指地中海而言，稱從拔汗那至地中海，其間人民盡居土室，衣羊皮疊布，鞞同靴，至今觀中亞舞者來台演出時，仍多著靴，可見其俗歷千餘年而未改。婦女不飾鉛粉，以青黛塗眼而已，青黛或作黛青，類如今代婦女畫眉或塗抹眼影以增添嫵媚者然，西域（中亞）婦女化妝術固不僅黛青一種，傳入中國後，大受婦女歡迎，一時成爲風氣，詩人白居易頗不以爲然，有〈時世妝〉一詩以諷之，該詩如下：

「時世妝、時世妝，出自宮中傳四方。時世流行無遠近，腮不施朱面

¹⁷ 關於打馬球流行情況，可參見劉學銑〈隋唐盛世胡風熾〉一文，文載《中國出政》季刊 161 期，台北中國邊政協會出版，2005 年 3 月，P.55～72。

¹⁸ 此處係轉引自張一純箋注之《經行記》P.4。

無粉，烏膏注唇唇似泥，雙眉畫作八字低。妍媸黑白失本態，妝成盡似含悲啼。圓鬟無鬢堆髻樣，斜紅不暈赭面狀。…元和妝梳君記取，髻堆面赭非華風！」¹⁹

所謂時世妝者，即流行之化妝術，白居易明指此種時世妝，非中國固有者，今究其源，實係來自西域（中亞），從而可知中亞與中國在文化上早在唐代已有極密切之交流。

肆、康國

「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一名薩末建，土沃人富，國小，有神祠名祆，詣國事者，本出於此。」

康國乃西域（中亞）昭武九姓諸綠洲國家之首，其地當今中亞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之撒馬爾罕（或作撒馬爾干要皆 Samarkand 之音譯），而撒馬爾 Samar 意為肥沃，Kand 意為國，故可意譯為肥沃之國。《魏書》作悉萬斤；《隋書》、《新唐書》作康國，但《新唐書》又作薩末鞬，都城為颯秣建城（即今撒馬爾罕），隋唐時信仰祆教、佛教；所謂祆教。即源於波斯瑣羅亞斯德教，此教為瑣羅亞斯德（Zoroastres）所創，遂以為該教之名，傳入河中地區後吸納當地泛靈仰，對瑣羅亞斯德教而言，已產生質變，之後又隨中亞昭武九姓諸綠洲國家商隊傳入中國，遂以祆教稱之²⁰。隋時突厥力量日盛，康國王屈木支娶西突厥公主，遂臣於西突厥。唐破突厥後，置之為康居都督府，成為中國之藩屬，惟未幾仍稱康國；武則天之周時曾先後冊立篤娑鉢提、泥涅師、突昏等為康國王。經統計自唐高祖李淵武德十年（西元 627 年）至唐代宗李豫大曆七年（西元 772 年），前後一百四十五年間，康國曾二十九度遣使赴唐致貢²¹，其遣使年代為高祖武德十年、太宗貞觀元年、貞觀八、九、十一、十三、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一、二十二。高宗永徽五年、咸亨二年、調露元年，中宗

¹⁹ 《白氏長慶集》卷四。

²⁰ 有關祆教，請參見林悟殊《波斯拜火教與古代中國》台北新文豐公司，1995 年。林悟殊《中古三夷教辨證》北京中華書局，2005 年，陳垣《火祆教入中國考》刊《北京大學百年國學文粹·史學卷》，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 年。劉學鈞〈祆教、摩尼教從中亞到中原〉文刊《中國邊政》季刊 166 期，台北中國邊政協會，2006 年 6 月。等文獻。

²¹ 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8，P.45～52。

神龍三年、玄宗開元五年、六年、七年、十二年、十五年、二十八年、天寶三年、九年九年、十一年十三年、十四年、肅宗乾元元年，代宗大曆七年，在此近三十次遣使之中，固然有若干次係商隊冒充使者，以貢方物方式，以便於其銷售所攜來之貨物，但屬於真正使者，至少在半數以上，是足以證明康國與中國關係至為密切。

至於稱「康國在米國西南三百餘里」，顯然杜環記憶有誤，茲按早於杜環百年之三藏大師玄奘於其《大唐西域記》卷一明指：「（康）東南至弭秣賀（即漢文所稱之米國）」是則康國應在米國西北；另《太平寰宇記》卷一八三亦稱：「康在米西北」；此處，《隋書·西域傳》卷八三稱：「米國西北去康國百里」；《新唐書·西域傳》卷二二一下亦直稱：「（康）東南屬米百里。」從而可證杜環所謂「康國在米國西南」實誤。至於三百里、或百里，並無大礙，無論宋雲之《行紀》、玄奘之《西域記》乃至杜環之《經行記》所叙之里程概係自行估算之數字，或以一日程為百里，或以八十步為一里，均非正確之數據，以今地圖觀之，以杜環之三百里（康、米間之距離）近是。

有關康國之民族問題，似有加以探討之必要，在大月氏未西徙前，也即西元前二、三世紀之前，聚居於其地之民族，應為操印歐語系之高加索種民族，也即吾人所習稱之白種人²²，向者有以前漢時康居為突厥種（日本人白鳥庫吉《塞外史地論文譯叢》第二輯，頁 421～422），此種說法純屬錯誤，蓋突厥族北魏時始見其時名，役屬於柔然，其始源之地總在今阿爾泰山一帶，西去康居甚遠，與西元前三、四十世紀，印歐種人已遷至中亞地區，是則無論在空間或時間上，白鳥庫吉之說均無法成立；復次，突厥乃西元四、五世紀始出現之名詞，無論兩漢前之康居、大月氏，或稍晚之粟特，在時間上均遠較突厥為早，豈可以後出之民族詞稱，作早已存在民族之稱謂，如是形同祖孫顛倒殊屬非是，東洋人治史每多類此，不足為訓。

中亞兩河地區其早期居民固極可能為印歐種人，但之後大月氏（也為

²² 印歐有三次遷徙，自始源地裏海以北之歐亞草原，作輻射狀向外遷徙，其中一支進入中亞，更進入印度，詳見藍琪《稱雄中亞的古代游牧民族》貴州人民出版社，2004年，P.9～46。

印歐種人²³)、烏孫、匈奴、嚙噠、突厥、回紇、契丹、蒙古…等多種民族進入統治後，中亞地區土著民族之種族屬性，早已產生變化，尤其在語言、文化上幾已全盤突厥化，關於此一史實為研討中亞問題，不可或缺之前提。

《新唐書·西域傳》稱康國兵強，茲從《大唐西域記》卷一「(颯秣建國)兵馬強盛，多是赭羯。赭羯之人，其性勇烈，視死如歸，戰無前敵。」正足以呼應康國兵強之說法。然則赭羯者何？赭羯即柘羯，《新唐書·西域傳》卷二二〇下〈安國〉條，稱柘羯者猶中國言戰士也。從而可衍伸為善戰者、勇士等（其性勇烈，視死如歸，戰無前敵，釋之為善戰者、勇士應屬允當）。筆者認為匈奴盛時曾威震中亞，役使中亞諸國，勢必曾掠奪大量中亞之柘羯（赭羯）以歸，處之於今山西某地，以其皆為柘羯，遂稱該地方「羯室」（羯人聚居之地），成為匈奴別部（稱別部者，足證其本非匈奴族），久之謂之羯族，諸胡列國初期之羯族石勒之先人（以石為姓，或者賜其姓者知其族源為石國），當即中亞石國之赭羯，故《晉書》曾載有佛圖澄曾以羯語「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秃當」²⁴，說必擒前趙劉曜，並解釋「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之職位；「劬秃當」捉也。其非匈奴語至明，以是足以證明羯族並非匈奴，而係源於中亞戰士之後，是又足以說明在民族血胤上，中國與中亞早有交流混融事證。

「土沃人富、國小，有神祠名祆。」據《大唐西域記》稱颯秣建國方圓一千六、七百里，東西長、南北窄，位於柴拉夫香河流域（Zarafchan R. 或作 Zarafshorn R. 沙畹《西突厥史料》作那密水，《隋書·西域傳》作薩寶水），因此土地肥沃，《西域記》稱其地氣候宜人、土地肥沃，稼穡備植，林樹蓊鬱、花果滋茂，多出善馬，異方寶物，多聚於此。並稱其都城（即今撒馬爾罕附近）方圓二十餘里，是可想見其時撒馬爾罕，亦為世界性之大都市。

《新唐書》載康國習俗略為：兵強（昭武）諸國，人嗜酒，好歌于

²³ 除注 22 所引書外，王欣〈絲綢之路上的原始印歐人〉文載周偉洲、王欣主編之《西北大學史學叢刊》第二號，三秦出版社，1999 年，P.52~72。

²⁴ 《晉書》卷九五〈佛圖澄〉傳。

道。王帽毡，飾金雜寶。女子盤髻，幪黑巾，綴金花。生兒以石密啖之，置膠于掌，欲長而甘言，持珎若粘云。習旁行書。此所謂習旁行書者，據近人張星烺於《中西交通史料匯編》中考證認係粟特文²⁵（Sogdian），而所謂粟特文，在若干文獻中稱之為康居文，《西域記》中則稱之為率利文，在語言系統上屬印歐語系印度—伊朗語族東支。粟特文係以波斯帝國時代所用阿拉米文字為基礎發展而成，有其悠久歷史，有十九個字母，為一種無元音音節文字，僅以弱輔音表元音，有三種變體：1.薩秣建體，隨粟特移民傳入若干地區；2.佛經體，於西元五百年前後出現；3.草體，最晚於七世紀前已出現。粟特文初時係自右至左橫寫，後改為自上至下豎寫²⁶。此種文字後為回紇民族借用，前此在外蒙古鄂爾坤河畔回紇汗國舊都哈喇巴爾格森（Kara Balgasun）發現之「九姓迴鶻口登里羅汨沒密施毗伽可汗聖文神武碑」碑文即康居文（即粟特文）²⁷，其後此種回紇文又為蒙古族借用，以拼寫蒙古語言，即今所稱之老蒙古或回紇（畏兀）蒙文²⁸，女真愛新覺羅氏興起後，又借用蒙文字母外加圈點，以拼女真語，是今所稱之滿文。從是可見中亞文化對中國周遭民族影響之深。

《經行記》稱康國「有神祠名祆」者，乃指康國信奉祆教，關於祆教，本文注 20 曾酌加說明，如欲進一步瞭解，可參考注中所列各書，於此不贅。

「詣國事者，本出於此」句，此句丁謙《經行記考證》疑在上句「神祠名祆」下有訛脫，致此二句難解，姑大膽試為解之，按舊《唐書》卷一百九十八（西戎）稱波斯國「俗事天地日月水火諸神，西域諸胡事火祆者，皆詣波斯受法焉。」從此段史料衍伸或許康國初奉祆教時，凡遇大事

²⁵ 《中西交通史料彙編》北京中華書局，2003 年，P.1358 惟張氏稱形成于唐代，不確。

²⁶ 王尚壽、季成家主編《絲綢之路文化大辭典》，北京紅旗出版社，1995 年，P.203，此條係王尚達所撰。

²⁷ 《中西交通史料匯編》P.1358。關於碑文詳情見芮傳明《古突厥碑銘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 年，P.263～276。

²⁸ 成吉思汗滅乃蠻後，命塔塔統阿以畏兀字母拼寫蒙古語，是為老蒙文；忽必烈建立元朝後，命藏僧八思巴以類似藏文字母拼寫蒙古語，稱蒙古新字或八思巴蒙文；明時西蒙高僧扎雅班智達另創文字以表達厄魯特蒙語，是為脫忒忒蒙文；1924 年蘇聯完全控制外蒙古後，強制以息立克字母（與俄文相同）拼寫蒙語，是為新蒙文或息立克蒙文。

皆詣波斯受法，時日既久，乃在自身之祆祠由祆教祭司自行解決，遂有「詣國事者，本出於此（指祆祠）」，如此解釋，是否續貂，有待方家指正或者如《冊府元龜》卷九六一所稱：「康國…其地有胡律，置于祆祠，決罰則取而斷之。」是以稱「詣國事者，本出於此。」

伍、石國

「其國城一名赭支，一名大宛。天寶中，鎮西節度使高仙芝擒其王及妻子歸京師。國有二水，一名真珠河，一名質河。並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實，出好犬良馬」。按石國即今之塔什干，亦昭武九姓諸國之一，其地在今烏茲別克斯坦共和國境內。塔什干（Tachkend）之塔什 Tach 意爲石，Kand 意爲城，Tach 或作 Chach，即赭支、柘折、柘羯…等之音譯，其意前段已叙及於此不贅。其一名大宛者，以唐時爲大宛都督府故稱之。據《通典、邊防典》載：石國曾於隋煬帝楊廣大業五年（609年），唐太宗貞觀八年（634年）遣使來貢。唐高宗李治顯慶二年（657年），以西突厥阿史那賀魯爲唐將蘇定方所迫，逃至石國蘇咄城（距塔什干不遠處）傍，人飢馬乏，時蘇咄城主伊涅僞許將備酒食出迎，阿史那賀魯信以爲真，入城遂爲所執²⁹，顯慶三年（658年），唐以石國之瞰羯爲大宛都督府，此杜環《行記》所以指石國一名大宛之原由，唐授石國王瞰土屯攝舍提於屈昭穆爲大宛都督，據沙畹於《西突厥史料》（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中稱土屯爲官號（見注12）、攝舍提爲五咄陸部之一³⁰，是則於屈昭穆始是其名。也從此可知唐時石國曾爲中國之藩屬，雙方關係應稱密切，如本文前段所稱匈奴盛時曾裹脅爲數不少之中亞赭羯（善戰之士）東來（其中極可能以石國人居多），成爲匈奴別部，諸胡列國之後，華北各胡族逐漸與原魏晉之人混融爲隋唐時之新漢人，是則石國與中國在民族血胤上已有所交流矣。

「天寶中，鎮西節度使高仙芝擒其王及妻子歸京師」，此段未提石國王夫妻解京師後，斬於闕下，亦未提高仙芝以僞約誘石國王而後擒之之

²⁹ 舊《唐書、西突厥傳》。

³⁰ 如雙河州兼都督府，以攝舍提瞰部置，瞰、瞰字形相近，易訛。見薛宗正《突厥史》北京中華社科出版社，1992年，P.600。

事。此或許因杜環階級甚低，未參予戎機，不知高仙芝之「錦囊妙計」，也或許杜環雖知高仙芝之用心，但基於「爲長者諱」故不予提及。不過《經行記》係杜環滯留大食十餘年後，買舟東返，時高仙芝已死，所有經過均已大白於世，而《經行記》竟無隻字片言提及，良是可疑。或許杜環撰《經行記》時，曾將高仙芝擒石國王一事之來龍去脉，詳爲記載，但其族叔杜佑編《通典、邊防典》時，以高仙芝誘擒石國王，終非光明磊落行爲，而予以刪去，是耶？非耶？實爲一段無頭歷史公案。

「國中有二水，一名真珠河，一名質河」句，按真珠河（Ajak-Tach）亦作珍珠河、真珠江，按真珠河即藥殺水（Yaxates），又名錫爾河（Syr Daria）其上游在中國境內者，稱真珠河，蒙元時《長春真人西游記》作霍闡沒輦（沒輦，蒙語河也，也作木倫、穆倫），《元史·郭寶玉傳》作忽章河，《明史》作火站河，皆以其流經忽毡城（均霍闡、忽章、火站一音之諧譯）而得名，又叫葉河，皆今之錫爾河。《經行記》指另一水名質河，但張一純之箋注明白指出質河即藥殺水，杜環誤一爲二（《杜環經行記箋注》頁 27 的是。此或杜環誤以素葉河（吹河）爲質河。另《新唐書·西域傳》明指：「…西南有藥殺水，入中國謂之真珠河，亦曰質河。」是也可證杜環之誤。

「並西北流，土地平敞，多果實，出好犬良馬。」按中亞或西域草原，自古以來即爲北亞諸多游牧民族活動空間，其爲良好之牧場，無庸置疑，如臨近河流，也可發展良好之農業，石國瀕臨錫爾河（藥殺水）且土地平曠。農牧兩宜，漢時大宛所產汗血馬、天山周邊之天馬，皆名著於世，漢武帝得大宛汗血馬後，曾歌之曰：

「天馬來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

承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以其瀕河且土地平敞，自多產果實《史記》稱天下有三眾，中國爲人眾，大秦爲寶眾、月氏爲馬眾，可見中亞地區處處皆產良馬（月氏西徙後，威服大夏，佔有兩河地區，故以月氏指中亞），至今吉爾吉斯斯坦共和國所產之馬，猶爲世所稱。所謂「出好犬」，難解，故《通志》改「犬」爲「大」非是；張一純之箋注對「出好犬」也未予說明。今查當代

學者蔡鴻生氏撰有〈哈巴狗源流〉一文³¹，以「獬子」爲唐時自西域引進之寵物，所謂獬子，即哈巴狗，也稱北京狗，唐時上自宮廷、下至達官貴人，多喜豢養之，以其逗趣可愛也，五代時王仁裕《開元天寶遺事》卷下曾載有〈獬子亂局〉一則，略爲：

「一日，明皇與親王棋，令賀懷智獨奏琵琶，妃子（應是楊貴妃）立于局前觀之。上欲輸次，妃子將康國獬子放之，令于局上亂其輸贏，上甚悅焉。」³²

可見康國出哈巴狗（其實哈巴狗原產地應爲東羅馬，也即拜占庭帝國），康國既已移殖，石國自也能有，故杜環在《經行記》中指稱石國「出好犬」，應爲親身目睹，而哈巴狗屬玩賞型寵物，自唐代之後，中國社會之高貴仕女多喜豢養此物，此種風氣至今不衰，中國與中亞文物交流，此又一確證。哈巴狗之東來，雖是小事，但蔡鴻生氏之考證，功莫大焉。

陸、碎葉國

「碎葉國，從安西西北千餘里。有勃達嶺，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騎施南界。西南至葱嶺二千餘里。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嶺北流者，盡經胡境，而入北海。又北行數日，度雪海，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中有細道，道傍往往有水孔，嵌空萬仞，轉墮著莫知所在。勃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又有碎葉城，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處，建大雲寺猶存。其川西接石國，約長千餘里，川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厥，各有兵馬數萬，城堡間雜，日尋干戈，凡是農人，皆擐甲冑，專相虜掠，以爲奴婢。其川西南頭，有城名怛邏斯，石國大鎮，即天寶十年高仙芝軍敗之地。從此至西海以東，自三月至九月，天無雲雨，皆以雪水種田，宜大麥、小麥、稻禾、碗豆、畢豆。飲蒲萄酒、麩酒、醋乳。」

³¹ 此文列蔡著《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一書，P.211～220。

³² 《開元天寶遺事》一書輯入《唐五代筆記小說大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P.1711～1744，此段〈獬子亂局〉見P.1740。

《經行記》叙西域諸國，以碎葉國最爲詳細，所謂碎葉國，在碎葉水之岸，《新唐書·西域傳》作細葉川，《大唐西域記》作素葉水，或作細葉水，睢合水。遼、宋時稱吹河，蒙元時稱吹沒輦（沒輦、實即木倫、穆倫、木蘭…之諧譯，其意爲河），今名楚河，此河流經吉爾吉斯、哈薩克兩國。碎葉國，唐時屬西突厥突騎施，關於突騎施，有必要酌加敘述，按西突厥爲唐所擊破後，分裂爲左、右兩廂，右廂繼往絕可汗二世被唐任爲蒙池都督，於第一次奔唐與第二次還封之間（西元691～700年，即唐武則天天授二年至久視元年），突厥十姓無主，此時有突厥突騎施部酋長烏質勒者出而領導西突厥諸部，與東突厥抗爭，奪回碎葉城，據以爲牙，從此奠定突厥突騎施汗國基礎。突騎施汗國內部有三大主姓部落，突騎施固爲其一，另二主姓爲車鼻施及處木昆，此三主姓又分爲黃姓、黑姓兩大集團，詳本文注 14，彼此鬭爭不已，兩《唐書》、《資治通鑑》、《冊府元龜》等文獻均有詳叙，可以覆按。

「從安西西北千餘里」者，按唐太宗貞觀中，始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吐魯番地區吐魯蕃市西），高宗顯慶（656～661年）初，移治龜茲（今新疆維吾爾自治區阿克蘇地區庫車縣），高宗咸亨（670～674年）初，唐失其地。武則天長壽（692～694年）中，唐復取其地，仍治龜茲。按庫車與碎葉之間約爲八百華里，《經行記》稱千餘里者，當以迂迴崎嶇而致誤。碎葉城地當今吉爾吉斯共和國托克瑪克附近，相傳唐代著名詩人有詩仙之稱之李白誕生於此，其說果是，則中亞與中國充滿浪漫關係。關於李白身世有多項傳說，其一指李白之先係李世民兄弟李建成或李元吉之子，因玄武門之變，建成、元吉見殺，李淵乃送其子赴中亞；其次，唐初勢力及於碎葉，自有頗多唐之文武官員任職碎葉，李白之先人即爲此等官員。無論何種說法，均足以說明中亞與中國有其難以割絕之關係。

「有勃達嶺」者，即拔達嶺，馮承鈞、張星烺均考證此拔達嶺即《大唐西域記》中之凌山，英人華特斯（Watters）及日人堀謙德均作此認定。但《經行記箋注》作者張一純認爲均失之³³，甚是。然則拔達嶺究位於何處？《新唐書·地理志》認爲即賈耽《四夷路程》之勃達嶺，爲今天

³³ 《紀行記箋注》P.30。

山南道之 Bedel。日人桑原鷺藏於其《張騫西征考》（楊鍊譯、台灣商務印書館，1969年）中稱：漢宣帝劉詢時（西元前73～前49年），命陳湯伐北匈奴郅支單于，兵分三路，其南路一軍取道葱嶺以入大宛。即是通過勃達嶺。

「嶺南是大唐北界，嶺北是突施南界」。突厥突騎施源由前段已酌為敘述，不贅。唐時以勃達嶺為界，嶺南為大唐疆域，嶺北則屬突騎施。

「其水嶺南流者，盡過中國而歸東海。嶺北流者，盡經胡境，而入北海。」按勃達嶺南流之水有穆肅爾河、阿克蘇河，會入塔里木河然後沒於羅布泊。又中國自古以來均認為羅布泊為黃河上源，筆者憶及1950年代，此間由美國新聞處出版之《今日世界》刊物，其中曾有胡適撰析論黃河上源為羅布泊說之不確，惜乎年隔久遠，無法覓得該刊物。而丁謙氏《經行記考證》也指：「世傳羅布泊為黃河上源，故云歸東海」。而勃達嶺北之水為特克斯河，會伊犁河後，流入巴爾喀什湖，當時人以此湖為北海。《新唐書、地理志》稱：「至碎葉界又西行千里至碎葉城，水皆北流入磧及入夷播海」《西域圖考》稱夷播海即巴勒喀什泊，也即巴爾喀什湖也。至於稱「盡經胡境」者，「胡」在隋、唐已從兩漢以來專指匈奴，而轉而專指西域各民族矣，此點吾人必得瞭解，如唐代史料中之「商胡」乃專指西域胡商。

「又北行數日，度雪海，其海在山中，春夏常雨雪，故曰雪海」。所謂雪海者，乃高山中之諸小湖，以春夏間仍常下雪，秋冬更無論矣，故稱其諸小湖為雪海，非特指某一湖也。依文意有北行數日，考其地望應為乏驛嶺（張一純《經行記箋注頁32》）。

「勃達嶺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言自勃達嶺向北行千餘里，至碎葉川，此千餘里恐有誤，蓋《大唐西域記》作九百里似較確，不過其時並未確實測量，全憑旅行者自行估計，或以一日行百里計，但行程有快慢，以致估算有出入。碎葉川，《大唐西域記》作素葉水，川與水固可通也，《元朝秘史》作垂河，《長春真人西游記》作吹沒輦，前已說明不贅。此河自熱海流出，而非流入熱海，全長千餘里。

「其川東頭有熱海，茲地寒而不凍，故曰熱海，又有碎葉城。」言碎葉川（水）自熱海向西流，所謂熱海並非水熱，而係附近天寒地凍，唯此

湖水不凍，故名之曰熱海。文人之詠熱海往往誇大其辭，指熱海之水熱如煮，如唐時有邊塞詩人美譽之岑參，其詠熱海詩云：

「側聞陰山胡兒語，西頭熱海水如煮。
海上眾鳥不敢飛，中有鯉魚長且肥。
岸傍青草常不歇，空有白雪遙旋滅。
蒸沙爍石然虜雲，沸浪炎波煎漢月。
陰火潛燒天地鑪，何事偏烘西一隅。
勢吞月窟侵太白，氣連赤坂通單于。
送君一醉天山郭，正見名陽海邊路。
柏臺霜威寒逼人，熱海炎氣為之薄。」³⁴

此詩作為文學作品讀，可稱佳作，但作為實景描述，則出入太大。至於碎葉城，前已有說，茲再補充之，按碎葉其地在位置上極為重要，向東接中國境內狹義之西域，向西則鳥瞰廣義西域（中亞），自有其特殊意義，上世紀初蘇聯考古資料考定碎葉故城位今托克瑪克約十五至十六公里處之布拉納廢城，並同時考定距碎葉故城六、七公里處之阿克貝希姆為西遼首府八剌沙衮故址³⁵，可見碎葉城地理位置優越性，絕非歷史之偶然。唐朝曾統治碎葉百餘年³⁶，是則必有甚多大唐文武官員停滯碎葉，李白之出生碎葉絕對有其可能性。

「天寶七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薄伐，城壁摧毀，邑居零落，昔交河公主所居止之處，建大雲寺猶存。」天寶七年（西元748年），北庭節度使王正見曾討伐突騎施攻入碎葉，是以城壁摧毀、居邑零落。交河公主或誤作金河公主，乃阿史那懷道之女，嫁突騎施蘇祿可汗（見本文注14），時建有大雲寺尚在。所謂大雲寺，蓋隋文帝開皇四年（西元584年）於長安建光明寺，以賜沙門法經，至唐高宗時，此寺沙門宣政進《大雲經》，遂改光明寺為大雲寺，及唐代宗李豫大曆三年（西元768年）

³⁴ 岑參〈熱海行送崔侍御還京〉，見《全唐詩》北京中華書局，1960年，P.2051。

³⁵ 張廣達〈碎葉城今地考〉，文輯入張氏《西域史地叢稿初編》，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年，P.1~29。

³⁶ 周偉洲〈碎葉城的地理位置及其作為唐安西四鎮之一的歷史事實〉，文輯入周氏《西北民族史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4年，P.189~196。

以此寺賜回紇以爲摩尼教寺廟³⁷，後遂有以大雲寺爲摩尼教寺廟者，據張一純《經行記箋注》稱「大雲寺完全爲佛教廟宇」（見《經行記箋注》頁39）；據伯希和〈敦煌石室訪書記〉（譯文刊載《北平圖書館館刊》第九卷第五號，此處係轉引張一純《經行記箋注》，理應說明）稱：龜茲、喀什噶爾、敦煌、涼州皆有大雲寺，且具爲武則天時所建。碎葉城之有中國式佛教寺廟，正可反映中亞與中國在宗教、文化上之密切關係，由於年代久遠（武后距今業已千餘年），且其後中亞各民族改宗伊斯蘭教，在中亞之佛教遺跡甚難尋獲，關於千多年前之大雲寺，據莫斯科「吉爾吉斯考古學考察隊報告」於1953～1954及1955～1958年考古調查發現兩處佛寺遺址，並稱此兩座佛寺均係建於七、八世紀，在時間上與武則天時代相合，其中一座正殿供奉釋迦牟尼及垂腳彌勒，另一座則因殘毀過甚，無法辨識其所奉祀之神祇爲何³⁸，咸信此兩座佛寺必有一座爲交河公主時所建之大雲寺。

「其川西接石國，約長千餘里，川中有異姓部落、有異姓突厥。」此處「川」字未必僅作「水」字解，也可作一片草原解，試看南北朝時北齊斛律金曾有《刺勒川》其詞漢譯爲：「刺勒川、陰山下。天似穹廡，籠罩四野。天蒼蒼，野茫茫，風吹草低見牛羊。」此闕樂府傳唱千古，其中「川」字顯係一片草原而言，是則此處可解爲在碎葉草原之西接石國。至於《太平寰宇記》卷一八六認爲「川」字上應有「山」字，實屬多餘；再看下句「川中有異姓部落」，則更可強化「川」字未必僅指水或河，指爲草原更爲合理。云有異姓部落者，按碎葉水兩岸有所謂昭武九姓之康（Samarkand）、安（Bokhara，又有東安、西安、中安）、曹（Kebud，又有東曹、西曹及中曹）、石（Tachkend）、史（Kesh，又有大史、小史）、米（Maimargh）、何（Kosanyah）、火尋（Khwarism）、戊地（Wardan，戊地係伐地之誤）諸國分布其間，此昭武九姓據《新唐書·西域傳》對康國之源流稱：

「君姓溫，本月氏人。始居祁連北昭武城，爲突厥（應作匈奴，《新

³⁷ 關於摩尼教請見王見川《從摩尼教到明教》台北新文豐出版公司，1992年及注20所引書。

³⁸ 同注35。

唐書》誤爲突厥）所破，稍南依葱嶺，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尋、曰戊地、曰史，世謂九姓，皆氏昭武。」

此乃指早在匈奴冒頓單于時，將聚居於祁連、敦煌間之大月氏擊破，向西徙往伊犁河流域，後復爲烏孫所破，再遷往今中亞錫爾、阿姆兩河流域，是所謂康、石、史…等昭武九姓諸綠洲國家，既非中亞土著之粟特人，也非突厥族，故杜環稱之爲異姓部落。《新唐書》稱康、石、史…等皆以昭武爲氏，學界也有不以爲然者，蓋玄奘於唐初親歷其地，所著《大唐西域記》中，對於姓昭武之說，並無一字之證明，論者有以「昭武」乃「葉護」之音譯、或爲貴霜帝國 Jauuga 族名之音譯³⁹，頗是。「有異姓突厥」者，蓋突厥之汗統爲何史那氏，原北亞草原諸游牧民族早自匈奴，晚至蒙古，特重統治者之血統，凡非族出統治者皆不得爲單于或大（可）汗，如匈奴單于姓攣鞮氏，故非攣鞮氏不得爲單于，《漢書》載：「其大臣貴者左賢王，…皆單于子弟次第當爲單于者也。」北亞最後之游牧民族蒙古成吉思汗姓博爾只斤氏（或作勃爾濟錦），因此成吉思汗一系稱「黃金氏族」，以是有非黃金氏族不得爲大汗之鐵律，強如厄魯特之也先，噶爾丹乃至中亞之帖木兒均無法稱蒙古大汗。可見凡非阿史那氏之突厥，皆稱之爲異姓突厥，此處之異姓突厥係指葛邏祿諸族（Karlouk or Karluk），或音譯爲葛祿、歌邏祿、割鹿、柯耳魯，《新唐書》對葛邏祿之記載略爲：本突厥諸族，移往北庭西北、金山之西，跨僕固振水（即喀喇額爾齊斯河），西至塔爾巴哈臺；有「謀落」、「熾俟」、「踏實力」三族，當東西突厥間判附不定，稍後南徙，自號三姓葉護。天寶中（西元 742～755 年）曾與回紇、拔悉密共攻殺烏蘇米施可汗，後又結回紇擊拔悉密，遂與九姓復立回紇葉護爲懷仁可汗。此時葛邏祿聚居於烏德犍山（Otuken，今抗愛山高峯）地區者，臣於回紇；在金山北庭者，自立葉護，天寶間凡五度朝唐。天寶十年（西元 751 年）高仙芝於怛邏斯與大食戰時，即因所統葛邏祿兵叛附大食，致高仙芝大敗，被大食俘去二萬餘人，從此大唐勢力退出中亞，可見葛邏祿在怛邏斯戰役中，具有何等重要作用。

³⁹ 慧超原著，張毅箋釋《往五天竺國傳箋釋》北京中華書局，2000 年，P.119～120。

「其川西南頭，有城名怛邏斯，石國大鎮，即天寶十年高仙芝軍敗之地」。考怛邏斯或作怛邏私，位於怛邏斯河（今作塔刺思河）畔，故址在今哈薩克斯坦共和國江布爾，此城初為粟特人所建，後為北匈奴所占，號郅支城。玄奘《大唐西域記》對此城之描述為：「千泉西行百四、五十里，至怛邏私（即怛邏斯）城。城周八、九里，諸國商胡雜居也。土宜氣序，大同素葉（即碎葉）南行十餘里有小狐城，三百餘戶，本中國人也，昔為突厥所掠，後遂鳩集同國，共保此城，於中宅居。衣服去就，遂同突厥；言辭儀範，猶存本國。」⁴⁰從此段文獻可知早在西元七世紀初或更早，中亞已有中國人被突厥所俘而移居其間，此地之有華人血胤，不容置疑。此城為石國大鎮，唐天寶十年高仙芝大敗於此，惜兩《唐書》乃至親身參與此役之杜環，於其所撰《經行記》均未詳叙戰爭細節，或以此乃敗戰，恥於細述，或者《經行記》原書曾作敘述，但為杜佑所刪，果如是則頗為可惜。

「從此至西海以東，…飲葡萄酒、麀酒、醋乳。」此處所謂西海，經丁謙氏《經行記考證》指裏海，非是，本文前已提及中國人對西海之認知原不指特定之海（湖），乃隨時代、隨知識而更易其地，說已見前，略。

柒、結語

杜環《經行記》所記有關西域（中亞）者僅有四處。論字數也僅得數百字，但其所蘊藏之歷史意義，則數千百倍於此，蓋此區區數百字上承陽銜之《洛陽伽藍記》、玄奘之《大唐西域記》、慧超《往五天竺國傳》，下接丘處機《長春真人西游記》、陳誠《西域行程紀、西域番國志》，凡此皆為親身經歷中亞之第一手紀錄，對中亞情況及其與中國之關係，形成連續性史料，不僅可補正史之不足，亦較正史更為翔實可靠，此正所謂別史之可貴者。

從上述諸私家著作中，可明白看出中亞（即西域）自北魏至明初情勢之演變，在此近十個世紀中，中亞幾乎盡為外來力量所統治，本身幾不能形成統一之國家，如再向上看此種情況更為明白，近人王國維即指出：

「西域（按即指中亞）人民，以國居東西之沖，數被侵略，亦遂專心

⁴⁰ 季羨林等校注《大唐西域記》北京中華書局，2000年，P.77～78。

職業，不復措意政治之事，是故希臘來則臣希臘，大夏月氏來則臣大夏月氏，嚙噠來則臣嚙噠，九姓昭武來則臣九姓昭武，突厥來則臣突厥，大食來則臣大食。雖屢易其主，而人民之營其生活也如故。當時統治者與被治者間，言語風俗固有不同，而統治一級，人數較少，或武力雖優而文化較劣，狎居既久，往往與被治者相融合，故此土之言語風俗，非統治者之言語風俗，實被治者之言語風俗也。

然則論西胡之事，當分別統治者與被治者二級觀之，否則鮮不窒閤矣。」⁴¹

觀堂先生之看法，實為研究中亞問題之根本所在，其所以具有此種「統治者與被治者二級」者，也有其地理、歷史因素，此蓋中亞位處巴比倫、希臘、波斯、印度及中國五大文明之間，固然促成中亞文明之多元性，但相對也使中亞喪失其文明之自主性，從兩《唐書》可明顯看出昭武九姓諸綠洲國家人民「…善商賈，好利，丈夫年二十去傍國，利所在無不至。」在此種特性下，求其有強烈之民族性、國家意識，恐非易事，因此但有強者來，凡不影響其營生者，均願役屬之，此或為中亞民族之歷史命定，然而研究中亞問題如未注意及此，所有推論恐將落空。

狹義之西域，在中國境內，廣義之西域，在中國之西，而當代所謂中亞，其範圍不僅包含昔日廣、狹義西域，更及於內、外蒙古⁴²，是則中亞問題不僅是國際問題，更是中國問題，惜乎國人向來對此問題鮮少有專門論著出版，當然一門學科之建立，必得有豐厚之歷史背景，所幸中國有悠久之歷史，又善於翔實記載史事，無論正史、別史均忠於史實，先賢留下之私家著作如杜環之《經行記》等，均為研究中亞與中國關係史不可或缺之史料，也可稱之為研究中亞與中國關係之前置資料，由於筆者學淺，鑽研此一問題，不無綆短汲長之歎，不周之處固不可免，謬誤之處恐也有之，尚祈各界有以正之。

（本文於 2006 年 12 月投稿，2007 年 1 月審查通過）

⁴¹ 王國維《觀堂集林》、〈西胡考〉及〈西胡續考〉，台北河洛出版社，1975 年，P.606～620，按該書原由北京中華書局於 1959 年出版。引文中所謂西胡，乃指西域胡而言。

⁴² L.I.米羅什尼科夫〈中亞一詞的含義〉一文，文輯入《中亞文明史》第一卷，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中國對外翻譯出版公司，2002 年，P.366～368。

新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 真情夫妻不用媒。(侗族)
- 雞戀湖泊，人戀鄉土。(哈薩克族)
- 勤勞的人不怕窮，懶惰的人吃山空。(白族)
- 貓頂不住煙熏。(毛南族)
- 氣不能平冤，油不能滅火。(蒙古族)
- 懶是窮根，氣是禍源。(景頗族)
- 和氣生財，氣惱得病。(回族)
- 氣多者傷神，食多者傷身。(壯族)
- 世上沒有葉子不想發綠，天上沒有星星不想發光。(納西族)
- 莫跟清風打仗，別與影子摔跤。(藏族)
- 要想不出錯，只有不幹事。(回族)
- 對壞事別裝聰明，對好事別裝盲人。(蒙古族)
- 狗變成虎也吃屎，虎變成狗也吃人。(白族)
- 芋葉上的水滴，總要落下地。(侗族)
- 骨斷了可接，話斷了難接。(哈薩克族)
- 羊肉可以剩下，肚裡的話不能剩下。(柯爾克孜族)
- 雨下多了會沖壞草地，話說多了會招來麻煩。(塔吉克族)
- 烤肉穿在杆上，好話說在點子上。(塔吉克族)
- 在理的話語，比鋼刀還利。(烏孜克克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皇華集》的體制與其編纂意識

（韓國）申太永著・王永一譯¹

摘 要

十四世紀時期，中韓兩國將蒙古政權逐出，分別建立明朝與朝鮮王朝，統一了中國與朝鮮半島。明朝與朝鮮王朝之間外交使節往來因而十分頻繁。如此，中韓兩國使節與儒臣文士們便開始互相唱和詩文、切磋學問。之後，朝鮮王朝政府將這些唱酬詩文彙輯成《皇華集》。促進中韓兩國的外交的有好關係，也加強中韓

兩國的文化交流。本文即透過韓國學者之研究成果，譯成中文，了解朝鮮之《皇華集》的體制與其編纂意識。

關鍵詞：皇華集、皇華集的體制、皇華集的編纂意識、明鮮關係、中韓使節往來、明代中韓關係

一、譯者前言

十四世紀時期，中韓兩國一同將蒙古政權逐出，分別建立明朝與朝鮮王朝，使得明朝統一了中國大陸；而朝鮮統一了朝鮮半島。如此，明朝與

¹ 本篇論文為韓國學者申太永韓文原著，為韓國成均館大學校文學博士，現任教於成均館大學校講師與清州大學校講師。中文譯者王永一，為韓國高麗大學校文學博士，韓國史專攻，中韓關係史研究，現任教於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助理教授與慈惠醫護管理專校護理科助理教授。以及現為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主持之「中韓使節往來者資料整理研究計畫案」（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通過補助）之協同教授。

朝鮮王朝之間的外交使節往來因而十分頻繁。兩國之間的外交關係一直維持和平友好。其中，中韓兩國使節與儒臣文士們便開始互相唱和詩文、切磋學問。之後，朝鮮王朝政府將這些唱酬詩文彙輯編成《皇華集》。這部《皇華集》的輯成，更加積極地促進了中韓兩國之間的外交密切關係，也加強中韓兩國之間的文化交流。由於中韓學術界對於《皇華集》的研究幾乎不曾有人研究，因此，韓國學者申太永博士的《皇華集》研究可說是第一人。本文就是他的韓文原著之《『皇華集』研究》一書的緒論，亦為其韓國成均館大學校博士論文（2004 年）。其後又於 2005 年出版成書，書名為《明朝使臣如何看朝鮮－『皇華集』研究》（首爾：DaUn 社）；其出書，可見他的研究成果十分卓越，因此，筆者將申太永博士的一部分研究成果譯成中文，以便讓海內外之華人學術界了解明代時期，朝鮮王朝政府將中韓兩國使節與儒臣文士們的唱酬詩文彙輯編成《皇華集》的體制與其編纂意識的發展過程，以究其經緯。透過《皇華集》的研究可說古今的韓國學術研究一向頗具水準與價值。

二、體制與收錄文人的性格

高麗與朝鮮是從明朝成立初期開始才有許多使臣與明朝進行往來，由朝鮮派遣的使節是從朝鮮太祖年間到朝鮮宣祖年間為止，總計已達 569 次，²同時，明朝所派遣的使節是同上述期間之中，共有 168 次。³從朝鮮派遣使節比明朝更多的理由是，從朝鮮一年派遣三史之後，朝鮮中宗 26 年（西元 1531 年）開始，一年派遣四史之故，相對而言，使節的數量就更多了。而且，越到後代，從朝鮮派遣的使臣，在回來的路上，帶著明朝的詔敕的事越來例越多之故。⁴可是，從明朝派遣的 168 次使節的相當數是朝鮮出身的宦官。這些宦官，具有幾個缺點，甚至於因此造成朝鮮與明朝的關係惡化，關係於明朝皇帝的詔書，或是冊封朝鮮國王的事情等的重

² 金九鎮：〈朝鮮前期韓中關係史的試論〉，《弘益史學》，第 4 輯，1990 年，頁 12。

³ 李鉉淙：〈明使接待考〉，《鄉土首爾》，第 12 輯，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61 年，頁 89。

⁴ 金九鎮：〈朝鮮前期韓中關係史的試論〉，《弘益史學》，第 4 輯，1990 年，頁 7。

要事案而言，選拔有學行的朝官，派遣到朝鮮的明使，都是朝鮮出身的宦官。⁵

嚴選從中國派遣到朝鮮的使臣，則並非只有明朝。宋朝派遣到高麗的使臣，就是經過嚴選，這些使臣都是擅長作文的文臣。⁶如此，從明朝嚴選派遣到朝鮮的朝官，依照《皇華集》而言，歷經 24 次，共有 39 名。明朝以人臣無外交的原則，所派遣的使臣大部分是宦官，而朝官是極為稀少。對於明朝的此種措施，朝鮮一再強調，明朝則以特別待遇來努力改善，對此，在朝鮮，朝官的待遇比宦官更好。如此，爲了紀念以朝官來擔任使臣，而編纂了《皇華集》一書。

《皇華集》是以文官來擔任使臣，每年收集酬唱一首而編纂成，依照所需，再刊行使用之。在朝鮮宣祖 36 年（西元 1603 年），曾編纂《皇華集類編》。⁷同時，在宣祖 41 年（西元 1608 年），曾經刊行 18 次分的《皇華集》。而且，最後的《皇華集》被完成是從朝鮮仁祖 11 年（西元 1633 年）開始，經過 140 餘年，在朝鮮英祖 49 年（西元 1773 年），再次編纂既存的 24 次分的《皇華集》。《皇華集》被發現已經久遠而散失，英祖認爲不可讓明朝的事蹟消失，收及全部既存的《皇華集》，製作成卷帙，重新作序而刊行之。⁸如此，命名爲《御製序皇華集》，共 25 冊，50 卷，均有三千兩百頁之多。⁹

《皇華集》雖然是酬唱集，但是絕不是只有詩文的記載。如：董越（7 次使節）的〈朝鮮賦〉是韻文之故，即使當然記載，龔用卿（11 次使

⁵ 曹永錄：〈鮮初的朝鮮出身明使考〉，《國史館論叢》，第 14 輯，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90 年，頁 7。

⁶ 李惠淳：《高麗前期漢文學史》，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校出版部，2004 年，頁 160-161。

⁷ 《朝鮮宣宗大王實錄》36 年 3 月 20 日丙子：「《皇華集類編》成。弘文館副提學朴弘老以下，各賜兒馬一匹，寫字官等，亦賜物有差，仍賜酒。」

⁸ 《朝鮮英宗大王實錄》49 年 6 月 5 日癸巳：「上命重刊《皇華集》。在昔皇明詔使之出來也，其唱酬詩文，每錄爲一帙，名曰《皇華集》，歲久散逸。上以爲皇朝事蹟。不可湮沒，遂命搜輯合帙重刊之」。《朝鮮英宗大王實錄》49 年 6 月 12 日庚子：「上御集慶堂，製《皇華集》序文」。

⁹ 關於《皇華集》的版本與刊行，《皇華集》是每年使臣來時，便刊行；朝鮮世宗 32 年（西元 1450 年），沒有刊行，以後則有刊行；朝鮮宣祖 39 年（1606 年）同時刊行；朝鮮仁祖 11 年（1633 年），也沒有刊行，以後則由中國刊行。

節)來朝鮮的時候,編纂出《皇華集》的情形是有卷 22 傳體,如:〈謁孔子廟記〉、〈浮碧樓題名記〉等各種散文。而且朱之蕃來朝鮮時,也有卷 42 傳體,如:〈祭箕聖文〉、〈重修明倫堂記〉等散文刊行。¹⁰在如此的情形,《皇華集》並不是單純的酬唱,而可以說是收集使臣們留下所有的文章。

記載於《皇華集》的使臣,大多都是進入朝鮮,再到漢陽,這段旅程是正式之旅,而且吟詠著沿路之心情感受。有時,來到朝鮮國境之前,便已經作詩的情形,這是一種特殊的情形。這些明朝使臣的詩,在以下表格之中寫朝鮮接伴使的¹¹次韻詩,一起記載的事是很平等。而且在宴會等場合中,幾個人參與,相互酬唱的情形,全都被收錄。接伴使是以接待客人為立場之故,如果客人即使臣做一首詩,在伴館接待的意味,常以酬唱來行之。雖然,明使普通是兩人,接伴使是一人之故,接伴使所做的詩,比起明使要來得多,如此,收錄的詩文中,明使們的詩賦共有 3050 首,文則有 119 篇,朝鮮文人們的詩文也有相應於此的篇數而被記錄著。而且,記載詩文的順序,依各種《皇華集》最前面的敘述來記載,其後,開始依序配置賦、辭、詩、文等內容。使臣們的詩文數量,如下列之圖表:

次數	正 使				副 使				合作	小計			合計
	辭賦	詩	文	小計	辭賦	詩	文	小計		辭賦	詩	文	
01	1	108	2	111		13		13	1	1	121	2	125
02	2	55	4	61	1	50		51		3	105	4	112
03		27		27							27		27
04		62	4	66							62	4	66
05		82		82		67	4	71			149	4	153
06	1	147	4	152		49		49		1	196	4	201
07	1	98	6	105	3	113		116		4	211	6	221
08		15		15							15		15
09		7		7							7		7
10		134	1	135		85	1	86	1		219	2	222
11	1	226	14	241	1	201	9	211	1	2	427	23	453

¹⁰ 龔用卿(11 次):卷 18~22;朱之藩(21 次):卷 38~42;姜曰廣(23 次):卷 44~47,這些文集,各自在末卷,即卷 22,42,47 傳體以散文為之。

¹¹ 接待使臣稱為「遠接使」,送行使臣稱為「伴送使」,兩者又通稱為「館伴」。「接伴使」是朝鮮太祖時期的名稱,太宗時改稱為「遠接使」。派遣「遠接使」時,從事官、製述官、寫字官也要隨行。

次數	正使				副使				合作	小計			合計
	辭賦	詩	文	小計	辭賦	詩	文	小計		辭賦	詩	文	
12	2	136	5	143	1	157	6	164		3	293	11	307
13						79	1	80			79	1	80
14						56	3	59			56	3	59
15	1	44		45		25	1	26		1	69	1	71
16						23	1	24			23	1	24
17		16		16		8		8			24		24
18		57	1	58		85		85			142	1	143
19		56	2	58	1	67		68		1	123	2	126
20		5	5	10		18		18			23	5	28
21		251	8	259		82	11	93	3		333	19	355
22						51	11	62			51	11	62
23	1	42	9	52		60	5	65	1		102	14	118
24		172	1	173							172	1	173
合計	10	1740	66	1816	7	1289	53	1349	7	17	3029	119	3172

※合作：兩人以上一起創作之意。11 次的情形四人創作，此外，正使與副使一起創作。

雖然派遣文官使臣，但是正使與副使全部都是文官的情形也是有，或是正使與副使之中，只有明朝文官的情形也是有。因此，文官，即明朝使臣，經由 24 次，共有 39 名。而且使臣們雖然全都留有詩文，但是這些不一定是文才，也不是一定會留下詩文。

留下最多詩文的使節是 11 次的龔用卿與吳希孟，兩者合計 453 篇；其次是 21 次的朱之藩與梁有年，共有 355 篇；12 次的華察與薛廷寵，共有 307 篇。之外，留下最少的詩文，只有 9 次的徐穆，有 7 首；以及 8 次的艾璞的 15 首。而創作最多詩文的是 21 次的朱之藩，有 259 篇；其次是 11 次的龔用卿與吳希孟，各為 241 篇與 211 篇。大致而言，正使比副使有創作更多詩文的傾向。

使臣們從義州到漢城來的時候，所需大約是 20 日左右，在漢城 3-5 日，多則停留 10 餘日才離開，所以他們停留期間大約是 50 日左右，留下最多作品的龔用卿的情形而言，一天可能創作 5 篇詩文。

使臣的行次是以客館為中心，此使行路從客館接連到下一個客館，而且，這些紀錄的詩文也是以客館為中心，實際而言，明使們以客館為題目的創作詩有多。使臣們並非以旅行的場所與日時，以及所感等為散文，而

是以詩文來記錄而留傳，所以使臣們的詩文自然地記錄的性向是十分強烈。依照旅程，主要詩材如下：

經 由 地	客 館	主 要 詩 材
義州牧	義順館	鴨綠江，所串驛
龍川郡	良策館	
鐵山郡	車輦館	盤松
宣川郡	林畔館	東林城
郭山郡	雲興館	孝女四月
定州牧	新安館	唐於嶺，彊達川，迎薰樓，納清亭
嘉山郡	嘉平館	西門嶺（嘉山嶺）
博川郡		博川江
安州郡	安興館	清川江（薩水），百祥樓
肅州都護府	肅寧館	
順安縣	安定館	
平壤府	大同館	錦繡山，德岩，大同江，白銀灘，南浦，綾羅島，乙密臺，浮碧樓，大同門樓，練光亭，快哉亭，文廟，檀君祠，井田，箕子祠，東明王寺，箕子墓，麒麟窟
中和郡	生陽館	東明王墓
黃州牧	齊安館	廣遠樓，棘城鎮
鳳山	洞仙館 劍水館	環翠樓
瑞興都護府	龍泉館	
平山都護府	安城館 寶山館 金巖館	蔥秀山，豬攤
牛峰縣	興義館	吾早川
江陰縣	金郊館	
開城府	大平館	高麗，古宮，松嶽，碧瀾渡，陽陵井
長湍都護府	東坡館	東坡館，臨津渡
高陽	碧蹄館	
漢城府	慕華館 太平館	文廟，成君館，蠶頭峯，漢江，陽花渡，青鶴面，慕華館，東平館，北平館，濟川亭（漢江樓），望遠亭，太平館

明使們與遠接使（接伴使）一起同行，同時隨著使臣行路遊覽，所見之感，以詩文來創作。明使們的旅程相互之間有相同的關係，詩文的題目也大多相同。即，明使們的詩文是以留宿的館舍與旅程之中的盛景或遺蹟做為中心而創作，但是，如果回程路上所創作的詩文則是有所不同的。朝鮮政府的官員們與旅程中的地方牧民官，以及譯官與醫官們一行人在兩個月之餘所創作的離別詩文也是大不相同的。

以上所見，明使的詩文大部分是以客館為中心的吟風昇月，一方面對於朝鮮歷史與其事蹟的題材而作，如：安州牧的清川江、平壤的文廟、檀君祠、東明王祠、箕子祠、箕子廟、雞林窟、井田等，以及中和郡的東明王廟，開城的故宮地等古蹟。

朝鮮使臣前往中國，創作許多對於歷史人物的回顧詩文，比起明朝的使臣們，對於朝鮮的歷史而言，相對地感到無知，如此，從當初開始，期待對於朝鮮的歷史與人物的作詩，可說是沒有道理。¹²這如同朝鮮的通信使們訪問日本一樣，不僅是日本的歷史，對於政治、文化、社會，超越無知的次元而曾經是無關心來相比，在日本方面，甚至於朝鮮的使節們不能適切地回答的程度，可說是和具有著對於朝鮮歷史與文化的知識的情形一樣。¹³這個歷史文化的周邊與中心將會有一致的。

因此，明使們的詩文是吟詠歷史事實的詩文而言，吟詠自然景觀的詩文是十分地多，同時，即使吟詠歷史事實，大多只有限於與中國相關。明朝對於朝鮮，以及朝鮮對於日本，具有更多的關心，致力於相互了解，這是可能在壬辰倭亂以後的事。可是所謂關心的程度，與朝鮮對於明朝具有關心或是日本對於朝鮮具有關心是不能相互比較的。

明使的種類可分為 10 餘種。可大大地區分為明朝方面的事務而言，如：頒登極詔使與頒冊立皇太子詔使，以及朝鮮方面的事務而言，如：頒敕諭使與賜諡使。以詔使的情形而言，也有一起帶著敕書而來。

¹² 嚴慶欽：《韓國使行詩研究-以 14 世紀-17 世紀為中心》，韓國東亞大學校博士論文，1993 年，頁 48。

¹³ 李惠淳：《朝鮮通信史的文學》，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校出版部，1996 年，頁 401-404、頁 442；參考嚴慶欽：《韓國使行詩研究-以 14 世紀-17 世紀為中心》，韓國東亞大學校博士論文，1993 年，頁 48-49。

西元 1450 年，從明朝派遣倪謙爲頒登極詔使以後，每當新皇帝登基的時候，都會每次派遣具有文官性質的使臣，同時，這些使臣的詩文就編成《皇華集》一書傳世。但是，明孝宗（西元 1488-1505 年）、明熹宗（西元 1621-1627 年）、明毅宗（西元 1628-1644 年）等三朝，卻在朝鮮英祖本的《御製書皇華集》一書中，不見登基詔使的記錄。可是，到了朝鮮成宗 19 年（西元 1488 年）的敕諭使是明孝宗即位帶著詔書而來之故，可以視爲頒登極詔使。同時，最後一位皇帝，即明毅宗的登基時，極詔使因爲沒有來之故，文集之中沒有記錄乃是當然的事情。

可是，問題是明熹宗。在光海祖 13 年（西元 1621 年），帶著明熹宗登基詔書的翰林院學士劉鴻訓與給事中楊道寅一起來的時候，在柳夢寅的《於于集》卷 3 也載有對此的《皇華集》序文。有序文之故，文集的內容則是確實的。同時，只是因爲某種事情之故，未能刊行。如果文集真的能刊行的話，也包括在朝鮮英祖時期的《御製書皇華集》之中。從朝鮮光海祖的外交政策時行來看，依照常理判斷，沒有更異常重視明使的理由，只有文集具有形式之後，也可看出不刊行的理由。一方面，在《四庫未收書輯刊》6 卷，柳弘勳的《皇華集》有被收錄，此乃，在明朝刊行，但不見朝鮮人的詩文，依此，在《皇華集》發刊年度內而來的明使是總共有 25 次之多。

其中，頒佈敕書之頒敕諭使的情形而言，派遣文官是以朝鮮世祖 5 年（西元 1459 年）與 6 年，只有兩次而已，意味著此後的頒敕諭使全部以宦官來替代。而且，朝鮮方面，有國王之喪的情形，則派遣以賜諡使來傳達諡號的文官有 13 次，即朝鮮仁宗元年（西元 1545 年）爲初次。再者，以後朝鮮方面，每當有國王之喪的時候，會繼續前來，共達 4 次。賜諡使的情形，將宦官以文官來交替，也是表示朝鮮方面的地位揚上之意。

可是這些頒敕諭使或賜諡使是以朝鮮方面的事務而來的，因此，在其身分方面，具有差別性。雖然正使與副使全部都來，但是具有登極詔使性格的 7 次使節之外的頒敕諭使被任命爲正使，而賜諡使則被任命爲副使，兩者都是文官。而且，即使頒敕諭使稱爲正使，其品階事實上只是副使階級之故，與正使與副使全都是文官的頒登極詔使與頒冊立皇太子詔使的性質有所不同。

只有文官參與酬唱詩文，所以不是文官的正使或副使在《皇華集》之中，乾脆不舉列人名。只有 25 次的奉安島眾聯屬國敕使是特殊的情形，副總兵程龍是武官，參與詩文酬唱而創作詩，所以，他的名字有被記載。具體的使行名、接伴使、始臣、撰序者的名字，如下：

次數	卷	年度（朝鮮）	使行名	接伴使 （遠接使）	明使-正使	明使-副使	撰序者
01	1	庚午，世宗 32， 1450	頒登極詔使	工曹書，鄭麟趾	翰林院侍讀，倪謙	刑科給事中，司馬恂	
02	2-3	丁丑，世祖 03， 1457	頒復位詔使	戶曹書，朴元亨	翰林院修撰，陳鑑	太常博士，高閔	權擎
03	4	己卯，世祖 05， 1459	頒敕諭使	刑曹書，朴元亨	刑科給事中，陳嘉猷		洪允成
04	5	庚辰，世祖 06， 1460	頒敕諭使	刑曹書，朴元亨	禮科給事中，張寧		崔恒
05	6-7	甲申，世祖 10， 1464	頒登極詔使	禮曹書，朴元亨	太僕寺丞，金湜	中書舍人，張城	李承召
06	8-9	丙申，成宗 07， 1476	頒冊立皇太子詔使	議政府左參贊，徐居正	戶部郎中，祁順	行人司左司副，張瑾	徐居正，李石亨
07	10-12	戊申，成宗 19， 1488	頒敕諭使	吏曹書，許琮	1，翰林院侍講，董越	工科給事中，王敞	魚世謙（金宗直）
08	13	壬子，成宗 23， 1492	頒冊立皇太子詔使	戶調判書，盧公弼	兵部郎中，艾璞		洪貴達
09	13	丙寅，中宗 01， 1506	頒登極詔使	（兵朝判書，任士洪）	翰林院侍讀，徐穆		
10	14-16 17	辛巳，中宗 16， 1521	頒登極詔使	議政府左參贊，李荇	翰林院修撰，唐皋	兵科給事中，史道	南袞 李荇
11	18-22	丁酉，中宗 32， 1537	頒冊立皇太子誕生詔使	刑曹判書，鄭士龍	翰林院修撰官，龔用卿	戶部給事中，吳希孟	金安老
12	23-27	己亥，中宗 34， 1539	2	議政府左參贊，蘇世讓	翰林院侍讀，華察	工科給事中，薛廷寵	成世昌
13	28	乙巳，仁宗 01， 1445	賜諡使	李朝判書，申光漢		行人司行人，張承憲	鄭士龍
14	29	丙午，明宗 01， 1446	賜諡使	李朝判書，鄭士龍		行人司行人，王鶴	申光漢
15	30	丁卯，明宗 22， 1567	頒登極詔使	工曹判書，朴忠元	翰林院檢討，許國	兵科給事中，魏時亮	洪遲
16	31	戊辰，宣祖 01， 1568	賜諡使	李朝判書，朴淳		行人司行人，歐希稷	金貴榮
17	32	戊辰，宣祖 01， 1568	頒冊立皇太子詔使	李朝判書，朴淳	翰林院檢討，成憲	兵部給事中，王璽	李滉
18	33-34	癸酉，宣祖 05， 1573	頒登極詔使	工曹判書，鄭惟吉	翰林院修撰，韓世能	吏部給事中，陳三謨	盧守慎
19	35-36	壬午，宣祖 15， 1582	頒冊立皇太子誕生詔使	左贊成，李珥	翰林院編修，黃洪憲	工科給事中，王敬民	鄭惟吉

次數	卷	年度（朝鮮）	使行名	接伴使 （遠接使）	明使-正使	明使-副使	撰序者
20	37	壬寅，宣祖 35， 1602	頒冊立皇太子詔使	禮曹判書，李好閔	翰林院侍講，顧天峻	行人司行人，崔廷健	沈喜壽
21	38-42	丙午，宣祖 39， 1606	頒皇太孫誕生詔使	議政府左參贊，柳根	翰林院修撰，朱之藩	刑科給事中，梁有年	申欽
22-1	43	己酉，光海 01， 1609	賜諡使	領中樞府事，柳根		行人司行人，熊化	李廷龜
22-2		辛酉，光海 13， 1621	（頒登極詔使）	（禮曹判書，李爾瞻）	（翰林院學士，劉鴻訓）	（給事中，楊道寅）	（柳夢寅）
23	44-47	丙寅，仁祖 04， 1626	頒冊立皇太子誕生詔使	3，金瑬	翰林院編修，姜日廣	工科給事中，王夢尹	李廷龜
24	48-50	癸酉，仁祖 11， 1633	奉安島眾聯屬國敕使	兵曹參判，辛啓榮	副總兵，程龍		李敏求
計	總 184 年間 24 次，50 卷		10 種	17 名	20（21）名	19（20）名	23（25）名

※上述之圖表是以在朝鮮英祖 49 年（西元 1773 年）刊行的《御製序皇華集》為基準而作成。括弧部分的人名是不在《御製序皇華集》之內。
1：右春坊右庶子兼翰林院侍講，董越。 2：頒冊立皇太子，恭上皇天上帝泰號二詔使。 3：領中樞府事，兼李曹判書。

朝鮮英祖本收錄的序，除了「御製序」之外，全部有 24 個，1 次倪謙來的時候的文集，即卷一無序。6 次與 10 次的時候，載有各由徐居正、李石亨與南袞、李荇的序。8 次、9 次則是合本，事實上序文相當於 8 次，無關 9 次。可是對於 7 次的序文，魚世謙除外，在金宗直的〈序文〉在《佔畢齋集·文集》卷一有記載，同時，有傳述的柳夢寅的序，所以雖然全部有 26 名，但是並不是都正式都收錄在《皇華集》之中。

撰寫《皇華集》〈序文〉的人們，除了朝鮮英祖之外，全部共有 23 名。¹⁴特別之處是這些大部分是前現職文衡或是幾年後成為文衡之人，並且除了初期的 3 次與最後 1 次之外，接伴使或撰序者中，是一名現職文衡。以文衡與武官的這些人來補足接伴使與撰序者的情形，只有 2 次（朝鮮世祖 3 年，西元 1457 年），3 次（朝鮮世祖 5 年，西元 1459 年），5 次（朝鮮世祖 10 年，西元 1464 年），25 次（朝鮮仁祖 11 年，西元 1633 年）。在此處，經過了朝鮮世祖朝，文官使臣的接待方面，可知詩文酬唱

¹⁴ 唯一只有李廷龜經過 22 次與 24 次，二次作成序文。金宗直與柳夢寅是除外的。

是被重視的。而且，接伴使的情形（13 件）是比起撰序者的情形（8 件）而言，任命現職文衡的情形是更多。此乃文臣，即如果明使前來的話，其接待大致由文衡來擔任觀禮之故。¹⁵而且接伴使與撰序者全部有 35 名（連同未收錄合計 38 名），這些大部分都是文壇的核心人物，而且在後世也是受到很重要的評價的人物來看，在明使的接待方面，都是動員當代最高深的文人們，這是可以確定的。接帶使臣的是遠接使，可是遠接使的差別之中最被重視的是酬唱能力。

〈文衡對照表〉

次數	卷	年度（朝鮮）	接伴使（遠接使）		撰序者	
01	1	庚午，世祖 32，1450	鄭麟趾	文衡		
02	2-3	丁丑，世祖 03，1457	朴元亨		權孳	
03	4	己卯，世祖 05，1459	朴元亨		洪允成	
04	5	庚辰，世祖 06，1460	朴元亨		崔恒	文衡
05	6-7	甲申，世祖 10，1464	朴元亨		李承召	
06	8-9	丙申，成宗 07，1476	徐居正	文衡	徐居正	文衡
					李石亨	
07	10-12	戊申，成宗 19，1488	許琮		魚世謙（金宗直）	後文衡
08	13	壬子，成宗 23，1492	盧公弼	文衡	洪貴達	
09	13	丙寅，中宗 01，1506		文衡		
10	14-16	辛巳，中宗 16，1521	李荇	文衡	南袞	前文衡
	17				李荇	
11	18-22	丁酉，中宗，32，1537	鄭士龍	後文衡	金安老	
12	23-27	己亥，中宗 34，1539	蘇世讓	文衡	成世昌	後文衡
13	28	乙巳，仁宗 01，1445	申光漢	文衡	鄭士龍	後文衡
14	29	丙午，明宗 01，1446	鄭士龍	後文衡	申光漢	
15	30	丁卯，明宗 22，1567	朴忠元	文衡	洪遲	前文衡
16	31	戊辰，宣祖 01，1568	朴淳	文衡	金貴榮	後文衡

¹⁵ 《朝鮮中宗大王實錄》31 年 12 月 16 日丁酉：「諫院啓曰：『文臣天使出來，則接待，乃大提學責任，……大抵文臣天使出來，則其所接待之任至重，以大提學爲館伴似可。』」

次數	卷	年度（朝鮮）	接伴使（遠接使）		撰序者	
17	32	戊辰，宣祖 01，1568	朴淳	文衡	李滉	後文衡
18	33-34	癸酉，宣祖 06，1573	鄭惟吉	前文衡	盧守愼	
19	35-36	壬午，宣祖 15，1582	李珥	文衡	鄭惟吉	前文衡
20	37	壬寅，宣祖 35，1602	李好閔	文衡	沈喜壽	前文衡
21	38-42	丙午，宣祖 39，1606	柳根	文衡	申欽	後文衡
22-1	43	己酉，光海 01，1609	柳根	前文衡	李廷龜	
22-2		辛酉，光海 13，1621	(李爾瞻)	文衡	(柳夢寅)	
23	44-47	丙寅，仁祖 04，1626	金瑬	後文衡	李廷龜	前文衡
24	48-50	癸酉，仁祖 11，1633	辛啓榮		李敏求	
計	總 184 年間 24 次，50 卷		17 名 (18 名)		23 名 (25 名)	

無論如何，即使能力出眾而酬唱能力不足的話，在接待使臣方面，是會有困難的。可是要找尋平均具備這樣的幾個資質的遠接使，並非容易。有時，詞章大家會認為自己本身也不太適合，而另外推薦他人。

使臣是兩名，遠接使則是一名。在漢陽停留期間的使臣，有時也被任命為一名官伴，往來之中的官伴仍為一名。換言之，每位使臣做一首詩的話，官伴應做兩首詩。使臣若做 4-5 首詩的話，官伴應做其兩倍的詩文，這種情形是常見的。明使全是以母國語來作詩，官伴則可以用其他國家的語文來做詩，即使詞章通達，根本而言，對於這些官伴，起初並不是沒有能力不足的情形。

再者，像是龔用卿或朱之藩，如果遇見許多作品的詩人，官伴的苦痛是難以言語，遠接使李好閔接待朱之藩與崔廷健而身體不適，柳根則向朱之藩與楊有年酬唱而勞心。¹⁶權輶的起弄程度一般所言，即，顧天俊峻與崔廷健施以全部貪欲，壬辰倭亂之後，使得疲弊的朝鮮朝廷與百姓受到很大的災難。如此，他們的貪欲，應由接伴使李好閔來承擔，如此身疲是不可避免的。而且朱之藩與梁有年創作了 350 餘首的詩文，接伴使柳根因酬唱，多少心中的苦痛是可以想像的。

¹⁶ 許筠：《惺所覆瓿藁》，卷 24，〈說部〉3，〈惺翁氏小錄下〉：「李五峯，僨顧崔，苦於需求，柳西垞，接朱梁，困於酬唱。汝章曰：『五峯勞力，西垞勞心』。人皆謂然。」

在朝鮮中宗 34 年（西元 1539 年），對於前來的華察一行的行次的接伴使蕭世陽的報告而言，接伴使的事情並非容易，這是可以知道的，華察一行人申時到達黃州，正使與副使各自創作了 10 首、11 首，蘇世陽一天便做了 21 首。可是如此情形，接伴使是針對朝鮮境內的詩而言，只是禮儀上，使臣的詩文之中，選擇一首來和答。

可是問題仍未結束，這只是詩作。華察幾乎不問使行的事務，只是勉強地埋頭作詩。一天百餘里行次而做了 20 餘首詩，每當宿所宴會接伴使一行都不能安穩地坐著。蘇世陽因此忙於作詩，日以繼夜。¹⁷給予使臣和答的詩文是接伴使直接寫出的情感。這是對明朝表示精誠之一的方法。在朝鮮中宗 32 年（西元 1537 年），前末的龔用卿與吳希孟不親自寫詩，而以他人的詩文代之而交出。¹⁸

爲了要彌補這種缺點，在朝鮮就命令負責輔佐接伴使任務的從事官隨行。接伴使不只是從事官，連製述官與寫字館也有，可知接伴使的工作很多又重要。從事官是宦官使臣的情形有兩名，文官的情形有三名爲原則，與製述官的情形一樣。¹⁹可是，遠接使的從事官比起其他從事官的禮而言，資格要件要顯得麻煩。派遣通信使到日本時，從事官輔佐正使與副使，紀錄使行中的事務，並且負責向國王報告的任務。文臣大多五、六品階，而遠接使的從事官多爲六品，品階也比其他從事官高，其資格要件也以文才爲優先考慮。如：

¹⁷ 《朝鮮中宗大王實錄》34 年 4 月 7 日甲辰：「兩使常覽『使朝鮮錄』，由用樓台無不預知。其所做詩，皆次龔韻。一行凡事，略不顧問，惟以作詩爲事，一日所作，無慮二十餘首。日行百餘里，又不輟宿所宴，臣不得頃刻安坐，或於馬上，或於夜間，僅成和答，從事官・書寫官，列坐謄書，夜以繼日，亦不暇給。」

¹⁸ 《朝鮮中宗大王實錄》32 年 4 月 30 日戊寅：「前時天使，凡所著述，皆其手書，故弘文館，例爲收聚，付於法帖而藏之。此天使則不然，唯上使所自手書，謹數紙，而其餘皆令下人書之，副使則無一紙自書者。」

¹⁹ 《朝鮮中宗大王實錄》31 年 12 月 5 日丙戌：「且若太監天使，則從事官雖二人，猶可也，文臣天使，則接待之禮，非如太監。故唐舉時，亦以三人爲從事官矣。」《光海君日記》元年 1 月 18 日申丑：「遠接使柳根啓曰：『.....自前詔使翰林給事二員出來，則從事官三員帶去，太監行人出來，則從事官二員帶去，例也。今聞行人一員出來，前日啓請從事官三員內，二員帶去，製述官三員內，二員帶去，敢啓。』傳曰：『知道。』」

三公啟曰：「……天使之來，專務酬唱，已成其例，故自祖宗朝，多選文學之士，以為從事官，所以參佐遠接使，使不至於窘也。」²⁰

中國使臣來的時候，專門致力於酬唱，已成為慣例。因此，從祖宗朝開始，大部分都是選拔文學的讀書人來擔任從事官，負責輔佐遠接使，以便不會擔任困窘之事。

「憲府啟曰：『軍資監副正朴忠元，素有物論，非徒不合於遠接使從事官，以郡守徑遞未幾，遽陞三品，物論皆以為未便。大抵從事官之任，不獨取其文墨之技，必以有名望者差遣，乃所以重接華使也。請從事官遞差，副正改正。……答曰：“朴忠元雖無物望，從事官之任，以有才華而為之也。以郡守為三品，豈為遽陞乎？不允”。』」²¹

軍資監副正朴忠元平時有「物論」，不合於遠接使從事官，但是，擔任郡守徑遞不久就突然升官三品。實在不妥當。凡是從事官的職責不是從文墨的技藝來選擇的話，必定是因為有名望而被派遣。這是重視中國使臣而接待的。所以請求改進從事官與副正，但是，回覆是因朴忠元有才華，所以重用之。因此，無須改進。

首先，在朝鮮中宗 32 年（西元 1537 年），龔用卿一行來的時候，祖宗朝開始選擇有才的士人為從事官，來輔佐遠接使的酬唱。其次，在朝鮮明宗元年（西元 1546 年），王學以賜諡使來的時候，當時，為了輔佐遠接使鄭士龍，任命朴忠元、李洪男、李首慶等人為從事官。朴忠元沒有物論，所以讓他遞職，從事官並非只取文才之士，而是具有名望的人也可以勝任，這是司憲府的意見，可是明宗卻不答應，可知以文才取才是重要。如此，另一例子是瑞山郡守高敬命。朝鮮宣祖 15 年（西元 1582 年），黃弘軒一行來之時，遠接使李珥以從事官請命高敬命遞任，但是從事官之選，並非只有限於有文才，必須經過嚴選的人物才行。而高敬命附和權奸

²⁰ 《朝鮮中宗大王實錄》32 年 1 月 8 日戊子。

²¹ 《朝鮮中宗大王實錄》元年 12 月 16 日乙巳。

而不符資格。²²結果，還是依李珣之意，以高敬命為從事官，但其過程十分艱難。再者，朴忠元與高敬命各為從三品、從四品之官階，可說是高位職，而可知其從事官的品階相對地也是很高的。

接伴使的從事官資格十分繁瑣，便會產生人才不足，結果，從參下官之中，選拔之事也有類似情形，即，從事官自辟是慣例，平時賜暇儲養的臣下之中選出幾名，經過壬亂之後，此舉便未再實行了，而不知誰具有寫文章之能力，而一些稱道者，如：洪瑞鳳等人，有文才，可擔任從事官。²³

在朝鮮宣祖 39 年（西元 1606 年），朱之藩一行來時，接伴使柳根曾說，以往經由賜暇讀書，選拔養成之人才，但壬亂之後，便不再實施，結果，選拔從事官時，產生差異。這些有文才之人當中，有些可擔任從事官，有些則不行，因此人才不足是可知的，而沒有適當的官員也不是壬亂以後之事。²⁴

三公啟曰：「初以蘇世讓為遠接使，鄭士龍・李希輔為迎
接使，三人同心以待天使矣。其後世讓病，故移為平壤迎慰，
而以士龍代之，從事官三人之中，趙士秀以臺諫上來。元差六
人之中，二人無矣。應接天使，慮有窘事。今冬至使趙仁奎，
既越江。使仁奎仍留義州，與希輔共力。以助鄭世龍何如？今
聞天使醉則好賦詩。士龍・希輔，恐不能獨當也。天使之來，

²² 《朝鮮宣祖大王實錄》15 年 9 月 13 日戊辰：「司憲府啟曰：『都承旨鄭澈，酬酒狂妄，請遞。遠接使從事官，不但取其才華，必極一時之選。高敬命前日趨附權奸，請改差。』」答曰：『不允。』連日啟之，終不允。」

²³ 《朝鮮宣祖大王實錄》39 年 1 月 4 日癸酉：「遠接使 柳根 啟曰：『從事官自辟，例也。其在平時，自有賜暇儲養之臣，不過就此人中帶去。經變以後，賜暇之選，時未復設，臣每在于外，罕與後進之士相接，未知某人能文也。近日來聞見則人之所稱道者，洪瑞鳳・許筠・金尙憲・李民宥・趙希逸等若干人。洪瑞鳳 方為星牧，金尙憲方為鏡城判官，李民宥褒貶居下，未敢啟請帶去。許筠雖在閑散之中，時留都下，請付軍職帶去。趙希逸為承文院博士，乃是參下官。曾聞，朴增榮以直長為董越天使時從事官，厥後未聞以參下官從事官。第臣曾見丙戌年間天使出來之奇，其時大提學李山海，欲啟請帶去奉教李好閔，而仍欲啟請陞遷六品，天使竟不果來，故未及入啟。參下官陞遷六品，自下未敢擅便，請依朴增榮之例，帶去趙希逸。弼善李志完當為帶去，而方在成川。除朝辭，帶行之意，自都監移文為當。惶恐敢稟。』」上曰：『並允。』」

²⁴ 《朝鮮宣祖大王實錄》39 年 2 月 12 日申亥：「沈喜壽曰：『.....我國，事大之國耳。以文詞言之，頃者，遠接使擇從事，而不能得，或用於罷散，或拔於參下，人材之絕乏，據此可知也。』」

專務酬唱，已成其例，故自祖宗朝，多選文學之士，以為從事官，所以參佐遠接使，使不至於窘也。今在朝堂上官，或有如仁奎者，則仁奎不必留於彼也，只以無如仁奎者，故請使之留也。」傳曰：「當初蘇世讓病逝之時，欲以鄭士龍為遠接使，而以世讓為義州迎慰使也。但以世讓前既為遠接使，而後不可仍為義州迎慰使，故以世讓為平壤迎慰使。遠接使接待天使之時，果無相助之人。大臣所謂令趙仁奎仍留相助之言，至當。然還自京師，纔得越江，而遽與天使相見於義州，隨參於迎慰之列，則天使疑我國無人也。令仁奎，其一行之人，書狀官以下，悉皆先送，而獨留於彼，潛隨而相助。」²⁵

冬至使趙仁奎越過鴨綠江，留在義州，想與李希輔一起幫助鄭士龍，但是，中國方面喜歡會喝醉又會作詩酬唱之人，因此認為李、鄭兩人無法勝任，所以，趙仁奎沒有留下的必要。並且朝鮮認為國內好像沒有人才一般。

龔用卿一行來之時，雖然從事官只有三名，也很擔心酬唱。龔用卿一行創作許多詩，但比起鄭士龍與李希輔而言，要少很多。結果，以冬至使而前往明朝，越過鴨綠江的趙仁奎停留義州要幫助鄭士龍，朝廷認為因為沒有像趙仁奎的人，而無法任命正式使臣，可見朝鮮人才似乎不足。迎接使臣，首重酬唱，因此，可知朝鮮的文化水準。進而也是為了提升國家的位相。可是，如果人才不足的事情產生的話，不如不派使臣。

接伴使的從事官一覽表

次數	年度（朝鮮）	正使	副使	接伴使	從事官
1	庚午，世宗 32，1450	倪謙	司馬恂	鄭麟趾	
2	丁丑，世祖 03，1457	陳鑑	高閏	朴元亨	李承召
3	己卯，世祖 05，1459	陳嘉猷		朴元亨	
4	庚辰，世祖 06，1460	張寧		朴元亨	
5	甲申，世祖 10，1464	金湜	張城	朴元亨	
6	丙申，成宗 07，1476	祁順	張瑾	徐居正	李淑咸、

²⁵ 《朝鮮宣祖大王實錄》32年1月8日戊子。

次數	年度（朝鮮）	正使	副使	接伴使	從事官
					洪貴達
7	戊申，成宗 19，1488	董越	王敏	許琮	朴增榮
8	壬子，成宗 23，1492	艾璞		盧公弼	
9	丙寅，中宗 01，1506	徐穆			
10	辛巳，中宗 16，1521	唐皋	史道	李荇	鄭士龍、 蘇世讓、 李希輔
11	丁酉，中宗 32，1537	龔用卿	吳希孟	鄭士龍	
12	己亥，中宗 34，1539	華察	薛廷寵	蘇世讓	崔 演、 嚴 昕、 林亨秀
13	乙巳，仁宗 01，1545		張承憲	申光漢	南應龍
14	丙午，明宗 01，1546		王鶴	鄭士龍	朴忠元、 李洪男、 李首慶
15	丁卯，明宗 22，1567	許國	魏時亮	朴忠元	李後白、 奇大升、 李山海
16	戊辰，宣祖 01，1568		歐希稷	朴淳	辛應時、 李山海
17	戊辰，宣祖 01，1568	成憲	王璽	朴淳	
18	癸酉，宣祖 05，1572	韓世能	陳三謨	鄭惟吉	
19	壬午，宣祖 15，1582	黃洪憲	王敬民	李珥	金 瞻、 許 筠、 高敬命
20	壬寅，宣祖 35，1602	顧天峻	崔廷健	李好閔	李安訥、 朴東說、 洪瑞鳳
21	丙午，宣祖 39，1606	朱之藩	梁有年	柳根	許 筠、 趙希逸、 李志完
22-1	己酉，光海 01，1609		熊化	柳根	柳 瀾、 許 筠
22-2	辛酉，光海 13，1621	(劉鴻訓)	(楊道寅)	(李爾瞻)	(金蕃國、 徐國楨、 柳汝恪)
23	丙酉，仁祖 04，1626	姜曰廣	王夢尹	金瑬	鄭百昌、 鄭弘溟、 李昭漢
24	癸酉，仁祖 11，1633	程龍		辛啓榮	

※空格部分是無法確定的人名。

以上而言，在朝鮮王朝，不只是遠接使，選擇從事官也需十分地小心注意。從事官應該是具有文才與物望的一個時代中，嚴選出來的人物，其他的從事官大致都比六品官還要高。可是，如此的條件，都無法來填補文才之缺，是最為優先解決的事。因為迎接使臣的過程之中，詩文的酬唱是非常重要的。

三、文獻之國的宣揚

《皇華集》的編纂分明與事大有著密切關係，可是所謂「事大」的理由只有一個，即進入國家級的嚴森警備來接待使臣，再者，便不刊行文集。另外，明朝已經滅亡以後，也爲了事大明朝，而刊行文集，這是以常識而言是難以說明。而且想要練習創作單純的詩，也看不出有在編纂《皇華集》。明朝滅亡後，即使使臣不再來，朝鮮英祖從既存的詩文來加以整理，再刊行《皇華集》。這是本文對《皇華集》編纂意識的重點所在。

依據《爾雅》，「序」，也稱爲「緒」。²⁶如同尋找線索，有條理的敘述事理的文章。緒是揭示著述經緯，讓讀者有一種一目了然的功用。以此爲基礎來對作者稱頌。²⁷可是無論如何，重要的是應該要在正確判斷之下，記敘才行。如果不能如此，沒有充分的根據或理論而稱頌作者的話，如同諂媚之文章，而不能給讀者正確的資訊。

《皇華集》是國家機制之下，所刊行的文集，其撰序者大多是典獻職的文衡或是就任不久的文衡，這些人物比誰都能更了解《皇華集》的意義。所以，經由序文，更能有效地掌握住《皇華集》的編纂意識。

就《皇華集》〈序〉的情形而言，使臣前來的理由、文集的內容、文集刊行理由、對使臣的稱讚，以及文學觀等內容都是具有共通的。

這些要素，依照序文，所佔的量、比重、其順序，即使都不同，大致上不會脫離如此的架構。換言之，使臣前來的理由，雖然可從序文的內容出現而得知，但是依照使行目的，序文的內容不是一成不變的。例如：在

²⁶ 《爾雅注疏》（《十三經注疏》下冊，臺灣中華書局，1987年），卷1，第2項：「舒・業・順・敘，緒也。」

²⁷ 趙來益：《朝鮮期詩文序・跋的研究》，韓國崇實大學校出版部，1988年，頁11-13。

朝鮮明宗 22 年（西元 1567 年）朝鮮得知明穆宗的登基，曾派遣使臣。使臣在明朝國慶行列當中，發生明宗去世了。如此，登極祝賀的內容以形式簡略地記述序文的前部分。經由全盤的文章構成追慕明宗的內容，可是《皇華集》〈序〉的一般內容是沒有大變動地都包含著。這不是《皇華集》對於外交文件所記載的內容，而是使臣往來途中或是餘興中所創作的酬唱詩文為中心而編的文集。

《皇華集》主要是以明使與接伴使為主的文人們以詩文來創作，並且包含若干的散文的作品。明使們的詩文是在使行路看到、聽到風景，而記錄下來的，洪允成說：「江山與樓閣的勝景，風土與民俗的差異等，浮現眼前，由心感受而創作的詩。」²⁸如此在使行路，記錄異國的自然風景與風俗的差異，也是使臣的使命。如此地利用慣稱「詩」，可以體察百姓風俗與政治得失。這種情形也可在《皇華集》的題目之中可見。所謂「皇華」就是出自於《詩經·小雅》的「皇皇者華」之詩句，此詩原來是國王派遣使臣而吟詠的詩。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

駉駉征夫，每懷靡及。

我馬維駒，六轡如濡。

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我馬維駒，六轡如絲。

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我馬維駟，六轡沃若。

載馳載驅，周爰咨度。

我馬維駒，六轡既均。

載馳載驅，周爰咨詢。²⁹

²⁸ 洪允成：〈序〉，《皇華集》4-2：「道途所經，江心樓閣之勝，風土民俗之異，凡寓乎目而感於心者，靡不發之於詩。」

²⁹ 《詩經·小雅》：「皇皇者華」，注：「程子曰，咨訪，使臣之大務。」

上述《詩經·小雅》「皇皇者華」一文是指使臣記載到了異國之後所看到的景象、風俗。因此，「皇華集」一詞的由來就是從《詩經·小雅》「皇皇者華」一文的内容而來。所以《皇華集》外一書名，便依此内容而加以命名，做為紀念。即使如此，收集這些留下來的詩文來刊行，也是一種文章長句，紀錄喜歡的國家。

因此，交出明使的詩文集，又不想受到如此的欺弄，則合乎於妥當的論理是必要的。以如此的理由，在《皇華集》的序文，應該必須記述刊行詩文的理由，同時，對於序文的主人公，即明使的詩文，也應做撰寫。如果說要收到沒有價值的撰寫的話，這是因為沒有創作文集的理由。而且，當然明使所做的詩文撰寫，應有各自的理由。

及其已事而還也，殿下感皇上誨諭之勤，悅使華文雅之美，命儒臣，纂次其詩，圖永其傳，皆欲因其詩以思其人，思其人以無忘皇上綏遠之大德也。³⁰

留下文章的意圖是不能忘記皇帝的德與使臣的人品和文章，使臣雖然不能久留，但是使臣離開留下的是只有使臣的文章。³¹因此，以此文章想念使臣，因而也想念皇帝而編纂此書。³²以及如此刊行的文集，應該是要與國人一起永久欣賞的。³³可是，在比較初期所出現的如此樸素的思考，漸次依照時間的流逝而發展，並非只有朝鮮人欣賞，其實也流傳到中國，讓天下盛行的意圖也可得知。³⁴

《皇華集》的主人公是明朝的使臣。這些使臣帶有何種的使命而來。因此，如果當作個人私人的感懷來吟詠的話，就不能稱為偉大的隨行使臣的職責，假使實際是那樣的話，也應在序文上將它加以美化，而往好的方

³⁰ 洪允成：〈序〉，《皇華集》4-2。

³¹ 權肇：〈序〉，《皇華集》2-2：「兩公終不可得留，公去而所不去者，公之文章也。」

³² 以現在的立場而言，《皇華集》序文有極深的事大主義的傾向。這是為了保障朝鮮的主權，而與明。清時，朝鮮也對清朝進行事大外交。

³³ 權肇：〈序〉，《皇華集》2-3-4：「思欲印傳永久，與國人共之者，則悅二公文雅之美，而尤有感於聖天子寵綏之德之深，無所不用其極之意也。」

³⁴ 申光漢：〈序〉，《皇華集》29-2：「又命臣光漢序其卷首，此不但使東人有所矜式，將以流傳中國，盛行於天下。」

向來解釋。即相當使臣的詩歌「采詩」，有助於治教。

詩可以紀行役，觀民風。感人心，其道不一，而要皆有裨於治教，不可闕焉者也，然必待哀集，無所散逸，然後可以行於今而信於後，此採詩之官，所由設也，……臣竊惟古之詩人類，皆有為而作，未嘗為無益之辭，況使臣之職，實在乎諮詢採拾，以達於王宮，以播於天下。³⁵

雖然詩文的機能有很多種，但是全都是有助於治教是一定有必要的。可是只有一定的收集編寫，創作成為資料，也有助於治教。換言之，使臣廣泛諮詢，採拾而來的詩文向國王傳呈，應該也有助於治教。為此，收集詩文的編纂過程是必要的。對此，朝鮮方面，收集使臣的詩文，可以作成文集的論理是可以確定的。單純地喜歡詩文長句的國家可以免去嘲弄。以及在明使的詩文記錄朝鮮的景物和風俗的特點之中是具有意義的。同時，經由詩文，可以完成偉大的諮詢與採拾的任務。如此，使臣作者的詩當然可以呈現當時政治的得失。由於詩是性情的發現，所以性情是正確的狀態，所做的詩也是正確的。但是一般人的性情不能沒有正邪。因此，必須為此正確掌握住聖人所存在的精神。即，人們受到聖人的教化，達到自己的德性，又可以恢復心情之正。³⁶

使臣們的詩文溫和又莊嚴，充分又緻密，讚為治世之音，此乃即使臣們的詩，從性情知情出發之意。³⁷可是使臣如何從性情之情出發來創作詩，不僅是本人的資質與學問優秀，以如此的資質與學問而遇見太平盛世，所以可以創作。皇帝是聖君，因此聖君治理現勢是太平盛世，其功績是無法否定的。在此，使臣們直接受到聖君，及明皇帝的治教，深深地感懷其德之故，所以可以創作出性情之情的詩，這種理論是可以成立的。

³⁵ 鄭士龍：〈序〉，《皇華集》28-2。

³⁶ 權肇：〈序〉，《皇華集》2-2-3：「臣竊惟詩之道大矣。詩者，人心之感物而形於言之餘也。心之所感，既不能無邪正。故言之所形，亦不能無是非。惟聖人在上，則人皆親被其化，以成其德，有以得其性情之正。故其所感而發於言者，粹然無不出於正矣，觀乎三百篇，則可知已。」

³⁷ 權肇：〈序〉，《皇華集》2-3：「既下車之三日，親謁聖廟，瞻禮既訖，揖學官招諸生，相與講論，吟哦賦詠，以發其性情之蘊。其語和而莊，其義寬而密，信乎治世之音，安以樂者。雖然以二公生質之美，學問之正，若不遇隆平之世，又何以鳴大雅之盛乎？」

夫音者，生人心，人心之感，由於政治。故先王慎其所以感之。非皇朝政治，溫柔敦厚，薰為太和，安有見於詩者，若是其安且樂乎？人才之眾多，抑可因而驗之矣。³⁸

因為看使臣們創作的詩文，所以，出現了從性情之情，所以只看此詩文也可以了解現在世上是太平盛世。此乃從表面上而言，分明是稱讚使臣的詩文與人品，同時，雖然也是稱讚明朝皇帝，但是使臣們如此地創作詩文是因為看到了朝鮮如此的光景。換言之，從其內面而言，也是間接地說明了朝鮮的政治與文物是盛大的一種表現。

對於使臣們的稱讚是不侷限於詩文，如果只限於詩文而稱讚的話，是可以批判忘卻使臣的本分，吟詠風月的人。雖然使臣的採詩也是重要，但是從現實面而言，無論如何，外交程序或寫案都應好好地處理才是。對此，在《皇華集》，對於使臣的行動舉止的稱讚，通常成為兵器。從實理層面而言，如果稱讚使臣，好好地接待是成為「得」而不會「失」，從如此的理由，在〈序文〉，通常記載對於使臣品行都是過度稱讚。而且甚至於將使臣比喻成神仙，加以讚頌，對使臣的稱讚，在李廷龜的〈序文〉是達到極點。

故使至也，西民擁路而抃，將還也，都人攀車而泣，或立石以頌其德，苟非輕芬厚澤入人者深，烏能使人心悅臣服，至於此哉？³⁹

上述是稱讚使臣偉大人品之後的一例。此〈序文〉是在壬辰倭亂時期，派遣志願軍舉行再造之恩的明朝被滿州族逼退而處於守勢，以及，北方之路被堵，兩國使臣則以海路往來的緊張狀況來因應。⁴⁰

高天峻與劉鴻訓一行產生貪念，使行路一帶的百姓全部疲弊，其弊端是十分嚴重。相對地，姜曰廣縮小一切的儀典，比較清廉。如此，使得百姓受到極深的感動。有鑒於如此的情事，一讀〈序文〉便會達到此場景，反而感到感動。

³⁸ 盧守慎：〈序〉，《皇華集》33-3。

³⁹ 李廷龜：〈序〉，《皇華集》44-4。

⁴⁰ 光海君 13 年（1621 年），遼東、瀋陽之路被堵。

可是朝鮮中宗 16 年（西元 1521 年），頒登極詔使翰林院修撰唐皋與感念朝鮮中宗的德性而邊走邊哭的李荇，這兩人的〈序文〉便產生很大差別。甚至於朝鮮宣祖 35 年（西元 1602 年），惡名召彰的翰林學院侍讀顧天峻前來的時後，沈喜壽則在《序文》曰：

十年以來，非無詔使之榮臨，而多出於越在草莽，與賊對壘之日，蒼黃憂窘，未暇舒暢禮際，勢固然也。茲者，邦域再造，腥氣掃蕩，未死人民，拭目改觀，而何幸？⁴¹

如此的極度讚揚「壬亂」時，有鑑於曾經派遣志願軍的特殊狀況，以當時而言，反而對於再照之恩的當然結果是必然的。在此，依照時代的變化，可以讀到事大主義是被強化了。

由於《皇華集》的主人公是明使，雖然對於這些稱讚是理所當然的，也是過度的，但是這也是不能抹滅。可是並不是像當時朝鮮人們寫的〈序文〉一樣將使臣給予高度評價，在《朝鮮王朝實錄》之中，明使們的行動舉止當然是被記載著，並且也可以觀察他們的人品，明使雖然表面上裝做清廉，但是事實上在所到之處都被批判成非常的貪污，而且在以下的〈序文〉中，對於使臣在都城只住一晚而離去，以及創作詩文又少，而給予責備。當然寫〈序文〉的洪貴達是無須像君子的道，也不曾用不同的話語來彌封。雖然使臣的行爲，依照當時狀況而可以不同，但是是不可以做錯的。可是這只會間接造成對使臣的不滿。這不是《皇華集》爲了陷入事大主義，而無條件讚美明使而做的，事大只是表面的理由，其內面的理由也有。

吾邦雖陋，然仲尼之所欲居，機子之所受封，亦皇朝之所眷注。故前乎此，皇華代夫之來遊者，皆從容寬假，至於登樓有賦，棲壁有詩，自以為不知身之在他鄉也。何先生不留不處，匪遊匪遨，倏而來，忽而逝也？何前後之皆賢達而所達履之疏也？⁴²

洪貴達曾責備以頒冊立皇太子詔使而前來的兵部郎中艾璞，在國道只

⁴¹ 沈喜壽：〈序〉，《皇華集》37-4。

⁴² 洪貴達：〈序〉，《皇華集》13-2。

住一晚而離去的這樣使臣，而設定問題，接著，以「君子的道，沒有必要相同而也不曾不同」的內容，爲之辯護。艾璞在卷 13，與以頒登極詔使而前來的翰林院侍讀徐穆的詩文一起記載著。可是卷 13 全部的〈序文〉合起來只有 11 章，書目只有 4 題 7 首。這些如此的行動雖有其理由，但是這些文才多麼地退步是可知的，特別是艾璞之體詩文的資質不僅退步、輕薄，而一時間只想得到名聲的人就叫他「艾璞」。⁴³

無論如何，洪貴達在此既存的使臣們說「不知自己在他鄉。」可知朝鮮的文化水準與中國相同，使臣們不能想像已經到了文化水準低的國家。當時朝鮮的士大夫們認爲朝鮮的文化水準不亞於中國。洪貴達說其證據就是連孔子都想住的地方，以及箕子所教化的文化土地，而且皇帝也很重視而喜愛，使臣也連在他鄉也不知道，即以聖人孔子爲主，認爲所有女真族都是國家，而並非視其爲野蠻，反而以文化的國家來看待，並給予優待。在《皇華集》，「罔間內外」、「與內諸侯不異」、「視均內服」之類的文句，幾乎都在每個〈序文〉之中出現。此乃自國以外的國家全部都視爲野蠻的明朝，如同朝鮮一般，不把女真族看做是文化退步的民族，所以也無差別待遇，與國內一樣地給予優待，這也是可以讀到朝鮮士大夫們意識的重要理由。

朝鮮從以前曾誇示自己是文化國的文章，是以頒登極詔使太璞寺丞金湜到達時，在李承召的詩文中明確呈現出來。

東方自殷太師，受封以來，代事上國，衣冠文物，悉擬華制，逮我國家之興也。……故朝廷待之與內諸侯不異。凡有詔命，必遣使來，而皆文章才行，有重望於當時者，為之使。……亦以我國家素秉禮義文獻所在故也。⁴⁴

臣竊惟我東國，天畫壤地，邈在海表。然而箕子之所受封，孔聖之所欲居，禮義文獻之稱，其來尚矣。……天朝以我東世篤忠盡，明修侯度，凡有寵命之頒，必妙簡朝紳之賢且才

⁴³ 艾璞爲人傲慢，輕視卿相，爲求取清廉的名聲而假飾，所以，其評價不是很好。參見成崐：《傷齋總話》卷 1。《增補文獻備考》，〈交聘考〉7，朝鮮成宗 19 年條。

⁴⁴ 李承召：〈序〉，《皇華集》6-2。

者遺之，山斗重望，奎璋令聞，前後相屬也。⁴⁵

上述之文，第一篇是李承召之文，第二篇是李滉之文。李承召認為箕子受封開始就是事大，文物與中國相似，所以，明朝將朝鮮以文化國來優待，挑選具有文章為才行的重望者們，來當使臣派遣。此乃箕子讓朝鮮文明化，是中韓兩國所共同認定的事情。對此，李滉認為自古朝鮮為中國是不同的世界，也言及箕子與孔子，稱讚朝鮮的禮儀與文獻。與泰山北斗一樣的人才們因為使臣而前來是其理由，也是一種證據。對於如此的見解，鄭惟吉在〈序文〉說：「歷代天子以來就已如此。」⁴⁶如有詔命一定挑選優越的人才，優先派遣到朝鮮的既定政策。換言之，明朝認定朝鮮與中華一樣，絲毫沒有遜色的文化。如此，朝鮮與中國相互角力文化而無遜色的想法，不是只有朝鮮人的想法。龔用卿回國後，說朝鮮的文物與制度與中國沒有不同，並加以讚許禮部尚書也指示要求不要疏忽了對待朝鮮人民。⁴⁷由此來看，明使對朝鮮的看法是可想而知的。

如前所述，中國的才行與詩文兼備又優秀的人士們，反而也有向朝鮮感謝而掉淚的人，唐皋脫離國境，讚許中宗是仁君，並拭淚而離去。⁴⁸對此，李荇說：「於戲！非殿下之誠敬之至，安能得人心服若此哉？」⁴⁹而反問之。唐皋為何哭而離去，不能確實得知，依李荇之語，中華人民向朝鮮人感泣的是事實。

又如前所述，當然朝鮮人們並非完全認為明使的師都是優秀的，甚至於曾經也寫過《皇華集》詩文的柳夢寅也說：

⁴⁵ 李滉：〈序〉，《皇華集》32-2。

⁴⁶ 鄭惟吉：〈序〉，《皇華集》35-2：「惟我東藩最蒙恩，顧凡有大慶，必先昭布，而又擇道德文章之士為之使，自列聖已然矣。」

⁴⁷ 《朝鮮中宗大王實錄》32年11月3日戊寅：「領議政李殷輔·左議政柳溥啓曰：『龔用卿還中朝，言我國之事於稠中日，朝鮮文物禮制，無異於中華。極口讚美。此無他，以我國文章之無愧也。禮部尚書，亦聞龔天使之言，而嘉歎不已。見我國使臣而褒美之曰，聞你國文物禮制，無異於中朝，心甚嘉之。又戒玉河館主事及序班等，以朝鮮之人，慎勿忽待云。』此特以文雅之力也。今不可不為之課製鍊習也。」

⁴⁸ 參照《朝鮮中宗大王實錄》16年12月23日辛丑記事。李荇：〈序〉，《皇華集》17-2：「臣奉命上命，逆于境上，其還又送至境。過境之際，每言必稱賢王，曰：『吾等將一一奏達於皇帝之前矣。』相與咨歎眷戀，至掩淚而去。」

⁴⁹ 李荇：〈序〉，《皇華集》17-2。

《皇華集》非傳後之書，必不顯於中國。使臣之作，不問美惡，我國不敢揀斥，受而刊之。我國稱天使能文者，必龔用卿，而問之朱之蕃，不曾聞姓名。祈順·唐皋錚錚矯矯，而亦非詩家哲匠。張寧稍似清麗，而又軟脆無骨，終歸於小家。朱天使之詩，駁雜無象，反不如熊天使化之萎弱，其他何足言。然我國文人，每與酬唱，多不及焉，信乎大小正偏之不同也。⁵⁰

柳夢寅也認定明使們的文章水準比起朝鮮的遠接使要來得好。只是想要指出使臣們的文章並非偉大的水準。朝鮮宣祖 6 年（西元 1573 年），翰林院修撰韓世能作詩，經過譯官，送給遠接使鄭惟吉傳草稿，裁定後交出。⁵¹而且一個有才治的譯官詩作，也有讓使臣們驚訝之情形。⁵²但是《皇華集》的〈序文〉性格上，不能說沒有如此情形。

可是另一方面，朝鮮文人的實力絕對不落後於明朝使臣的事實，經由詩文，可以確實看出。李石亨一方面讚賞祁順與張瑾，一方面以「皇命大雅之作，將於兩君子其焉。」⁵³之語來結序。依前述，傳統而言，所謂使臣之事，即記錄異域的山水與民風，此乃採錄民家之歌的《詩經》。當時的士大夫們認為朝鮮與明朝是一家，使臣們也更加進一部認為天下一家。因此，明朝一方面再製作《詩經》，一方面在朝鮮使行路放入創作的使臣們的詩文，乃是當然之事。

進而，金安老一方面稱讚龔用卿與吳希孟，一方面認為這些的詩是承接風雅之正，背負有八音，而流傳萬世。其言如下：

兩賢詩文，豈但鏗錡一時，炳耀海域，將續夫周雅之正，
被之八音，垂諸萬世，東人之作，亦將齒于魯頌，庶幾並列於

⁵⁰ 柳夢寅：〈於于野談〉，《詩話叢林》，頁 229。

⁵¹ 《增補文獻備考·交聘考》7-6：「五年，明使韓世能·陳三謨來，……兩明使見惟吉，大加敬待。凡所作詩密招譯官，先示草稿裁定於惟吉，然後乃出。」

⁵² 《增補文獻備考·交聘考》7-8：「萬曆年間，明使至，自負文章無敵，到良策站，食銀杏而書一聯曰：『銀杏甲中藏碧玉』，使譯官表廷老請遠接使屬對。廷老即前書示曰：『石榴皮裏點朱砂』使大驚歎曰：『從官尚如此』，遠接使尤不可輕視。」

⁵³ 李石亨：〈序〉，《皇華集》8-5。

三百篇之末，吁亦幸矣。⁵⁴

原則上，採詩者是使臣，當然只有記載使臣的作品。可是金安老再此與東人的作品一起收入，這是顯示朝鮮的詩文比起明朝使臣的詩文是毫無遜色的。魯國是周武王所冊封給周公長子伯禽的國家，此時下賜，則是天子的禮樂。對此，在魯國的宗廟便可以演奏天子的音樂，即頌。

金安老即使看了歷代傳志，對於東國的紀錄不太仔細，這是因為歷史家們遠落後的外國之事，而不能信任，所以不予記錄。而且，如今龔用卿等人士仔細記錄，徵驗文獻，而有自信地說：

臣嘗泝觀歷代傳志，所記東韓舊俗及其興替離合，率多爽實而莫之詳，其彼此區異內外之尚隔，聘問之罕，至以致轉傳之謬，使史家之筆，或不能去信於外國也耶。……他日徵文獻，按輿志，焉有舜訛難信之疑耶。⁵⁵

另外，申光漢也強調說：

又命臣光漢序其卷首，此不但使東人有所矜式，將以流傳中國，盛行於天下。⁵⁶

鄭惟吉也長談，說明《皇華集》的優點。

然則皇華之集，不但為東方之寶，將永傳於天下後世也，必矣。⁵⁷

這些都是朝鮮的詩文，當然也包括文物，與中國相比，毫無遜色之處之意。因此，《皇華集》並不是單純的事大主義之產物，而是對於朝鮮文物的自負心的表現。

《皇華集》的目的，當然是爲了要對中國事大而編纂的。但是，其內面所呈現的編纂意識，並不單純，隨著時代多少有些差異。《皇華集》是180年間使臣每次往來之時，全部經過了24次而刊行。所以，其編纂的時期是很難去劃分。而且，朝鮮英祖時期爲止，計算出其期間約有324

⁵⁴ 金安老：〈序〉，《皇華集》18-4。

⁵⁵ 金安老：〈序〉，《皇華集》18-3。

⁵⁶ 申光漢：〈序〉，《皇華集》29-2。

⁵⁷ 鄭惟吉：〈序〉，《皇華集》35-3~4。

年。但是，首先可分為明朝存在時與明朝滅亡之後兩個時期。明朝存在時期，實際而言，刊行使臣們前來的酬唱；明朝滅亡後，只不過是再編輯既有的文集。而且前者再次考慮文集的數量與接伴使、明史的性格變化、兩國外交環境的變化（壬辰倭亂）等的時候，可以大大地區分為前期、中期、後期的三個時期，後者包含到朝鮮英祖時期，全部可以分成四個時期。

首先，第一次，倪謙使節從朝鮮世宗 32 年（西元 1450 年）來的開始，到了 9 次使節徐穆在朝鮮中宗 1 年（西元 1506 年）來的為止，可看成前期。《皇華集》在初期，是為了單純地紀念以文官為使臣而前來的特點，而所編纂的。如此編纂的《皇華集》，在此以後，也繼續為了準備與明朝使臣的詩文酬唱，其主要的目的是當作教材。並且在 2、3、5、7 次，明使訪問詩，接伴使與纂序者不配置文衡來看，在初期，詩文酬唱相對地是不被重視的，以後漸次其比重可以提高。5 次開始，文集的數量逐漸增加的特點，這是可以再次確認。

從語言文字不同的國家，與從漢詩的故鄉而來的文官，相對的是起初只有成為負擔。可是朝鮮的文士們一方面繼續與明使接觸，一方面在詩文酬唱方面，其種程度，具有自信感。於是，徐居正與祁順又進一步地展開詩的對決。

其次，10 次使節唐皋與史道前來的朝鮮中宗 16 年（西元 1521 年）起，19 次使節，黃弘軒與王慶民來的朝鮮宣祖 15 年（西元 1582）為止，可視為中期。9、9 次的艾璞與徐穆在兩國詩文酬唱方面，相當於另一個分水嶺。

有少數數量的詩文累積之後，詩文的數量就逐漸增加了，在明使性格方面，以後的正使，除了正使之外，全部交替為翰林院所屬。當然，在以前翰林學院所屬的明使（1、2、7、9 次）也有前來。可是曾為翰林院侍讀徐穆不能適切對應朝鮮方面文士的酬唱，以後文集的數量集中，在明朝方面，認為對於朝鮮方面詩文酬唱的對策是另外準備。而且，其對策中之一，即正使是文官的時候，就派遣能熟所有翰林學院所屬的能擅長文章的官員為原則。所以在此時期，鮮明兩國外交關係方面，詩文酬唱是被重視的。朝鮮的士大夫們，起初認為自國是文化的故鄉。而且與明使的酬唱也

有產生某種程度的自信感，可是在此時期，如此的自信感漸次發展出對於自國文化的自負心。而且其結果是更進一步地，並非將《皇華集》視為朝鮮內部的紀念品，而是一種象徵不遜色的文化，即超越為了單純地紀念的目的。因此，朝鮮為了明使的訪問，而在編纂的機制下，來誇示朝鮮文物，以宣揚的目的開始編纂《皇華集》。

20 次使臣高天峻與崔正健前來的朝鮮宣祖 35 年（西元 1602 年）起，最後的 24 次使節程龍來的朝鮮仁祖 11 年（西元 1633 年）為止，可稱為後期。此其曾是具有朝鮮文物的自負心，即《皇華集》，經過壬辰倭亂，也添加了新的意味。即在對明朝的再造之恩的機制，開始編纂。此乃可知在朝鮮宣祖 41 年（西元 1608 年）到 18 次為止（朝鮮宣祖 15 年，西元 1582 年），將《皇華集》一次刊行出來。即經由《皇華集》的刊行，建立了朝鮮的自尊心，對於明朝的再造之恩，這也算是一種報答。

可是在此其編纂《皇華集》意圖並非單純。朝鮮宣祖與朝鮮仁宗都強調編纂《皇華集》是再造之恩，但是其中朝鮮光海君卻是有不同的看法，光海君時期明使兩次來，文集留一卷，是在賜詩使來之時（22-1 次）。朝鮮光海君 13 年（西元 1621 年，22-2 次），明使來時，柳夢寅雖然有寫〈序文〉，但無刊行文集。此乃非常異例之事，光海君迂迴地不思慕明朝，即有反明感情，這是因為在國際情勢上，明朝的重要性弱化了，加上對於明朝使臣不信任加深之故，如此，表面上光海君為了與明朝維持關係，形式上，對明使的態度，其文集的編纂與否，也不是由事大的政治利害關係來做決定。

雖然明朝的使節有 24 次，到了鄭庸而結束，但是《皇華集》是明朝滅亡之後，即在朝鮮英祖 49 年（西元 1733 年）時刊行之。刊行既有的《皇華集》，並且再加以全部收集，統一編纂，這也是朝鮮想誇示自己是文化國的目的。《皇華集》是只限於明朝的使臣而創作好的，對於清朝的使臣便不創作。因為朝鮮認為清朝是文化水準低的女真人所建立，而含有恥辱的國家之故，所以，在中國往來的使臣，記錄的詩文，也只對於明朝來作《朝天錄》，而對清朝方面，避稱清朝為天朝，而另外稱為《燕行錄》，這是一種貶低清朝的特點。也許，朝鮮英祖經由刊行《皇華集》，使朝鮮具有偉大的文化，如此，對於女真族的清朝文化流入與過度的親清

化之傾向，朝鮮不是沒有制動防範的意圖。

《皇華集》〈序文〉的中心文學觀，簡言之，就是詩與治教的關係。氣盛則可治世，治世則感化於聖君之德。

那麼，百姓們的歌曲，當然是吟詠風俗，使臣的詩文也全都是從性情之正而來，成為治世之音。即，氣化的盛衰是影響政治的污隆，政治的污隆也再次影響詩道，可說就是從《皇華集》〈序文〉所出現的中心文學觀。那麼，《皇華集》實在是朝鮮前期文人們的文學觀最致命地表露的文集。同時，從實現而言，這些文學觀可說是直接徵驗的山水。其結果，《皇華集》是朝鮮要對內與對外，宣揚與謳歌，來強調他是太平盛世的文化國的目的而編纂的。

四、譯者結論

《皇華集》是收錄朝鮮遠接使對明朝使臣所酬唱的詩文集。時間是從朝鮮世宗 32 年（西元 1450 年）至朝鮮仁祖 11 年（西元 1633 年）為止，在約 180 年期間，經過 24 次的朝鮮與明朝兩國使臣的外交往來之中，朝鮮遠接使為了迎接明朝使臣前來朝鮮，也包括明朝使臣離開朝鮮而酬唱的詩文集。由於這些酬唱的詩文都是以流傳單行本，之後到了朝鮮英祖 49 年（西元 1733 年），奉朝鮮英祖之命，再收集整理之後，統一刊行了這部《皇華集》。內容記載記錄朝鮮與明朝兩國之間外交、政治、文化等交流，也是了解朝鮮的風土民情的重要史料。而韓國學者申太永原著韓文之《『皇華集』研究》一文之中，對《皇華集》的體制與其編纂意識，做出相當精闢而深入的分析，值得譯成中文，介紹國內學界。即朝鮮遠接使對明朝使臣所酬唱的詩文，目的是由於朝鮮一向對明朝實行事大政策，緊密地維繫著朝鮮與明朝兩國緊密的外交關係，一方面是要展現出朝鮮的高度文明與文化進步，一方面是要讚美明朝以展現出朝鮮對明朝的親善友好與忠心誠意。所以，這詩文酬唱的方式，儼然成為朝鮮對明朝使臣的一種外交慣例。

（本文於 2006 年 11 月投稿，2007 年 3 月 1 日審查通過）

參考書目

一、史料

- 《朝鮮中宗大王實錄》，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84。
- 《朝鮮宣宗大王實錄》，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84。
- 《朝鮮英宗大王實錄》，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84。
- （朝鮮）成峴：《傷齋總話》，韓國景仁文化社，1997。
- （朝鮮）柳夢寅：《詩話叢林》，韓國景仁文化社，1997。
- （朝鮮）許筠：《惺所覆瓿藁》，刊寫者未詳。
- 《詩經·小雅》，臺南：大孚出版社，1979。
- 《爾雅注疏》，臺北：中華書局，1965。
- 《增補文獻備考》，韓國世宗大王紀念事業會，1994。
- （朝鮮）金安老：〈序〉，《皇華集》，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1996。
- （朝鮮）權擘：〈序〉，《皇華集》，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1996。
- （朝鮮）盧守愼：〈序〉，《皇華集》，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1996。
- （朝鮮）申光漢：〈序〉，《皇華集》，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1996。
- （朝鮮）沈喜壽：〈序〉，《皇華集》，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1996。
- （朝鮮）李石亨：〈序〉，《皇華集》，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1996。
- （朝鮮）李承召：〈序〉，《皇華集》，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1996。
- （朝鮮）李廷龜：〈序〉，《皇華集》，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1996。
- （朝鮮）李滉：〈序〉，《皇華集》，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1996。
- （朝鮮）李荇：〈序〉，《皇華集》，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1996。

（朝鮮）鄭士龍：〈序〉，《皇華集》，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1996。

（朝鮮）鄭惟吉：〈序〉，《皇華集》，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1996。

（朝鮮）洪貴達：〈序〉，《皇華集》，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1996。

（朝鮮）洪允成：〈序〉，《皇華集》，韓國國立中央圖書館，1996。

二、論文

金九鎮：〈朝鮮前期韓中關係史的試論〉，《弘益史學》，第4輯，1990年。

嚴慶欽：《韓國使行詩研究-以14世紀-17世紀爲中心》，韓國東亞大學校博士論文，1993年。

李鉉淙：〈明使接待考〉，《鄉土首爾》，第12輯，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61年。

李惠淳：《朝鮮通信史的文學》，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校出版部，1996年。

李惠淳：《高麗前期漢文學史》，韓國梨花女子大學校出版部，2004年。

王永一：《對於李之蘭的研究－朝鮮建國與女真勢力》，韓國高麗大學校博士論文，2003年。

曹永錄：〈鮮初的朝鮮出身明使考〉，《國史館論叢》，第14輯，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90年。

趙來益：《朝鮮期詩文序・跋的研究》，韓國崇實大學校出版部，1988年。

韓國朝鮮王朝第十代王燕山君研究

王永一¹

摘 要

朝鮮王朝一向爲中國邊疆的藩屬國。而燕山君則是朝鮮第十代國王，在韓國史上是著名的暴君。原本可以繼承父王成宗的業績而成爲賢君，但是因爲得知其生母遭到廢位賜死之後，加速形成燕山君暴政。燕山君曾患精神疾病，又恐懼嚴父，使他自幼產生人格缺陷。如此偏差性格加上爲了報復母親枉死事件，引爆了戊午與甲子的兩大獄事，造成很多士類的犧牲，最後遭到驅逐而降等爲王子。如果燕山君能以德報怨，相忍爲國爲民，也許就不是一位暴君了。

關鍵詞：燕山君、士禍、中宗反正、暴君

一、前言

朝鮮王朝自其建國始祖李成桂開始一向事大中國明朝、清朝，因此朝鮮王朝可說是當時中國邊疆的藩屬國。而燕山君是韓國朝鮮王朝第十代

¹ 王永一爲韓國高麗大學校博士，韓國史專攻，中韓關係史研究，現任教於國立嘉義大學通識教育中心、推廣進修部之韓國學、文化人類學、史學等課程兼任助理教授；以及慈惠醫護管理專科學校通識教育中心專任助理教授。並且曾經擔任國立臺北大學古典文獻學研究所主持之「中韓使節往來者資料整理研究計畫案」之協同參與教授，（蔣經國國際學術交流基金會通過補助，與韓國高麗大學校中國學研究所進行該計畫之國際學術交流合作。）

王，在韓國史上是一位著名的暴君。²燕山君最初登上王位的時候，多多少少在某種程度上，是仗勢著父王成宗的輝煌業績，³而予以延續執行下去，政績還算是不錯。但是，突然之間，燕山君的性格發生了巨大的變化，使得在政治的路過程之中，開始出現了重大的弊端，也就是實施了殘酷的暴政，一轉眼就成為了具有暴力傾向的凶惡國王了。特別是在燕山君執政的時期，發生了所謂的兩大士禍，即戊午士禍與甲子士禍，這兩次士禍是十分慘烈的悲劇，也就是造成了士林階層的讀書人們慘遭重大迫害而犧牲無數。所以，燕山君在位時期，被迫讓出王位，並且遭到驅逐，因而國王的身分也被取消，降等為王子的身分。⁴對此，筆者將就燕山君的家族，兩大士禍政治情況，以及其內心世界等課題來做探討。並且論述《燕山君日記》的編纂過程。另外，韓國曾經拍攝有關燕山君暴政的電影，即1970年代有《暴君燕山君》、1980年代有《接種》、2006年有《王的男人》等，都是深受歡迎的影片，值得一看的歷史片。

二、燕山君的生平與其家族

燕山君的姓名是李【↑隆】，⁵成宗的元子（大兒子/長男），母親是廢妃尹氏，廢妃尹氏的父親是右議政尹壕。燕山君是在成宗7年（1476）11月7日出生。成宗14年（1483），燕山君被冊封為世子（太子），在其幼年時期，非常不喜歡做學問。成宗25年（1494）12月，在成宗駕崩的同時，燕山君登上王位，繼承了父親成宗的現有天下。但是，燕山君平日在宮內的行為並不是很好。所以，在外庭反而一直處於墮落的態勢。到了燕山君的晚年時期，由於沉溺於酒色，常常違反做一位國王所應有的道理與本分。同時，在政治上的作風，燕山君都是以極度地暴虐無道的方式來統治國家。燕山君12年（1505）9月，燕山君因上述的暴政而被廢

² 《朝鮮中宗實錄》卷1，中宗元年9月戊寅，史臣曰：「……自古荒亂之主雖多，未有如燕山君之甚者也。」

³ 朝鮮王朝第九代王。

⁴ 《朝鮮王朝實錄·燕山君日記》總書：「晚年，荒悖淫縱，大肆虐政，誅殺大臣、臺諫、侍從，殆盡。至有炮烙、斫胸、寸斬、碎骨飄風之刑，遂廢徙喬桐，封燕山君。」

⁵ 由於電腦部分無罕用字，因此以【】表示為一個字，以下同。

位，「燕山君」一詞，就是他被逐出王位，而被降等為「君」的一個封號，並且被驅逐到橋洞，過著放逐的生活。終於，在燕山君 12 年（1505）12 月，燕山君去世了，雖然得年僅 31 歲而已，⁶但是燕山君在位長達 12 年之久。燕山君的墳墓就在現在的韓國首都首爾市（SEOUL，漢城）道峰區放鶴洞的山丘上，始終不對外開放參觀，⁷筆者曾經前往探視而無法進入。

由於燕山君在位時期荒淫暴虐，惡質的弊政籠罩於全國之故，因此，在《朝鮮王朝璿源系譜》的史料之中，沒有燕山君的廟號與陵號，而其王號被降等之後，只有以王子的身分來記載。所以，燕山君在位期間的史料記錄，則是以「《燕山君日記》」一名來稱呼之。總之，燕山君是韓國人所周知的朝鮮王朝最具代表性的暴君。⁸

再者，就燕山君的家族狀況而言，燕山君共有四個兒子，以及兩個女兒，他有兩個夫人，一個是廢妃慎氏，她的籍貫是居昌，⁹領議政慎承善（居昌府院君）的女兒。燕山君被廢位之後，廢妃慎氏也被降等，而成為居昌郡夫人，居住在貞清宮，中宗時期，便去世了。她的墳墓在忘憂里，¹⁰也就是在成宗夫人，即廢妃尹氏的墳墓園區之中。燕山君的另一個夫人則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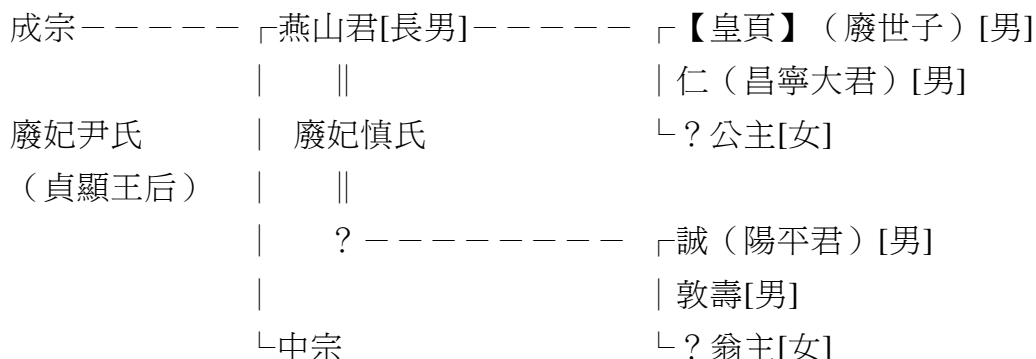
⁶ 《朝鮮王朝實錄·燕山君日記》總書：「居數月，以疾終。年三十一，在位十二年。」

⁷ 史載為「揚州海等村」，參見註釋 4。

⁸ 《朝鮮王朝璿源系譜》卷 37，成宗，一男燕山君，頁 5407。

⁹ 居昌位於韓國慶尙南道，今之居昌郡。

¹⁰ 忘憂里即為韓國首都漢城市（SEOUL，今稱首爾市）中浪區的忘憂洞。

燕山君的家系圖¹¹

三、燕山君時代的兩大士禍

(一)燕山君時代以前的新進士林

自從到了高麗末期之後，儒教界以經由強勢的性理學為中心而復興了。從此，學者們之間，因為每一次如果有不同的政治性質的時後候，都會產生派系分裂，也時常發生了流血事件。其後，自從太祖李成桂的朝鮮王朝建國以來，一直到了世宗大王為止，¹²就沒有再發生很大的紛爭。可是，世祖曾經將年幼的端宗趕下王位，¹³而自行登上王位之後，學者們便因為政治意見的相左而再次分裂了。即勳舊勢力的官學派，即鄭麟趾、崔恒、申叔舟等大臣，繼續效忠世祖；相反地，認為世祖篡奪政權而斷定世祖這種行為是不義的，¹⁴並且矜持不事二君的節義與名分的這一群人，就是金時習等所謂「生六臣」。¹⁵

到了成宗時期，勳舊勢力支配下的朝鮮社會之中，由於地方的士林們大舉登場於中央政治舞臺之故，因此歷經了一段鎮痛期。所謂「士林」，

¹¹ 引自朴永奎：〈燕山君日記〉，《以一卷來讀朝鮮王朝實錄》，SEOUL：DEULNYEOKH，2000，頁162。

¹² 朝鮮王朝第七代王。

¹³ 朝鮮第六代王端宗被降等為魯山君（1441-1457），流配在江原道的寧越。參見《朝鮮端宗實錄》卷八，元年十月癸巳。

¹⁴ 朝鮮王朝第四代王。

¹⁵ 金時習之外，還有李孟專、趙旅、元昊、成聃壽、南孝溫。

是指以地方為根據地的在野讀書人群。以經濟而言，這些人是屬於中小地主階層，比起進出於中央政界來說，他們則都是從地方上的鄉村，再經過留鄉所或鄉廳，而行使他們勢力的影響力。以文學而言，這群士林比起詞章來說，他們更重視經學的研究。因為，他們認為經學的基本精神是在修己治人。

如此，以重視自己自身的道德修養的立場來看，自然也出現了對於勳舊勢力的非法行為來進行現實批判的傾向。如此，地方新進勢力之中，即大大地震撼中央政界的士林們，便是吉再的學統，而繼承吉再學統的有：金宗直、金宏弼、鄭汝昌、金駟孫等人，這些都是吉再的弟子，因此，人才一直不斷輩出。

這些繼承私學派主流的新進士林派在成宗時期，常常與勳舊派對立，於是造成在新舊學者的官僚層之間，產生了相互排斥的作用。而在地方專心子弟們教育的士林們，為了阻止勳舊勢力的擴張，而大舉地進出中央政界而被錄用。¹⁶所以，在當時中央政界之中，勳舊派常常厭惡與排斥新進的士林派，並且要陷害新進的士林派。由於成宗時期，勳舊士林勢力與新進士林勢力之間的對立局面，終於在燕山君時代產生了表面化的衝突。其結果，造成了燕山君時代的兩大士禍，即戊午士禍與甲子士禍，這兩大士禍是燕山君造成國家政治暴舉亂行的場面。¹⁷

(二)戊午士禍

燕山君 4 年（1498），新進士林勢力的大老金宗直，其弟子金駟孫因給了史官有關李克墩等勳舊勢力大臣們不當行為的記錄，以及金宗直所撰寫的〈弔義帝文〉一文。¹⁸尤其是〈弔義帝文〉一文是將端宗比喻為被項羽所殺死的楚國義帝（楚懷王），而為其被害死而感到悲傷，這也是針對世祖篡奪王位而給予嚴厲責難的內容。並且這個內容在燕山君初期，被任命為編纂《成宗實錄》的負責人，即勳舊派李克墩所發現的。於是勳舊派

¹⁶ 李基白：《韓國史新論》，SEOUL：一潮閣，1990，頁 272-273。

¹⁷ 金範：《朝鮮前期的王權與政局運營－以成宗、燕山君、中宗為中心》，SEOUL：韓國高麗大學校博士學位論文，2005，頁 64。

¹⁸ 史草是朝鮮時代史官每日將歷史事實記錄的草稿，編纂實錄之時，則以交至春秋館。李成茂：《朝鮮王朝史》（上），SEOUL：東方，1998，頁 301。

的柳子光等人便向燕山君報告那種責難先王世祖的行爲的內容。終於，使得燕山君產生極大的憤怒與衝動，將這種如此所謂誣陷記錄，以及與金駙孫同調，而且已經默認的罪名的新進士林派的一行人，即以金駙孫爲首的多數新進士林們，便被處予死刑，或是被貶謫流配，或是罷免其官職等等。這種嚴厲處罰，即使是已經死亡的金宗直，也是遭受到無端的波及，即金宗直的墳墓，依照燕山君的命令，慘遭挖開，然後再將他的屍首斬斷，來作爲嚴厲懲戒。因此，韓國史上，將這個獄事稱爲戊午士禍或是戊午史禍。尤其是將這個事件稱爲「史禍」的原因是因爲這個獄事是因史草而引起之故。其結果，在成宗時期，從嶺南出身的新進士林們的人數是十分稀少的，¹⁹並且也被排除於政權之外，使得嶺南出身的勢力大大地被剷除而削弱。

(三)甲子士禍

戊午士禍發生到 6 年之後，在燕山君 10 年（1504），再次因爲官僚層的對立，又發生了獄事。這是燕山君的戚臣與勳舊派大臣的對立爲主。其原因是燕山君想要沒收曾經給予勳舊大臣的土地與奴婢。

燕山君如此的舉措，引起勳舊大臣的不滿與反對，於是勳舊大臣便針對燕山君在宮中的無節制而又靡爛的生活，想要加以糾正・制約來做爲報復的手段。於是，開始發生了王室與勳舊大臣們之間的對立緊張局面，同時，燕山君也開始大肆鎮壓勳舊大臣的干涉機會。曾經具有與宮中有很深厚人緣的任士洪，他便利用如此政治火爆的氣氛，結托戚臣慎守勤等人，來打擊勳舊大臣的勢力，而想要掌握國家政權。爲此，勳舊大臣在燕山君四歲的時候，不知道曾經所發生的事實，即成宗 8 年（1477），燕山君的生母尹氏，因爲具有很深的嫉妒心，以毒藥要將成宗與後宮眾人毒死的嫌疑，受到成宗與仁粹大妃（昭惠王后，燕山君的祖母）的痛恨，在成宗 10 年（1479），以驕肆嫉妒的罪名，將尹氏的王妃一職廢位之。成宗 13 年（1482），尹氏更接受了賜藥而死，享壽 69 歲。如此殘酷的事件，勳舊大臣便向偷偷地向燕山君報告說明這個驚人的事件，使得燕山君產生極

¹⁹ 嶺南，即韓國東南部的鳥嶺之南，其範圍是位於現在的慶尙南道、慶尙北道、大邱、釜山、蔚山等地境內。

大的憤恨。

其後，燕山君便對仁粹大妃的卑行予以嚴厲斥責，同時以頭撞及大妃，這種敗壞倫理的行爲，不久之後，大妃於是死亡了。而且曾經受到父王成宗的寵愛的後宮嚴氏、鄭氏也被燕山君給殺害了。同時，燕山君再將母妃尹氏追封爲王妃，即爲貞顯王后，尊號爲：「慈順和惠」。而想要配祀於成宗陵墓之中的時候，權達手。李荇等大臣因爲對此表示反對，如此，造成君臣之間的摩擦與對立。²⁰所以權達手被燕山君殺死，而李荇被燕山君流放。因此，成宗時期，曾經與廢賜藥事件有直接關聯或是間接有關聯的勳舊派的官僚們，如尹弼商、李克均等，都被處以死刑，或是被流配外地。再者，戊午士禍的時候，曾經倖免於此禍的新進士林的殘存勢力，如：金宏弼、鄭汝昌等也被冠上毫無根據的罪名，即誹謗國事，而慘遭迫害。

四、兩大士禍的影響

經過燕山君數年間的失政餘波，於是在中宗初年發生了戊午士禍與甲子士禍

這兩種重大的事件之後，影響了燕山君的政權是十分重大的。²¹分析如下：

(一)中宗反正—燕山君放恣的結果

甲子士禍發生之後，燕山君只是放肆地追求享樂，這種荒淫的生活，日益嚴重起來了，燕山君曾經派遣官吏到全國各地，選拔美女、娼妓，還有良馬，同時也撤除廢止多處佛寺，並將興天寺當成馬廄，而將圓覺寺當作遊興娛樂的場所。再者，燕山君爲了自己的打獵，將首都漢城周邊的民宅全部撤除拆遷，使得兩萬多名的市民變成了遊民，到處在街上徘徊遊蕩，無所去處，甚至於在成均館的儒生也被趕走，目的是將著名的學術機構成均館當成宴會享樂得場所。

²⁰ 權延雄：〈燕山朝的經筵與士禍〉，《九谷黃鍾東教授停年紀念史論叢》，1994，381-382。

²¹ Edward W. Wagner 著，宋俊浩譯：〈從政治史的立場來看李朝士禍的性格〉，《歷史學報》，第 85 輯，1980，頁 67-68。

燕山君這些強制蠻橫的手段，使得儒生敢怒而不敢言。並且，全國人民對於燕山君的暴政，都以韓文書寫成海報，到處張貼，因此，燕山君便下令嚴禁使用韓文，若是以韓文撰寫的書籍都必須燒毀。燕山君如此的暴政，使得全國人民的怨聲極度高漲，而產生對燕山君的反感。終於，燕山君登基王位以來，十二年之後，在燕山君 12 年（1506），由一部份的勳舊派大臣成希顏、朴元宗等人發動政變，結果將燕山君廢除王位，驅逐流配。並且起而代之，就是新王中宗的即位了。²²因此，以上所述的這個事件，於是被稱為「中宗反正」。

（二）己卯士禍

中宗即位之後，致力於端正、革新被燕山君極度地破壞的紊亂政治秩序，同時也錄用一批以趙光祖為代表的新進士林們。可是趙光祖一派所促進的急進改革的過程之中，尤其是削弱了勳舊派的勢力，這一種方法便稱為「偽勳削除事件」。如此，在中宗 14 年（1519），南袞、沈貞等貴族們將趙光祖一派從政權之中逐出，並且處以死刑，所以，新進士林派的勢力再次遭到巨大的打擊、挫折。

五、燕山君與臣僚之間的權力關係

在此單元之中，筆者參考韓國學者金燉的見解來探討之，²³分析如下：

（一）燕山君與臣僚之間的權利關係

燕山君初期的政局是一直處於設置與實行佛事，並且也重用已經十分氾濫的外戚等手法。以及臣僚的爵賞，以及宰相的任命等問題。同時，主要是燕山君與臺諫、弘文館之間所發生的對立與衝突最為嚴重。燕山君一直憂慮於因為「權歸臺諫」而造成「陵上」風潮的產生，並且也體認想要「欲自勝」來使得自己能與臺諫與弘文館來相抗衡。逐漸地，燕山君對於

²² 中宗是朝鮮王朝第十一代王，姓名是李懌，為成宗的第二個兒子，燕山君的弟弟。參照朴永奎：《朝鮮中宗實錄》，《以一卷來讀朝鮮王朝實錄》，SEOUL：DEULNYEOKH，2000，頁 183。

²³ 金燉：〈燕山君的君臣權力關係與其推移〉，《朝鮮前期君臣權力關係研究》，SEOUL：國立 SEOUL 大學出版部，1997，頁 44-58。

言官的政論予以貶抑、輕視、排斥，並且，還要求言官的作為不要像中國堯舜政治一般的清明廉潔，而將言官的職務看做只是一種單純的「刀筆之吏」。如此，燕山君的君道觀念與言官的意見相左的情形十分嚴重。以此結果而言，可說是招來了在君權與言權的相對位置之中，發生了君臣權力關係相互對立的情勢。也就是燕山君開始逐漸地主導所有政事的處理。另外，也使得臺諫與弘文館的言官言論的機能縮小了，而燕山君的敝政勢力基盤都放置於承政院。燕山君以如此的強壓統治，言官的位相因而大大地衰弱了。如此便發生了所謂戊午士禍。

甲子士禍發生之前，出現了燕山君暴政的三種特徵與現象。一是《經國大典》的法理運用變質了；二是將對於「凌上」與「不敬之罪」的臣僚來進行鎮壓；三是宮禁、戚臣的錄用，也就是燕山君即位之初，將臺諫、弘文館的重要政論駁回的任士洪來加以敘用，並且還以封君的特旨方式來進行。這甲子士禍以後，燕山君就直接主導於直接選定後任議政的臣僚們人事方案。也就是經由宮禁與戚臣的正式錄用的方式，加以構築成為親衛體制，再以這親衛體制為基盤，私自獨斷地將舊章法制全面地廢除了。²⁴

總之，燕山君的暴政促成了有戊午士禍與甲子士禍等兩大事件，這使得君王之道嚴重地受到打擊而幾乎喪失怠盡，並且經過了廢止舊章法制的措施，使得臣僚的權力也嚴重地受到打擊而萎縮。其結果，君王與臣僚之間的權力關係便破裂了，同時，以後臣僚所主導的政事運作展開的時候，更加強調將要徹底地反映儒教理念與名分，以便與燕山君的暴政相抗衡，產生一種能促使王權的位相再樹立與調整的作用。

(二)燕山君的治績

燕山君在位期間，其治績可說是不算很多。雖然，對外而言，由於野人（女真人）與倭人常常多次入侵朝鮮境內，其中，女真族裔的朝鮮大臣童清禮是朝鮮中期控管女真族最具有影響力的重要人物，燕山君常借重其

²⁴ 廢除弘文館、司諫院，減縮司憲府的官員及廢止署經制；將經筵官改稱為進讀官，中止經筵的制度，廢止春秋館記事官，以及廢除藝文館、成均館、校書館等七品以下官員。同時，廢除宗學，以及將觀象監司曆署給降等，言官言論機能也縮小，並且除去牽制王權機能。參見金燾：〈燕山君的君臣權力關係與其推移〉，《朝鮮前期君臣權力關係研究》，SEOUL：國立 SEOUL 大學校出版部，1997，頁 70-97。

影響力來安撫女真族。²⁵同時，燕山君也曾經設置了備戎司來製造兵器。²⁶以及督促民眾移民到邊境地帶等措施；而對內而言，燕山君發起修訂記錄世祖等三代的業績，即《國朝寶鑑》與《東國輿地勝覽》的編纂事業等。因此，燕山君的治績不是說沒有，但是由於與他的暴政來相互比較之下，這些上述的燕山君治績可說是被他自己的暴政給拖垮，而被一般韓國學界或是韓國民眾認定為毫無價值可言。

七、燕山君時代的重要人物

依據《燃藜室記述》的記載，活躍在燕山君時代的重要人物事蹟，²⁷如下：

(一)相臣

1.鄭恬：朝鮮名臣鄭昌孫之子，燕山君 1 年（1495）期間，曾任左議政。其為人

有氣節，知體統。

2.魚世謙（咸從府院君）：世祖時期曾被封為翊戴功臣，到了燕山君

²⁵ 朝鮮王朝時期，女真各部族之中，建州女真是與朝鮮王朝關係最為密切的。從太祖李成桂開始，就將女真族的居住地區納入朝鮮的領土。世宗時期女真族侵入朝鮮十分頻繁，世宗征伐平定之後，將女真族的居住地設置六鎮（在東北面的豆滿江域一帶）、四郡（在西北面的鴨綠江流域一帶）。世祖時期，女真族因為經濟因素，又時常地侵犯朝鮮，申叔舟曾經征伐之。而在成宗時期，尹弼商也曾征伐女真族的入侵朝鮮。燕山君時代，女真族的侵犯朝鮮更是頻繁。《朝鮮燕山君日記》卷 2，燕山君元年正月丁酉：「建州女真……累寇邊陲……。」特別是被女真族抓去的朝鮮人民的被虜人刷還問題最多，因此，朝鮮王朝政府曾經數十次派遣女真向化朝鮮大臣童清禮，以使臣身分，向女真族進行交涉。《朝鮮燕山君日記》卷 21，燕山君 3 年正月丁巳：「童清禮為刷還虜口也，至今無一口刷還……。」所以，女真族的侵寇與刷還問題，在當時，仍然難以解決。而童清禮是燕山君時代，與女真族接觸、教化、交涉往來、溝通意見等交涉的重要人物，但在（朝鮮）李肯翊：《燃藜室記述》之中，並沒有他的名字的記錄。而在《朝鮮成宗實錄》、《朝鮮燕山君日記》、《朝鮮中宗實錄》之中，童清禮的名字出現很多，是一位活躍於朝鮮前期末葉與女真族之間。反之，一位活躍於朝鮮前期初葉與女真族之間的女真向化朝鮮大臣，便是李之蘭，參見筆者王永一：《對於李之蘭的研究－朝鮮建國與女真勢力》，SEOUL：韓國高麗大學校，大學院史學科，博士學位論文，2003。

²⁶ 備戎司：朝鮮王朝的官廳，在燕山君 60 年（1500），燕山君曾經設立備戎司，之後，在燕山君 10 年，被燕山君廢除裁撤。《朝鮮燕山君日記》卷 38，6 年 6 月乙亥：「國家設備戎司，造鐵甲。」

²⁷ （朝鮮）李肯翊：《燃藜室記述》燕山君，頁 350-372。

時期曾任左議政。燕山君 3 年（1488）期間，因史草問題被罷職。其爲人有闊達的氣概，清廉簡嚴，功績不少。

3.韓致亨（清城府院君）：曾被封爲佐理功臣，燕山君 2 年（1496）期間，曾任領議政。

4.成俊：燕山君 4 年（1498）期間，曾任領議政。在甲子士禍時被處死刑。其爲人聰明出眾、能力雄偉。

5.李克均：燕山君 6 年（1500）期間，曾任左議政。甲子士禍時被處死刑。

6.柳洵（文城府院君）：燕山君 9 年（1503）期間，曾任領議政，也曾被封爲靖國功臣。文章能熟，品性敦篤。在甲子士禍時，險遭不幸。

7.許琛：燕山君 10 年（1504）期間，曾任左議政，與其兄許琮同爲名相。

8.朴崇質：朴嘗之孫，燕山君 10 年（1504）期間，曾任左議政。

9.姜龜孫（晋原君）：姜孟之子，燕山君 11 年（1505）期間，曾任右議政。

10.慎守勤（益昌君）：慎承善之子，燕山君 12 年（1506）期間，曾任左議政，中宗反正時，遭到殺害。

11.金壽童（永嘉府院君）：金士衡之玄孫，燕山君 12 年（1507）期間，曾任領議政，也曾被封爲靖國功臣。其爲人性端正，有智慧，十分受到燕山君寵愛，因此，能屈能伸而不曾入罪，並且曾救助士林，使得很多士林們得以從危機之中倖存，士林們對他的勇敢作爲十分讚嘆。

（二）文衡：

1.洪貴達：曾任吏曹判書與參贊，曾經因甲子士禍而遭到流配到慶源，之後被賜死。文章雅健典古。

2.成峴：曾任禮曹判書。死後因甲子士禍而其墓遭到破壞。中宗時期贈職爲左贊成。其爲人性品闊達，與人無爭，文章能熟。

3.金勘（延昌府院君）：成宗時期，曾被封爲靖國功臣，曾以〈鞦韆詩〉諂媚燕山君。

(三)節臣

1.洪彥忠：燕山君元年（1495）期間，曾任教理。十七歲時，因作詩而聞名。

2.俞起昌：曾及格於武科，燕山君時期，以定平府使身分，歸養於巨濟島。

3.金崇祖：燕山君元年（1495），曾及格於文科，並且在燕山君 3 年（1497），曾合格於重試，官至典翰。中宗反正時期不為官。

4.南世周：成宗時期，曾及格於文科，官至典翰。中宗反正時期不為官。

(四)戊午黨籍（共 30 人）

金宗直、金駙孫、權五福、權景裕、李穆、許磬、姜謙、表沿沫、洪瀚、鄭汝昌、茂豐正摠、姜景敘、李守恭、鄭希良、鄭承祖、李宗準、崔溥、李龜、李胄、李宏弼、辛永禧、季泉副正、洪裕孫、曹偉、朴漢柱、任熙載、康柏珍、柳廷秀、李繼孟、姜渾。

其中，重要人物的事蹟，如下：

1.金宗直：成宗時期，官至刑曹判書。因為撰寫《弔義帝文》之故，在戊午士禍事件之中遭受到禍害，甚至他的墳墓也遭到破壞。肅宗時期，曾追封贈職於領議政。他的文學與文章十分優秀之故，而成為當代的領袖。

2.金駙孫：世祖時期，在生員科之中，得到狀元，同時及格於甲科，而官至吏曹正郎。其為人品性慷慨，有大節氣。文章優秀，在編撰《朝鮮成宗實錄》時，將其老師金宗直的《弔義帝文》以史草記載之後，遭受戊午士禍之害。

3.表沿沫：在成宗時期，曾及格於文科，而在重試之中，獲得狀元。官至同知成均館事。因戊午士禍，而遭流配之後身亡。因文章優秀而聞名。

4.鄭汝昌：在成宗時期，曾及格於文科，而獲得進士，官至安陰縣監。因戊午士禍而遭流配，因甲子士禍中而身亡。中宗時期，曾獲贈職為右議政，在當時是性理學大家。

5.鄭希良：在成宗時期，在生員科之中，獲得狀元。在燕山君時期曾

被任命爲奉教。因戊午士禍而遭流配，而在甲子士禍之中而身亡。其爲人喜愛崇高節慨，學問廣修而通達，更精通易數之學。

6.金宏弼：在成宗時期，曾及格於生員科，而被任命爲參奉，官至刑曹佐郎。因戊午士禍而遭流配，而在甲子士禍之中也遭受禍害。在中宗時期，曾獲贈職爲都承旨與左議政。在宣祖時期，曾獲贈職爲領議政。其爲人品性豪宕優秀，而不受拘束。爲了振興儒學而將培育後進作爲自己的任務。

(五)甲子禍籍（共 40 人）

尹弼商、韓致亨、韓明澮、鄭昌孫、漁世謙、沈澮、李坡、李克均、成俊、金升卿、李世佐、權柱、姜訥、洪湜、南孝溫、洪貴達、朴闇、金千齡、洪彥忠、朱溪君、趙之瑞、鄭誠謹、沈順門、鄭麟仁、鄭鵬、成重淹、柳軒、韓訓、郭宗藩、卞亨良、成景溫、申澄、金處善、金同、李自華、朴氤、張順孫、李荇、尹碩輔。

其中，重要人物的事蹟，如下：

1.南孝溫：在甲子士禍之時，遭到追刑；在中宗時期，曾獲贈職爲佐承旨；在正祖時期曾獲贈職爲吏曹判書。其爲人品性豪放而慷慨，學問篤實，而有志操與節慨。

2.權達手：成宗時期，曾任職教理。在甲子士禍時，被流配之後遭受到死刑。在中宗時期，曾被贈職爲都承旨。其爲人天性康懷而有氣結。

3.朴闇：在燕山君 2 年（1496），曾任修撰，在甲子士禍時，被流配之後遭受到死刑，其爲人精神與骨格清明，文章優秀。

4.朱溪君：太宗的玄孫，曾在甲子士禍時遭到牽連之禍。其爲人喜好閱讀，而以文學聞名於世。

5.趙之瑞：在成宗時期，曾及格於文科，而在重試之中，獲得狀元。官至輔德，而任職應教，曾經多次向燕山君懇切地忠告與批判，但是燕山君視他如同眼中釘，而在甲子士禍中被殺害。在中宗時期，被贈職爲都承旨，其學問精粹。

6.金千齡：在成祖時期，曾在進士科獲得狀元。在燕山君 2 年（1496）曾在文科獲得狀元。官至直提學與藝文館應教。死後其棺木被破壞，屍首被斬。中宗時期，被迫贈都承旨一職。其爲人以文學聞名，其性

格外和內剛，具有果斷性。

六、燕山君的精神世界

由於燕山君當政期間，實行極權暴政，以恐怖手段，殘害忠臣良民。因此，燕山君如此的心態與行為，筆者將依據韓國學者的意見來進行探討，即所謂燕山君內在的精神世界。²⁸ 燕山君即位之後，全心全力實行善政，其後，燕山君依知道了自己的母親尹妃被冤枉地廢位，含冤而死，於是性格就突然地為之大變，變得殘酷橫暴，掀起一連串的政治風暴。同時，因為沉溺於酒色，因此，燕山君便被記載在《朝鮮王朝實錄》之中，是一個突變而成為殘忍的暴君。但是如果從精神醫學的理論來考察的時候，燕山君的精神狀態，似乎絕對不是如同史料的記載那樣的「突變」。

《燕山君日記》云：「……王自數年前，得狂疾，時於中夜，起走後苑，又喜巫壽之事，身自為巫，作樂歌舞，為廢妃馮依之狀，數登自岳祀，行巫祀，宮中以為廢妃為祟。」²⁹

由上可知，燕山君即位不久以後，就得到重病，行為便開始十分異常，有如被其母親廢妃尹氏給附身了，所以，每到夜晚就發作，這種現象如同中邪一般。因此，燕山君在幾年前就產生了精神異常的現象，即位10年之後，由寵臣任士洪的口中得知他的親生母親死於非命的消息之後，便立刻徹底的展開報復手段。

燕山君具有兩種重要的精神病之素行，從即位之後，就完全暴露出來了。

第一種是女色問題。燕山君喜好女色是十分有名的事情，但是，燕山君喜好女色與他知道他的親生母親被廢位的這兩件事是完全無關的，而是在他的父王大喪結束之前便開始了。

²⁸ 依據崔臣海：《燕山君的精神世界》（日本山口大學醫學博士，腦病院院長），SEOUL：關東出版社，1975年，頁30-55。以及白尚昌：〈燕山君〉，《人物韓國史》V.5〔李朝〕，SEOUL：博友社，1965年，頁231。依據這兩種著作來分析，暴君的特徵有下列幾點：1.被現實感覺歪曲現象；2.對假想敵的過度防禦現象；3.強迫觀念的蓄積常態；4.儒教道德所帶來的弊；5.累積反覆的思考，強迫傾向的始初；6.對於父親權威的挑戰（即殺夫姦母意識）等。以及燕山君的性格具有性的倒錯症的曝光、近親相姦、復仇行為、習慣性盜癖的併發、被害妄想等等的性格。

²⁹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59，燕山君11年9月丙申。

……（成宗）大祥後，揀擇賤妾，女子只充恃女而已，今雖擇入無妨。³⁰

其後，燕山君更加持續過著淫蕩的生活。

（燕山君）王荒於酒色。³¹

燕山君好色如癡，就連宰相、王室族親等的夫人都毫無忘肆加以姦淫。再者，燕山君不分青紅皂白地也將民家的處女、有夫女、妓生、奴婢、醫女、巫堂、女僧、寡婦，以及別人的妾等等都搶了過來，視為己有，燕山君如此的淫亂行為，可說他已經具有了強迫式的心性。

經由燕山君時期的戊午與甲子等兩大士禍，燕山君便空前絕後地將自己的色情狂、虐待淫亂症、變態性慾等現象完全地表露出來。燕山君將他人的美女搶來佔為己有的論點十分奇特，即按照中國《詩經》的內容來為自己的荒淫行為便提供合理化的解釋，如下：

《詩》云：普天之下，莫非王之。³²

燕山君就是錯用上述的中國《詩經》的詩句來替自己不當行為強辯。他解釋說全天下的所有東西，沒有一個不是國王的。所以，燕山君誤解了中國經典，也誤用了中國經典，而使得他行為具有很嚴重的偏差觀念。

第二種是燕山君具有根深蒂固的被害意識問題，燕山君從小就具有明顯的行為障礙，以及精神病的性格，如此，燕山君一直處於完全不知親生母親的溫暖母愛而長大成人，所以，燕山君的人格，並不能正常地發展，這是一項事實。經由他的人生，卻無法找到溫暖的人間愛之痕跡，可知，燕山君自幼小就是生活在寒冷的人間而成長的。但是，燕山君的病態性格，突然地變成了衝動性行為而猛爆出來。燕山君這種發火的藉口是因為他得知一封以諺文（韓文字體）書寫的匿名投書，描述他自己的親生母親悲慘死亡事件的全部始末而完全爆發出來。再者，在診斷燕山君的精神病方面，雖然因為發作而產生有昂揚的精神運動性興奮多動症、徘徊不安定的感情、病態的亢進性欲等的特徵，但是，重要的是對於他的 Oedipus

³⁰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 14，燕山君 2 年 4 月癸卯。

³¹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 53，燕山君 10 年閏 4 月癸未。

³² 《朝鮮燕山君日記》卷 63，燕山君 12 年 8 月甲寅。

complex 問題是值得思考的。³³依據「精神分析學」的理論，這就是小孩子討厭父親而愛戀母親的所謂「殺父婚母」的心態。而且，燕山君在世界上是最畏懼父親，也是最痛恨父親之故。其後，燕山君的被害意識逐漸呈現了，使得他的變態性欲、虐待淫亂症、色情狂症等等不正常的現象是越來越嚴重，促使在他一生當中，因而犯下許多殺人、掠奪、敗倫等行爲。燕山君如此的精神病素行，也許可說是一種所謂「『精神分裂症』之中的『精神病』」。

七、《燕山君日記》的編纂

《朝鮮王朝實錄·燕山君日記》是以編年體的方式記載燕山君在位期間的歷史事實，即從 1492 年 12 月起，至 1506 年 9 月爲止，共約 13 年。這部史書總共有 63 卷，46 冊。《燕山君日記》的編纂是在燕山君死亡之後，即中宗元年（1506）11 月開始編纂的，因爲是記錄著被廢位國王的史實之故，所以在稱爲「日記撰修」的名目之下，而設置了日記廳。在這項作業的負責人是任命大提學金勘爲監春秋館事。在中宗 2 年（1507）1 月，金勘因遭受到暗殺事件的連累而被流配，使得編纂作業一時遭到中斷了。緊接著，馬上就任命大提學申用漑爲監春秋館事，使得編纂作業能夠如期進行。三個月之後，依照議政府的建議，爲了能讓編纂作業能夠具有公平性，燕山君時期曾經受到恩寵的人物們都不能擔任編纂官一職。對此，編纂的負責人則改以成希顏來取代之。之後，就開始順利地進行編纂的事業。

依照當時曾經以記事官參與的編纂者權檣，他的後孫所收藏而至今現存的《日記洗草之圖》一書之中，可以了解全貌。所以，當時編纂的負責人都會有若干的變動。由於燕山君的時政記是調查命令，因此，在當時早已無法輕易地直接撰述，以及史官也不能參與政廳與經筵等事務的情形更是層出不窮的。再者，被任命的史官大多是燕山君的側近人士，當代史料的可信度就很難去認定，所以，燕山君被廢黜之後，史官們的活躍程度則大大地萎縮了，以致於使得編纂《燕山君日記》的基礎，即史草無法提供。這是因爲大家都在畏懼戊午士禍會帶來嚴重的後患之故。在如此困難

³³ 希臘神話的伊迪帕斯（底比斯的英雄，殺父娶母）。

的狀況之下，《燕山君日記》終於在中宗 14 年（1509）9 月時完成編纂工作了。

在《燕山君日記》的內容層面之中，因為戊午士禍的後遺症之故，幾乎沒有史草。而且比起其他實錄而有所不同的是史論部分是極為稀少，只有 25 個而已，主要是記載燕山君與嬖幸們的卑劣行逕。在記事內容方面，戊午士禍發生到燕山君 4 年以前為止，臺諫的上疏有很多次，4 年之後，從甲子士禍發生一直到燕山君 10 年為止，臺諫的上疏與國王的傳命教旨則佔了一半以上。其後，到了燕山君被廢位為止，與戊午與甲子兩大士禍有所關聯的人物，他們的治罪，以及有關宴樂等問題的國王傳命教旨也佔有大部分。同時，在對外關係方面，對於與明朝往來關係的記載極為疏略，反而對於女真族的懷柔與征討問題，以及對於倭人的進封等事件都記載地十分詳細。另外，對於燕山君的創作詩文也記載地十分豐富，是為《燕山君日記》的特色。³⁴在對於個人敘述方面，對於記載士林派的人物史實是十分簡略，而記錄寵臣的史實，反而敘述是非常具體詳細。同時，大多採取史論的形態，也多添加許多貶論。

十、結論

朝鮮王朝一向事大中國明朝、清朝，因此朝鮮王朝可謂當時中國邊疆的藩屬國。依照一般韓國學者的論點，燕山君之所以具有狂暴與雜亂的品性，主要是在於他失去親生母親的事實之中，這一方面的傾向與線索，如果想要找出的話，的確不難。可是比較能維持體統的實錄，即在《燕山君日記》之中，記載著燕山君原來是猜忌心很深沉，同時也具有冒進的性格，而且由於燕山君是一位資質不夠聰明的偉人之故，不諳文理，也是沒有管理事務能力的人士等。除此之外，一般而言，燕山君的暴政是因為燕山君知道他的親生母親遭到廢位，而且又遭到賜死事件之後的原因所引起的，可是事實上，燕山君得知這種事件之前，早就得到所謂的精神疾病了。所以，燕山君實行暴政的原因可說應該主要是在他的精神疾病問題上，這種情形在《燕山君日記》之中，是有記錄可尋的。燕山君得到精神疾病的理由是，即從他幼小時開始，不能得到母愛的溫暖，同時也畏懼嚴

³⁴ 有關燕山君的詩文創作，將另文論述之。

父成宗的因素，所以在他成長過程當中，引發了人格與性格上的不健全。並且，終於在燕山君在位期間，他的精神疾病與他的母親事件一起爆發出來了。再者，假設燕山君如果不去實施暴政的話，說不定可以成為一位很好的國王，這是肯定的事實。而且在文化方面，燕山君也可以成為很有深度的國王。其理由是燕山君在位期間，他的父親成宗時代是一個盛世，是燕山君可以順勢繼承的最佳時機。成宗的治世，通過朝鮮時代全體而言，是最具和平的時期。如果燕山君能夠繼續實踐他的父親成宗的盛世與治績的話，必定是比他的父親有更好的業績流傳於世。因為燕山君即位初期，還留有前朝的治平氣運，而且士林們人才輩出，使得某種程度上，國家的體制是可以維持的事實是存在的。可是燕山君在位的第四年開始，終於暴露出敗壞惡質的本性。在五至六年期間，發生了兩次非常巨大的獄事，即戊午士禍與甲子士禍，以致造成了許多的士類都慘遭犧牲的悲劇。因此，便從王位之中，遭到驅逐而降等為王子身分。再者，燕山君即使再有更多的優秀才能與更多的輝煌業績，完全都被他自己的暴政給抹煞一空了。所以，韓國史上只有對他的全盤貶抑評價；而他好的一面是完全被否定掉，而毫無價值可言。

（本文於 2007 年 1 月投稿，2007 年 3 月 1 日審查通過）

附錄燕山君的大事記

朝鮮王朝	西元	重要事蹟
成宗 25 年	1494 年	2 月，許琮歿。 2 月，對居住在三浦倭人的耕作田進行課稅。 7 月，修築碧潼鎮城。 3 月，米價漲，強盜橫行全國。 8 月，再設綱目校正廳。 12 月，成宗歿，世子燕山君即位。
燕山君元年	1495 年	3 月，盧思慎任職領議政。 6 月，明使呈《大明一統志》、《通鑑綱目》。 10 月，慎承善任職領議政。 10 月，魚世謙任職右議政。
燕山君 2 年	1496 年	1 月，制定宗廟制度。 4 月，尹壕歿。 4 月，下令興儒抑佛。 7 月，建州女真侵犯渭原。 8 月，派遣向化女真人童請禮等人諭告建州三衛。 9 月，再次實施賜暇讀書。

朝鮮王朝	西元	重要事蹟
燕山君 3 年	1497 年	3 月，倭寇侵入鹿島，殺死萬戶。 5 月，追崇燕山君生母廢妃尹氏。 6 月，臺諫辭職共達七十餘次。 8 月，再次派遣童請禮至建州衛。 11 月，李克君獻上慶尙右道地圖。
燕山君 4 年	1498 年	2 月，設置常平倉。 4 月，將永安道改名為咸鏡道。 5 月，改定戶籍式。 7 月，因柳子光的誣告，金駙孫、權五福等人被處刑，又將金宗直剖官斬屍，燒燬史草，引起戊午士禍事件。 9 月，盧思慎歿。 10 月，燒毀金宗直的文集。
燕山君 5 年	1499 年	1 月，春秋館完成《成宗實錄》。 4 月，女真入侵三水郡。王妃慎氏命令刊行海印寺大藏經。 7 月，女真入侵江界與咸鏡等地。 9 月，平安道與三水郡制訂徙民入實政策。 10 月，《東國輿地勝覽》修正完成。
燕山君 6 年	1500 年	3 月，設置備戎司，製造甲冑。 4 月，韓致亨任職領議政。 6 月，招撫海浪島，直搗匪民。 7 月，命成倪等人編纂《歷代名鑑》。 9 月，洪貴達等人編纂《續國朝寶鑑》。 11 月，禁止寡婦再嫁。 11 月，備戎司成上新造甲冑。 11 月，琉球國使前來。 11 月，魚世謙歿。
燕山君 7 年	1501 年	4 月，設置貢案詳定廳。 7 月，成俊等編纂《西北誌蕃記》、《西北地圖》。 9 月，臨時廢止忠清、黃海觀察使的節度使兼任制。 日本國使曾中前來。 10 月，向三浦倭及對馬島招募漆工。
燕山君 8 年	1502 年	3 月，將鎰慶所製造的水車，在京畿，忠清試用。 5 月，慎承善歿。 6 月，嚴禁兩界入居人與內地人結婚。在甲山設置咸鏡道行營。 8 月，在京外設置常平倉。 9 月，冊封元子【皇頁】為世子。 7 月，在咸鏡道設置社倉。

朝鮮王朝	西元	重要事蹟
燕山君 9 年	1503 年	1 月，成俊任職領議政。 2 月，李克墩歿。 5 月，尹孝孫歿。刊行《妊娠最要方》 11 月，築高景福宮與昌德宮之牆。其下禁止人民居住。 12 月，決定買入倭人的黃金。
燕山君 10 年	1504 年	1 月，追贈燕山君生母廢妃尹氏諡號。 4 月，鄭汝昌歿。 閏 4-10 月，權達手、尹商弼、成俊、朴聞、洪貴達、金宏弼等人被殺，稱為「甲子士禍事件」。 7 月，將成均館改為遊宴所。 11 月，將漢城南山的諸道烽燧全部取消。 12 月，廢除圓覺寺。
燕山君 11 年	1505 年	1 月，讓朝官設置慎言碑。 1 月，經筵官改為進讀官，由他官兼任。 5 月，許琮歿。 5 月，廢除內外的巡綽。 6 月，絞殺權柱。 7 月，禁止私藏官府文書與《輿地勝覽》等書。 9 月，訂宮人的號。 11 月，廢止宗學。 12 月，廢止寺社田。
燕山君 12 年	1506 年	1 月，將平安、咸鏡道的虞侯、評事改為軍職。 4 月，廢除司諫院。 8 月，派遣採青女使、採鷹犬使至八道。 9 月，朴元宗等擁立成宗元子晉城大君(中宗)，廢立燕山君，燕山君被降等為廢王。
中宗元年	1506 年	9 月，中宗妃慎氏因父慎守勤而被廢位。 9 月，廢除諺文廳，再設置經筵官。高嶺、潼關等地任命堂上官於北方巨鎮。 11 月，燕山君在橋桐謫所之中歿。

* 整理自李相佰：《韓國史》，V.7，年表，SEOUL：乙酉文化社，1978。

參考文獻

一、書籍部分

《朝鮮端宗實錄》，京畿：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84。

《朝鮮實錄·燕山君日記》，京畿：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84。

《朝鮮中宗實錄》，京畿：韓國國史編纂委員會，1984。

《朝鮮王朝璿源系譜》，京畿：民昌文化社。

（朝鮮）李肯翊撰：《燃藜室記述》，SEOUL：景仁文化社，1976。

王永一：《對於李之蘭的研究－朝鮮建國與女真勢力》，SEOUL：韓國高麗大學校，

大學院史學科，博士學位論文，2003。

白尙昌：〈燕山君〉，《人物韓國史》V.5〔李朝〕，SEOUL：博友社，1965。

朴永奎：《以一卷來讀朝鮮王朝實錄》，SEOUL：DEULNYEOKH，2000。

李相佰：《韓國史》，V.7，年表，SEOUL：乙酉文化社，1978。

李基白：《韓國史新論》，SEOUL：一潮閣，1990。

李成茂：《朝鮮王朝史》（上），SEOUL：東方，1998。

金燉：《朝鮮前期君臣權力關係研究》，SEOUL：國立 SEOUL 大學校出版部，1997。

金範：《朝鮮前期的王權與政局運營－以成宗、燕山君、中宗爲中心》，SEOUL：韓國高麗大學校，大學院史學科，博士學位論文，2005。

崔臣海：《燕山君的精神世界》，SEOUL：關東出版社，1975。

二、期刊部分

Edward W. Wagner 著，宋俊浩譯：〈從政治史的立場來看李朝士禍的性格〉，《歷史學報》，第 85 輯，1980。

金燉：〈燕山君的君臣權力官係與其推移〉，《歷史教育》，第 53 輯，1993。

金範：〈朝鮮前期「勳舊·士林勢力」研究的再檢討〉，《韓國史學報》，第 15 輯，2003。

權延雄：〈燕山朝的經筵與士禍〉，《九谷黃鍾東教授停年紀念史論叢》，1994。

新疆少數民族諺語集錦

胸有成竹說話少，肚裡無貨亂嘮叨。（烏孜別克族）
二月的太陽晒女兒，六月的太陽晒媳婦。（維吾爾族）
猴子說猴子聰明，野貓說野貓能幹。（水族）
分散；潺潺流水；匯集，滔滔大河。（烏孜別克族）
洪水是沒有牙齒的敵人。（柯爾克孜族）
年輕受苦，到老享福。（蒙古族）
你姑息敵人之日，就是你吃大虧之時。（烏孜別克族）
養牛無巧，靠水近草。（基諾族）
吃飯靠種田，吃魚要下河。（布衣族）
春來一擔肥，秋收三擔糧。（傜族）
刀快使人流血，話毒要人性命。（維吾爾族）
分開山的是流水，離間人的是惡語。（烏孜別克族）
惡語傷人六月寒，良言與人三九暖。（回族）
敵人的利箭容易躲避，朋友的暗刀難以提防。（滿族）
泥土污染不了金子。（柯爾克孜族）
露水不能解渴，唾沫不能充飢。（蒙古族）
天不從人願，事不由己望。（壯族）

【節錄自（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編寫組，《中國少數民族諺語分類詞典》，（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3年）】

中國邊政協會第 38 屆 96 年第 1 次常務 理監事暨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時間：96 年 1 月 20 日（週六）下午 16 時

地點：台北市長沙街國軍英雄館二樓百合廳

主持人：理事長阿不都拉

紀錄：王維芳

出席：

理事：

監事：

列席：

一、報告事項

- (一)清雲科技大學中亞研究所於 96 年舉辦中亞台灣學術論壇，本協會參與主辦，承 楊名譽理事贊助論文印刷費用，特此向楊名譽理事致謝。
- (二)本協會所出版之《中國邊政》季刊已為大陸若干大學列為教師升等論文評比刊物。
- (三)關於年會開會日期以何時為宜，請討論。

二、討論事項：

- (一)年會開會日期經討論以 4 月 28 日（週六）下午 4 時，地點以國軍英雄館 7 樓貴賓廳為宜。
- (二)另晚宴時，楊名譽理事與阿理事長談妥於 7、8 月間組小型訪問團赴新疆參訪。

◆ 小 啓 ◆

- 一、本協會理事長阿不都拉教授於暑間赴新疆故鄉訪問，已於八月十八日返台，並指伊斯蘭齋月過後召開常務理監事會。
- 二、本協會秘書長劉學銚於九月又完成一部專書，名為《歷代胡族王朝之民族政策》由台北知書房出版，該出版社電話為 23640872。
- 三、本年十月月 日假台北市金山南路寧福樓台開常務理監事會，會後由阿不都拉理事長宴請與會常務理監事。
- 四、上年會員大會時雖通過修改章程增加年費，但由於出席會員未能過半修改章程乙案，未獲內政部核准希望明年大會時，各會員踴躍出席。

◆ 稿 約 ◆

- 一、本刊爲研究中國少數民族史地政治及現況之中文刊物，歡迎學者專家踴躍賜稿。
 - 二、來稿請依一般學術論文格式撰寫（A4，Word 檔），使用註解，說明來源，文長以一萬字以內爲限。並請附摘要（三百字以內）、作者簡介（學歷、現職及研究領域），以上資料請附磁碟。
 - 三、來稿經本社聘請學者審查通過後採用，未刊登者，本社恕不退件。
 - 四、來稿一經刊載，依本刊規定致奉稿酬。
 - 五、來稿限未曾發表過的作品，文責由作者本人自負。
 - 六、本社對來稿有刪改權；凡經採用之論文，著作權歸本社所有。
 - 七、來稿請以掛號郵寄新店市二十張路 129 巷 2 弄 10 號 3 樓，劉學鈞。
- 電話：（02）2218-6116

0921-883325

中華民國五十二年六月創刊

中華民國九十三年六月出版

中國邊政協會

中國邊政季刊

名譽發行人：楊克誠
發行人：阿不都拉
社長：林恩顯
主編：劉學鈔
電話：0921-883325
2218-6116

發行者：中國邊政協會
印刷者：晟傳文化事業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寧波西街 124-2 號 1 樓
電話：2303-9471

行政院新聞局出版事業登記證局版臺誌字第 0197 號

中華郵政臺字第 1658 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